

目 錄 提 要

曾仲鳴著法國的浪漫主義.....	趙少侯
文學之哲學底基礎.....	宋默庵
莎士比亞的悲劇之實質.....	李子駿
公寓裏.....	劍白
橫死.....	柳輯吾
少年偉綸.....	呂少恆
浙瀝.....	木
還是那幾個人.....	礪 璞
倦鳥.....	章 棣
丹農雪鳥的死之勝利.....	華 子

才華文藝社編輯

俊德昌南紙印刷局承印

各種文藝小說月刊雜誌式樣新奇印刷精

美閱過本局出版各書當知言之不謬也

1 出版迅速定期不誤

2 印刷材料異常精良

3 校印清晰不致訛錯

4 各種價目特別克己

有以上的四大特點賜顧諸君當能滿意

地址：青島雲南路新十二號

本局的服務

承印 兼售

信牙八膽湖蘇教華	五股新廣銀文書中
封角寶寫筆杭育洋	彩票式告行藝籍西
信圖印材徽對用紙	商匯名報簿小雜文
箋章泥料墨聯品張	標票片單記說誌件

電話：三零二七

刁斗

第一卷第一期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封面畫

王紹洛作

發刊辭

文藝理論

文學之哲學底基礎

宋默庵(一)

莎士比亞的悲劇之實質

李子駿(七)

創作小說

公寓裏

劍白(一三)

橫死

柳輯吾(二九)

少年偉綸

呂少恆(三七)

浙瀝

木(四九)

倦鳥

章棣(六三)

戲劇

還是那幾個人

礪璞(五五)

詩選

牠們不是長久的

萍若譯(六)

沈默

朱寶琛(七四)

憂鬱

萍若譯(六)

假使我能夠

朱寶琛(七五)

希望

李世昌(一二)

賣孩子

李世昌(七五)

人世，完美一些吧！

萍若譯(二八)

人生

墨盒(七六)

老母之歌

鶴翎譯(四八)

一個小女孩的誕生

李世昌(七六)

恨

萍若譯(四八)

農夫

宋默庵(七六)

樹葉

萍若譯(五四)

囚徒

露吾(七八)

洋車夫

墨盒(五四)

乞兒

墨盒(七八)

悔恨

萍若譯(六二)

印度人眼中的上帝

李世昌譯(七九)

第一步

耕者(七二)

蝨斯與蟋蟀

柳輯吾譯(八四)

月下

朱寶琛(七二)

批評與介紹

曾仲鳴著法國的浪漫主義

趙少侯(八〇)

丹農雪鳥的死之勝利

華子(八五)

編後

(八八)

發刊辭

縷縷的絲，將人們和社會連繫在一起。

大多數的人們都有一顆靈通易感的心，和一团熾熱的情感底火焰。

轉動一下頭，看看週遭的一切，我們便得到種種異樣的感觸。這感觸像是烙印，深深地鐫在我們的心田上；它也像是一顆刺，重重地戳刺着我們的感官。等到這些感觸在內心裏堆得漲滿的時候，我們總想一吐爲快，不管是藉着說話，或是藉着紙筆。

——我們的刁斗，便是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

內心底表現，便是我們刊印這個刊物的終極的旨趣，此外，真是不好意思地再說什麼。像那『打破文壇上沈寂的空氣』一類的話，是說爛了的口頭禪，也只是自己替自己吹噓的法寶。

忠實於人生，忠實於藝術，是我們寫東西時所持的態度；換句話說，就是我們不以成見來看東西，也不以偏見來詮釋那撥捨了來的人生現象。這是因爲『人生』是異常龐雜的東西，它有陰影，它却也有光明面，只要不是有意地戴起有色眼鏡來的人，是大不必粉飾現實，或扭曲現實罷？我們的能力雖薄弱，對但於這個刊物，却都持着一種獻身底精神。在墾殖這塊園地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是園丁，在那裏播種也好，鋤莠也好，扒土也好……總之沒有一個人是在袖手呆望着的。

——如果盡一份力量，就可收一份效果，那麼從這個小小的胚胎裏，說不定會茁出奇花異卉來。

因爲興趣底相投，我們這幾個人偶然地聚攏在一起。我們還希望有更多的和我們興趣相投的人，參加到我們的行列裏來。



文學之哲學底基礎

牙 黑 月

文學是人生的寫照，是對於人生和自然的一種較高級的解釋。當讀者閱覽文學作品的時候，是從著者的眼中看取人生的意義。一個人愛讀某種偉大著作，多半是因為作者觀察人生比我們來得真切。莎士比亞的悲劇哈孟雷特 (Hamlet) 與塞洛 (Othello) 等至今仍然保持着崇高的地位，而能打動現代人的心弦，主要的原因，就在於它們所代表的是真實的人生，所映照的是千古不易的人性 (Human Nature)。中國的舊小說像紅樓夢 水滸這兩種久已膾炙人口的名著，一個描寫二百年前的一家貴族家庭的沒落，一個敘述千百年前綠林英雄的生活，現在中國的社會情形和我們目前的現實生活，雖然和作者當時的情形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但我們仍然愛讀它們，而且當我們閱讀的時候，書中的人物動作活現眼前，儼然就是現在社會的型態，現時人物的寫真。尤其是北曲西廂記，幾乎一字一言，一舉一動，都可以使人樂使人悲使人笑使人哭。這種活文學作品的壽命是與人類同其長久的。原因就是上面說過的對於人生和人性底描述。

同一的結論。詩人把他感覺和觀察到的告訴我們，他的方法是直覺的，不是理智的。小說家和戲劇家選擇一些有意義的材料，用具體的形式顯示給讀者。而哲學家的方法，却是用理性 (Reason) 來解決一切問題，他的結論是用抽象的術語表達出來。詩人雖然不能將他的覺感給我們一種理智的解釋，但能做我們的嚮導，且比執着偏見徒談理論的哲學家更保險。

文學的品類是無限的，如同人生的狀態無時無日不在變化着。所以只把它分為倫理的，美學的，哲學的或其他的類別，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一切列入到文學領域的作品，概括地說來，都是萬象 (Universal) 底表彰，因此而進入了藝術之宮。所以在我們要研究的問題當中，比較重要的一點，就是對於文學的基本原則底解釋，也就是說對任何文學作品所借以見重之特點的標準底檢閱。而且還需要探求它在真 (True) 美 (Beauty) 善 (Goodness) 三樣東西上面，表彰的程度怎樣。

研究文學之哲學底基礎，不只在探討一種具有最高權威底文學，在真理表現上，到那種程度，同時還要追溯偉大作品的成因。文學之哲學底基礎和作品中倫理的精神的含意聯繫着，尤其是在社會和文化上的影響。每種文學作品具有它

的前題，這些前題健全不健全呢？是建築在理性，歷史(History)、和經驗(Experience)上面嗎？

一國文學對於人民心理和特性表現得怎樣？它是受過倫理的唯一論或利己的唯物論薰陶底文學嗎？它對於生存或現實採用機械的或精神的觀點嗎？它能在社會中當作行樂的或隱逸的元素嗎？以上諸問題的正確答案，在文學(Literature)上和在文化(Civilization)上是同樣的重要。為獲得完美的參考起見，必須體察文學史上的事實，而判斷它們的一般的特點。

前人曾經說過，用哲學的條件觀察文學，永遠不能了解和認識文學。但是，這並不是說文學中不含哲理，或不能拿它對於理性和真理(Truth)忠實與否來辨別。因為一般的文學和一切文學作品應當視其表彰一般真理的程度如何而予以評價。所以克理辜持(Sir Arthur Quiller-Couch)毫不遲疑地著作了喬治米爾地斯(George Meredith)和其他作家的哲學，而且寫了一些關於這個题目的論文。

雖然一切純正文學是建築在某種思想體系上面，我們也不必證明或種思想是它的作品的成因，更不必判定哲學是文學的唯一源泉。設若說明某一作家某種文學啓迪或種影響和傾向，或者代表反動的或革命的思想派別，那並不是將文學歸入到這種源泉或那種原因裏，而是顯示沒有一個作家能離

開他所處的社會和文化的霧圍而全然獨立，而且在某種尺度上應為其同時代的思想的反映。文學雖然不是從流行的思想裏產生或創造出來的，却是人類天才和智能的結晶；所以不是和它的時代的傾向和風氣完全無關的異象。文學如同別的艺术一樣，是應當含着理性的。無論那國的文學，我們若想從那裏尋求關於人性(Humanity)的理智底分析，是很容易的事情。

構成文學，有一個先決條件值得大書而特書的，就是理性。這並不是說形式(Form)不值得注意，而是因為理性比我們用以表現它的東西——形式重要得多。換一句話說，思想(Thought)是構成文學的主要條件，形式和技巧(Technique)只佔次要的位置。因為文學是引領人們到光明國度裏去的康莊大道；這條大道的目的，不僅在沿途上給予人們一些快樂，而且要引人們走到某種境地。偉大作家不把文學錯認為人生，或者人生的目的。克理辜持說得好，文學是人生的文飾，是文飾人類的的方法。

純正藝術的目的，是創造價值(Value)。這種價值，借重於動機(Motive)和意義(Meaning)的地方，並不少於形式和體裁。莎士比亞和彌爾墩(J. Milton)到如今還被人尊重的原故，就在於他們對於內容和形式都重視。同時却有許許多多的偏重技巧的詩人，早已被人遺忘了。

文學不只是人生的鑑鏡，更不只是對於人生的一種仿效，而是人生之精神底攝喚。它把陶冶人生灌溉人生的精神和美善攝喚出來，而加上靈活的精神和意識。因為這個原故，文學如同人生一樣，是創造的。它隨着灌溉人生的萬象演化轉變。講到創造，那末最基本的條件，就是文學應當受過意志和善美的浸潤。我們知道，文學中兩種最基本的原素，就是天才和真理。沒有天才，絕不能創造出優美的偉大作品來；同時這種作品設若沒有經過理性的濡染，而含有至上的真理，也絕不能成爲文藝園地裏永遠放射異彩的燦爛花朵，充其量也不過是一種投合低級趣或茶餘酒後的消遣品。所以道地的文學製作，必須是天才和真理合攏來具有創造性的結晶。真理是人類經過意志思想和理性的估量和抉擇，在龐雜的萬象當中，抽繹出來的最高原則；文學家基於這種原則，用銳敏的眼光深入到事物的裏面，體察它們的真象，然後再憑着他們的天才，用一種美麗的文字，如實地描畫出來，自能成功一幅生動的人生的寫真。這樣，就是根據天才和真理，從理性的有機底人生中產生出新的創造(New Creation)。

但是，這種創造力是從那里產生出來的呢？前面已經說過，文學如同人生一樣是創造的。這就是說創造是人生的職志和目的，生活一天。就得創造一天；不然，就失掉了人生的意義了。文學既是解釋描繪人生的工具，無疑地須先具備

了人生的創造性，然後才能產生真實的生動的人生底畫圖。但是，人生創造的原動力是什麼呢？就是愛(Love)。愛是人的生命力(Life Force)。有了它，生命的火燄，才能時刻地燃燒着。有了它，人們才有了人生的意義，才日日做着希望的夢而在艱苦中掙扎奮鬥，才毫無息止地在創造。根據愛的觀點，人們才蘊導出了至上真理。因此，愛對於文學是基本的生機(Elan vital)。缺少這種生命力，是文學的極不幸的缺憾，無異於在理性和實質上，缺乏燦爛的元素。總之，我們曉得，人生是有機的創造的，不是像火那樣能消滅的元素，而是一種建造的力量(Building force)，文學就是這種真理的反映。

很不辛的是向來的文學研究的目標，多偏重於藝能和方式——方法，技巧，歷史等方面，而忽視了內容和意識的本質。其實，藝術製作的旨趣仍在意識。因為真實的藝術品，決不是作者隨便寫成的，也不是當作消遣品的遊戲之作；必定是由於他的敏銳的感覺，精微的觀察，對某一種人生現象感受到強烈的刺激，——也許是快活的，也許是悲慘的，都說不定；這種現象既然打動了他的心弦，自然會有富於創造性的傑作出現。在這種情形下，產生的東西，會缺乏意識嗎？不然，根本沒有深邃的真理作基礎，光拿技巧形式來取勝，即使能風行一時，也決不會永遠受人歡迎的。墨班章孫

(Ben Jonson) 和蒲伯(A. Pope)等人的作品，都很注重形式，當時確實也大受讀者賞識，但是現在只賸了很少的一部分尚爲人誦讀，大部份都已被人忘掉了。莎士比亞和彌爾墩雖然不像前二人那樣尊重形式，然而大部分作品，到現在仍很普遍地流行着。這並不是說班章孫和蒲伯二人的作品沒有意識，不過證明偏重形式與技巧是不必要罷了。至於過重形式，就有傷精神——意識，却是不容否認的。

因此，文學之哲學基礎與主題及作品的心理底意義有關，而與形式和方法却風馬牛不相及。

文學是社會的寫真。一切文學作品都有它們的時代背景。換言之，文學是時代的產兒。所以研究某時代的文學，借助於那時代的歷史的地方很多。因此，我們能夠很清楚地了解文學和人生的關係。

在人生和環境，意志和現實，不斷的鬥爭當中，隨同它的結局，很顯然地有一種道德的抉擇。這種抉擇是文學，實即一切藝術，發生的歷程。創造文學的東西，即是作者在鬥爭中所表現的精神底和道德底力量。所以我們敢武斷地說，文學像它所映照的人生一樣，是自由意志克服環境的勝利。

但是，文學的任務究竟是什麼呢？斯蒂斐森(Robert Louis Stevenson)說過：「從約伯(Job)和奧馬克雅姆(Omar Khayyam)到加萊羅(Thomas Carlyle)或惠迭曼(Walt Whit-

man)，一切文學只是憑着一種能夠使我們從觀察人生獲得人生的定義的觀點，去靜覽人類狀態的嘗試。」這種詮釋，我認爲最正確。人生長在社會當中，無日不在和環境鬥爭。在鬥爭的過程裏，什麼是人生？人生的意義究竟在那裏？人類狀況爲什麼這樣龐雜，齷齪？這一類的問題必定在腦裏翻起波浪，而熱烈地祈求着解決；文學作品便是解答這些問題時發生的產物。

文學是人生的批評，這是亞諾爾德(Matthew Arnold)的名言。基於這種批評，他悟澈了觀察事物真象的能力。所以，在對於文學熟思的考究和細細的咀嚼當中，能夠尋出真正的人生哲學。無論在實際或精神方面，它都比空談理論的哲學啓示給我們的玄理正確。這種考究和咀嚼，能辨明躲在事實背後的東西。環繞着我們的人生的，是一些無連繫的事物的回轉體。我們有時距它很近，有時距它很遠，而不能認識它的真實面目。文學却是一面透鏡，把人生照出一幅畢肖的影像，使人們真切地認識了解。在我們利用這種工具體察人生的當兒，我們看不見事物的真象，只看見它的影像，因爲文學是理想的結晶，是考究真理的嘗試。

普列哈諾夫(Plekhanov)曾經說過，藝術表現人們的感情，也表現着人們的思想；但它並不是抽象的，它是藉着具體的生活現象而表現。他這一番話，實在是給亞諾爾德的文學

是人生的批評，加以解釋，越發使他的理論牢固。藝術或文學，既是藉着具體的生活而表現，那末，它藉以表現的東西——作品，無疑地是生活現象的剪影；作品裏含蓄着的真理，更無疑地是人生的批判。

席勒(Schiller)以爲文學發生於人類遊戲的本能，它的功用在於給人以快樂與美。這就是說人們在平淡的生活裏，喜歡尋求一些美的東西，以調劑枯燥單調的人生，在這種情形下面，文學就產生了。它的任務就是給人以快樂和美。人是感情動物，自然界裏一切現象或人類的一切活動，都能觸動他的感覺，刺激他的心靈；同時，他的固有的本性，是逐求快樂。當感覺生活單調的時候，便想歌唱或舞蹈，以排遣憂鬱。元始人類，便是這樣。所以詩歌和舞蹈發生的最早。設若感受了某種刺激，便不自覺地吐露出來，這便是詩歌。詩大序上說：「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這是多麼好的關於詩歌發生的敘述！瓦格奈(Wagner)說：「藝術是到生路將窮處生出來的，到了無論如何都不能生活的時候，人纔藉藝術以鳴，以鳴其所欲。」這不啻一篇詩大序的住脚。既鳴其所欲，那末，文學裏所表現的，必定是他所希望的。他所希望的。總括起來，不外快樂和美，所以文學給與人

們的東西正是這兩樣。

總覽以上諸說，我們可以知道文學是調劑我們的生活，提高我們的精神，使我們內在的生活美化；使我們了解人生，指示給我們人生的道路，和享受人生的方法，使人生更加上一層深沉的意義。

因此，每種真正文學的標準，都在啓示一些人類思想和人生的問題。詩，小說，戲劇，論文，短札，都是解釋思想的體制，而且都不能缺乏哲學底基礎。就是神話，也是理智的提示，是關於信仰的論文。

在尋求文學之哲學底基礎的時候，不必相信每個作家都在有意宣講他的哲學。設若他能在我們想像的帳幕上繪出了人生的心理和倫理的分析圖畫，他的目的，就算達到了。沒有一本偉大著作能夠不含思想而被寫作出來，這是說沒有一本創作不含思想，沒有一個作家沒有他的哲學。就以英國文學而論每個時代的文學，都反映着它的時代思想，而且寧可說是那時代的英國思想史。我國文學也是這樣，漢魏六朝反映着儒家黃老的思想；唐代文學便有了佛學的影子，迨及宋朝，便是儒釋道混合的雜種了。

研究近代歐洲文學，可以看到它的主潮，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立場上，反抗法律的束縛。這種結果，便是由於工業資本主義和國際不平的局面的發展和爆裂產生的。

基於上述，我們可以曉得，文學中所含的哲理——文學的哲學底基礎，是構成文學的基本原素。沒有一種文學不含這種元素，而能存在，永遠的存在；沒有一種作品不含這種元素，而能算偉大的名著，永遠地膾炙人口；沒有一種不含高深思想的民族，能夠創造出永垂不朽的偉大文學。我們知道，希臘，拉丁，印度，中國的文學發生的最早，文藝園地裏開的花朵和結的果實最燦爛最甜蜜，有的到現在仍被全世界上研究文學的人們奉為圭臬，「墳」典；有的還在那兒開着鮮花，放着異彩。主要的原因就是有牢固的思想作基礎。這種思想，就是永恆的普遍的原理。有了這種原理，再輔以優美的形式和完整的結構，自能成爲偉大的文學作品。（完）

牠們不是長久的

Ernest Dowson 作
萍 若 譯

牠們不是長久的——這哭泣和笑語，

愛情，憧憬和恨忌；

我想這對我們再也不算得什麼了

當我們走過了這門扉。

○ ○ ○ ○ ○

牠們不是長久的——這溫馨的氛圍氣：

從一個迷離的夢裏

霎時間閃現出我們的生命旅途，

隨後又消沒在夢境裏。

憂鬱

我內心的精靈，

你怎麼這般憂鬱？

這難道是人們的天性

毫不知在別處找慰藉？

○ ○ ○ ○ ○

越過這山巒

去尋綴滿了花朵的樹……

秋天已來在人間……

在他迷離的霧色裏，

你可發見

已逝的夏天的

緋色之回憶，

且在那裏忘却了

人們的天性，

想着

一種新的憧憬。

F. S. Flint 作
萍 若 譯

莎士比亞的悲劇之實質

李子駿

伊利薩白時代是英國文學中的黃金時代，無論在戲劇方面或詩底方面，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又都是一個特別顯赫的人物。我想這是一般人都知道了的事實，似乎用不着在此多曉舌的。

莎士比亞曾寫了十幾個悲劇，其中的李耳王 (King Lear)、哈姆萊特 (Hamlet)、麥克白 (Macbeth) 和奧特婁 (Othello)，尤膾炙人口。只要對英國文學稍有興趣的人們，對這幾部莎士的名著當都會涉獵過。不過莎士比亞的悲劇底實質是什麼，說不定還有些人們不曾明瞭；事實上，不明瞭這個問題，至少可減少許多讀他的悲劇的興趣。本文之作，主要的便是爲了這個。

首先應該注意的，便是莎士比亞的悲劇都是關於一個人的故事。雖則他的悲劇裏有一大批的各色各樣的人物，而且如果將希臘悲劇裏的唱歌隊 (Chorus) 除外，莎氏劇中的人物委實是比希臘悲劇裏的人物多得多；但我們若仔細地觀察一下故事的重心和作者描寫的着重點，便可馬上知道全部悲劇都很顯明地是關於一個人的故事，至多是關於兩個人的故事。這或者是男主人公，或者是男主人公與女主人公。而且惟獨在愛情的悲劇裏，像羅密歐與朱麗葉 (Romeo and Juliet)

及安東尼與葛留帕 (Antony and Cleopatra)，女主人公才和男主人公扮着同樣重要的角色。其他的悲劇的故事，類都是集中在一個人身上，就是人物比較龐雜的麥克白 (Macbeth)，在本質上也是這樣。

我們在每部悲劇的結局，都可看到主人公的毀滅——死去，按照着莎士比亞的主張，主人公在結局還偷生苟活着的戲劇，算不得是悲劇。也就是因爲這個，我們現在已不像先前那樣地把“Troilus & Cressida”或“Cymbeline”包括在悲劇的範疇裏了。同時，主人公之最終走至破滅的路上，並不是由於什麼偶然事件；換句話說，就是在本來是一帆風順的生涯過程中，一時偶然地因疾病貧困或一些細微的迫害而引起毀滅，不管其故事本身是怎樣地可憐或可怕，但依照着莎氏的意思，都不能算是悲劇的。在真正的悲劇裏，主人公在走至墓墟裏以前，須經過一番辛苦的掙扎，須面觀着現實來一個拚命的苦鬥，而且他所膺受的磨難與不幸，是一點也不平凡。因爲它們既毀滅了一個卓絕超羣的人，那麼它們自身當也是很令人駭異的，是出乎人之意料之外的。

這種意想不到的苦難與不幸，力量是大得無比，它深深地支配着劇中的主人公，它把他們的手臂網縛得緊緊地，使

之完全無能爲力。這樣子，我們才覺得到全部情節之悲苦，而這也就是悲劇的主要的含素，是悲哀的情感（特別是憐憫心）發生的主要的淵源。

莎氏悲劇中的主人公，類都是聲名顯赫的人物，這有時是國王或王子，有時是一國的政治或軍事領袖，即不然，像在羅密歐與朱麗葉(Romeo and Juliet)一戲裏，其主人翁也至少是鉅家的人們，他們的爭執是對於全部社會和國家都有影響。奧特洛(Othello)雖在這一點上和其他的悲劇有點兩樣，但充其量也只是大同小異，在本質上並無多少差別。因爲劇中的主人公奧特洛也是維尼斯共和國的一個將軍，在此戲的開端，我們便看到他會胸身於元老會議之林，就是當他已決定自刎了的一刹那，他還未忘却他過去對維尼斯出的力和他自身地位之高貴呢。這樣，劇中主人公的命運既可影響得這樣大，而當他一旦自顯達走到破滅的路上時，當可越發使我們感覺到人們的渺小與無力，使我們感覺到冥冥中的一種東西的力量之偉大吧。對此，一種平凡的人們的掙扎和幻滅的故事，委實是難與之抗衡，也就是因爲這原故，我們知道莎氏悲劇的這一種特質並不是不重要的。

同時，悲劇中的主人公的性格也多少有點古怪，多少有點超出於一般人之上。不過，「古怪」並不是畸形的意思，「超出」也並非是說他是一個標準人物。偉大的莎士比亞絕做

不出這種愚蠢的事，我們在他的所有的劇本裏，是找不出一個道德的怪物的。在實質上，那些主人公是和我們週遭各色各樣的人物完全相同，只是因爲他們的生活格外緊張，他們把人生格外看得嚴肅，結果才顯得有點超出一般普通的人們呵。

再進一步看，主人公所遭受到的磨難並不是偶然地發生的。如果那真是像閃電一樣驟地從天空降下，便算不得是悲劇的實質了。像舊約中的約伯(Job)，他所遭受到的苦難便已超出他所能忍受的範圍之外，但就是假定這些災難一直折磨他到死，他的故事也不能算是悲劇。因爲折磨着他的那風，火和創痛，只是由天而降；而悲劇中的苦難和不幸却不是簡單地發生的，也不是冥冥中的天神所差送的。牠們是主要地從行爲裏發生出來——從一些人的行爲裏發生出來的。

我們看到一羣羣的人物都被置在一定的環境裏，其性靈與此環境交互地發生關係，結果便產生出來一些行爲，這些行爲更繼續地滋生其他的行爲，到頭自己無法應受的苦難便由此而生了。莎士比亞悲劇中的主人公之不幸的命運類都是這樣子。我們在此最該注意的，便是人們自己是這些行爲發生的主因，「他們自己是他們的災難的創造者」(Themselves the authors of their proper Woe)。換句話說，這些災難和不幸不僅是降臨到有關係的人的身上，而且也是由於有關

係的人的行爲所引起的，至少悲劇中的主人公是這樣。

固然，莎氏的悲劇不是專由人們的動作或行爲所構成，但此種行爲，却實在是其中主要的因素。而且這些行爲不是什麼虛無飄渺的東西，從這上面是可道地地表達出當事人的個性與心情。所以我們可以說悲劇的重心是從人物身上發生的行爲，也可以說是表現而爲行爲的人物。

因爲莎士比亞完全是一個戲劇家，所以他絕不只是在單純地描寫一個人物，或只瑣碎地傾向於心理分析，他悲劇中的人物都是異常密切地和行爲織連在一起。雖則他也有時寫得過於富有纏綿的詩意，有時靜的回想堆積得太多，但這只是其初期作品中的缺陷，在其後期的幾部悲劇中，這樣的節段是很難找出的。比較起來，他也不大注意結構 (Plot)，這並非是說他的劇本裏沒有結構，只是說結構是這樣佔在從屬的地位，這樣密切地和人物織連在一起，使我們幾乎看不出它是獨立存在的東西罷了。這樣，當一個悲劇要到結局時，最打動我們的心弦的，還是從人們的行爲中發生出來的苦難和不幸呢。

莎士比亞有時在悲劇中喜歡表現變態的心理，例如瘋狂，夢游及精神錯亂等。由此而生的行爲，自然是和上面所說的那種人之性靈底表現的行爲大不相同。不過值得我們注意的，便是這些變態的情景，從來不是劇中主要事件的淵源

。麥克白夫人 (Lady Macbeth) 的夢游，對於後來發生的事件並無若何影響；麥克白 (Macbeth) 之殺但關 (Duncan) 也不是因爲他在空際看見了一個七首，他之所以看見了那七首，倒可以說是因爲他已竟決定要殺却但關了。雖則李耳 (Iphigeneia) 瘋狂了的地方，動人的力量很大，但他的瘋狂絕不是悲劇的原因，這和奧菲拉 (Ophelia) 的瘋狂一樣，倒是一種衝突的結果。假使當李耳在區分王國時確實是瘋狂了，哈姆萊特 (Hamlet) 在故事進行的中途確實是瘋狂了，那他們就不算是悲劇中的人物，在過去文學底遺產中，我們也沒有這兩部異常寶貴的東西了。

莎士比亞有時也在他的悲劇中摻加進去一些超自然的力量，或是鬼怪，或是神巫。而且此種超自然的東西，不能說只是劇中心靈中的幻像，事實上，這是有助於劇中事件之發展者不少，甚至於有些地方，這更成了其中不可少的一部份。不過這些怪異的力量，總時常與劇中人物間有種密切的關係，更明顯一點地說，便是它們可給已發生了的內心動作一種確證，定形和影嚮。像勃魯特斯 (Brutus) 的失敗的意識，麥克白的已竟半成形了的犯罪的念頭，哈姆萊特的猜疑，差不多都是這樣的。由此看來，不管這超自然的力量在劇中是如何的重要，却總算不得是什麼另外的一種因素吧？

在莎氏比亞的悲劇裏，偶然事件類都對於全劇的進程有

很大的影響。此處所說的偶然事件，就是一種意外的事，其發生既與人物無關，也不由於什麼環境的影響。例如愛迪加 (Edgar) 恰到囚牢去的太遲，致不能救考德麗亞 (Cordelia) 的生命；德斯德蒙納 (Desdemona) 恰巧在緊急的關頭，丟掉了她的手帕，便是最顯著的例證。這種意外事的發生，是現實人生中一件不能掩飾的事實，若使悲劇裏沒有絲毫這種的因素，就不免要破壞了其真實性 (Reality)。而且人們在一段生涯歷程中，遇到一些自己既不能預睹又無可如何的事，不正是一種令人悽然的悲哀的事實？悲哀的事實不正是悲劇的質素？但從另一方面看來，劇中用得意外事件過多，又不免要破壞了人物，事件和終極的不幸間的連貫。所以事實上，莎士比亞應用偶然事件時，都是非常地小心，它們多半是在全部劇作上有種意義，多半是和人物間有種密切的關連。我們在他的悲劇中，簡直找不到什麼用得失常的偶然事件，也絕對沒有打斷事件之進行及其順序的。

上面所說的變態的心理，超自然的力量，偶然的事件，都是佔在從屬地位的一些悲劇的因素。無論如何我們不要忘記了，惟有從人物身上產生出的行爲，才是莎士比亞的悲劇的主要的實質。

悲劇中的動作，有些人喜稱之爲一種抵觸 (Conflict)，赫哲爾 (Hegel) 便是其中一個絕好的代表者，不消說，赫氏

的此種觀念是從希臘悲劇裏抽繹出來的。不過一般地說來，以「抵觸」或「衝突」來表示莎士比亞悲劇中的動作，却也未始不可以。

一種衝突，必有對敵的兩造，這或者是兩個人間，或者是兩個黨派間，或者是兩羣人間。……不管是怎樣，我們的主人公都在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進一步說，這也可說是兩種情感，兩種性癖，兩種觀念或兩種主義間的一種衝突，這些東西時時刻刻都在刺激着劇中的人物，使其陷於不息的苦鬥裏。像羅密歐與朱麗葉便是一個最好的例子，一對情侶的愛是恰與他們家庭間的恨佔在一個衝突的地位。差不多所有的莎士比亞悲劇中的人物，都可區劃爲正相抵觸的兩羣，而這羣與羣間的衝突和爭鬥，結果便使我們的主人公完全歸於破滅。

雖則哈姆萊特，李耳王和奧特婁諸劇中的人物，都可排列爲互相敵對的一些團體，雖則哈姆萊特和國王是不共戴天的冤家；但若認爲這只是一些派別間的鬥爭，也不免有的地方是失常，因爲在莎士比亞的悲劇底幕裏，最激引我們的興趣的，還是劇中人的內心底鬥爭。讀過奧特婁的人，當都能很清楚地看出這一點，就是莎士比亞其他的悲劇，本質上也都是這樣。

這是因爲莎士比亞的悲劇，和一般的悲劇有點不同，莎

氏悲劇中的英雄，不只是在以堅毅的意志來和敵對的勢力相搏鬥，他們多半是一方面在破滅的路上掙扎，一方面又被一種內心的衝突所深深地苦惱着。也就是在這一點，莎氏的藝術才達到了登峯造極的境界。假若我們把莎氏的初期作品和其後期作品比較着看一下，便可知內心的爭鬥在後者中佔着一個如何重要的地位呵。只是根據着這一點，也可看出羅密歐與宋麗葉，理查第三(Richard III)和理查第二(Richard II)都是莎氏的初期作品了。

由此更可看出我們前面的主張和論斷是正確的。所謂「衝突」，便是動作或行爲是悲劇故事的重心的意思；注重內心底爭鬥，也就是說行爲是從人物身上發生出來的呢。

莎士比亞的悲劇中的主人公，都有一種偏見或成見。他們在一定的環境下，沒有力量抵禦那適合他們偏見的東西；他們專好執拗地戴着有色眼鏡，來觀察人生中各種各樣的事物。照莎士比亞看來，悲劇底葛藤便伏生在這裏。像奧特婁那樣，便是因爲「Love of Honour」而斷送了他擬愛着的妻和他自己的。反之，結局應該是悲慘的「Cymbeline」和「Winter's Tale」二戲，結果所以反成了緋色的原因，便是因爲其中主要的人物沒有這種悲劇化的秉性，若是把普斯特莫斯(Posthumus)攔在奧特婁的地位，那麼奧特婁這個戲也就不成爲悲劇了。同時，威尼斯商人(Merchant of Venice)所以

難令人滿意，也只是因爲其故事與其主要人物不稱合：那是一個結局美滿的戲，而其主角洛克(Shylock)却在實質上是一個悲劇的角色。

在悲劇中的主人公所處的一定的環境裏，他那悲劇的秉性既是他偉大的地方，同時也是他生命的致命傷。爲應付這種環境，是需要拿出一些東西，這叫別人雖都能做到，但我們的英雄們却是絕不肯貢獻出這些東西的。他因爲積極地動作着或消極地不動作，而走入了歧途，這再加上他種的原因，結果便像鷹隼捕小鳥一般地毀滅了他！莎士比亞的悲劇多半都是這樣，他悲劇中的主人公並不只是毀滅於外在勢力的手掌裏，也不是自身行爲上一點缺陷都沒有，「幻滅」只是憑空地降臨到他的頭上。

莎士比亞的悲劇中的人物，多半都是很偉大，因爲這樣，當他一旦走到了破滅的路上時，才能激起我們的同情心。不過在此要注意的，「偉大」並不就是「善良」的意思。也就是因爲這個原故，沒有一個人讀完了其一部悲劇時，遽得一種「人是低微的可憐的東西」的感覺，任其劇中人是可憐也罷，偉大也罷，但給予我們的印象却並不顯得是卑小。

我們讀莎士比亞的悲劇時，不只感覺到一種憐憫或可怕的情緒，因爲其中的主人公多半都是偉大的人物，所以我們還深沈地感覺到一種「Impression of Waste」。這種感覺使我

們覺得憂鬱，覺得不可思議，同時更禁不住有點悽然。不過無論如何，我們絕不覺得絕望，我們雖覺得自己渺小的像恆河中的沙礫，但我們還是要忠實於人生，面覲着現實。這一點不能不說是莎士比亞的悲劇的偉大的地方吧？

悲劇裏那種毀滅了一個英雄的終極的力量，不能稱之為一種自然的法則，假使把二者看作一事，那麼對於其中表現出的悲苦的情節，我們便不會覺得可怕或不可思議；同時也不能稱那種力量為一種命運——盲目的冷酷的命運，那樣看的話，我們就會覺得絕望，或甚至於要背叛人生了。實在說，我們在莎士比亞的悲劇裏，簡直是找不到什麼悲觀的定命論 (Fatalism) 的痕迹，我們不覺得劇中人物的不幸是被什麼不可知的東西武斷地預定下，而與他們自己的思想和行為絲毫無關；我們也不覺得命運之神在特意地捉弄一個家庭或一個個人；我們更不覺得家庭或個人之膺受苦難，是因為昔日或前生造下了什麼罪孽……。

若想勉強地對那種終極的力量和以詮釋，便可說是全部人生底機構。在那裏，一個人是演着個異常微小的角色，那種機構可直接或間接地決定我們的秉性，環境和我們的行為。它龐大到使我們不能瞭解，甚至於無能為力的地步，它日夕地在變化着，推湧着一些人生悲劇的葛藤。我們無法避免掉它，而且也不能避免掉它，它巨大的黑翼遮覆着各種各樣

的人們——善良的，邪惡的。這種東西實在是與「命運」有些異樣呵。

由此看來，莎士比亞對悲劇的觀念，實與中古時代有點不同。中古時代的人們認為悲劇只是一種敘事，在其故事裏，我們看到了全部運氣的倒轉——苦難悄悄地降臨到快活高貴的人們身上。簡單地說，在那裏，「命運」是演着決定的角色的。

讀莎士比亞的悲劇時，我們切不要忘記了這句話：“The doer must Suffer”。

(完)

希望

李世昌

人疲倦了，點起一支香烟，
一縷輕霧，幾個輕環
飄盪着，像沒歸宿的遊子；
霎時間，牠自形消散，
不，是被空氣的力量所排遣，
因為牠太懦弱了。
不多時，嘴裏發出一股臭味來，
「疲倦」呢，一點也沒消滅，
一定把這惡魔趕走，
丟掉這支香烟，
可是人仍然被牠迷戀。

公寓裏

劍白

老曾等開了三壺水，放在爐邊，把爐火添上新煤，便悠閒地走到大門上，在門口的板凳上坐下，拿出短桿烟袋來，裝上菸草，但才向腰包去摸洋火，一輛洋車停在他的面前了。

「老曾，搬東西！」車上的客人，未下來車便發了命令。

「唔，王先生來了，你好！」老曾不自知的把烟袋插在腰帶裏，站起來，笑得露着黑黃的牙齒。

「好，你好啊，老曾！你們倆一同搬吧。」

車夫已經搬起一個大行李，老曾也就上前提起那另一個，王世雄拿起那些瑣碎的東西，他們便走進門來。

「喂，楊先生好！俺同鄉給我估好那座房子？」王世雄用

山東腔向着正在抄寫着旅客登記簿的老楊問。

「唉，唉，王先生來了，你老好！我給你開房門去。」

老楊放下筆，從牆上摘下鑰匙，走出賬房來。

他們一齊到了院裏，老楊開了五號房間的門。

「王先生，你看，這是多麼好的房子，新修補的，五元錢一月真不貴吧，雖不是樓上，在下邊可出入便宜呢。」老楊說着走回去，但又回頭說：「咱們熟人，不必客氣了，我寫登記簿去。」他臉上帶着十足的諂笑，王世雄向他點了點

頭。

兩個行李放在空着的板床上，王世雄拿出小皮包來，洋車夫用小汗衫襟擦着臉上的汗，眼光注視在開皮包的手上。

「一毛錢。」一張毛票從包裹抽出來，落在因過勞而顫動的手裏，車夫的臉上現出苦慘的微笑。

「先生，多賞個吧！恁遠的路，這些東西。」

「不成，講定的價錢，不能添，」王世雄說着把小皮包又裝在原處，便要走去解行李，洋車夫又上前跟了一步。

「添兩個吧，先生」；

「講定的價錢，還能隨便添？出去吧！」王世雄的眉頭皺起來了，洋車夫的手還伸在他的身邊。

「你不是僱到東口的嗎？現在又拉了這麼長的一段」。

「廢話！討皮捶嗎？沒受過教訓！」

「受過教訓，不在這兒拉洋車了，欠錢補錢，着急當什麼？唬人嗎？」顫動的手，縮回去變成了拳頭，黃瘦的臉也罩上紫紅的怒雲，黝黑的眼光不再是乞求的了。

「呀！想打架嗎？」老曾在後面覺察到那窮極的毒狠，兩手使用力的一拉，窮苦的漢子幾乎爲了這突來的力量而跌倒，然而他是站穩在門外了。

「唔，你下不去嗎？這事情得叫大家評理。」嘶啞的聲喚，嚮徹了公寓，樓望台上，站滿了人，各屋的窗子，也亂開起來。

「多拉一段路，不多給錢嗎？受過教訓的先生不講理？窮人身上的力氣，你也要多挖苦！」

公
「媽的嚷什麼？我揍你！」老曾說着把兩隻手撲上去，但是被人接住了，緊握住，不能動彈。

× × × × ×

廚房裏的吳伙計從這裏經過，他是個粗壯的漢子。

寓
「他媽的！吵麼？把舌頭給他拔掉！」他說着把手送上車夫的嘴邊，想把人的嘴撮住，制止聲嚷，但是洋車夫急極

心狠，張嘴把他的食指咬住，只一用力，吳伙計使疼得蹲下了。然而他更聰明，很快的用他的另一隻手順勢將車夫的拳

妻
「噯唷！我的媽！」也就蹲成了一堆，吳伙計被咬的手指，早

給撒開了，鮮紅的血，因手指的戰抖而不斷的下滴。老曾的鐵拳沒遮攔的打在車夫的黑背上。但是拳打下去只是不甚響亮的肉聲做反應，對方是不動，亦不發聲，這使打者確乎失了興味，於是拳的起落便稀疏而遲緩了。

做菜師崔大胖子走過來，聲喊和兩手齊下。

「閃開老曾！老吳也撒開，讓我捧他個肉餅！」一手抓住

車夫的脖子，另一隻手抱起了兩腿，失却反抗力的車夫，任他抱起離地尺多高，剛要掙扎，而沒大些肉的脊背已摔在不甚平整的磚鋪地上了，「哼」的一聲過後，一些鞋尖又猛烈地踢在屁股上。

「咳，咳，」旁觀者都發出了驚呼。

「打，打，打這擾亂公寓的野小子！」王世雄還在督催。

「別打了，想打死嗎？我們都是窮人，何苦恁刻毒？」這是突來的一聲，人們向他看去，原來是張伙計喚的，他是剛從外面回來，站在人層裏，帶着一臉同情。

「老張！你不是這公寓裏的掃地夫嗎？侮辱公寓就是侮辱你呀！」

「他在外邊出汗，我們在公寓裏出汗，反正都是家窮爲了錢，他來要他拿力氣換來的錢，我們管得着嗎？」

「放屁！你這小子和外邊的人一心，把公寓都不愛護了。」

「你還勝個狗不？狗知道護家。」

「你們才是狗呢，光會咬窮人！」

好幾個人把怒氣轉向他，他不敢申辯，在老曾又罵着「滾吧你！再說話叫你頭上挨半頭磚，」的聲音裏，他躲開了大家的視線，走向後院去了。然而一些打人的，就因了這怔住，收回了打人的手脚。洋車夫也就瘋狗樣的跳起來，衝

開重圍跑出去了。

「警察！警察老爺！救命！」一陣喊聲，像鄉間老太婆發見了弔死鬼。

「什麼事？」恰巧一個黃服武裝的警官，從門口過，迎頭一問，洋車夫便跪在他的面前。

「坐車不給夠錢，滿公寓裏的人打我！」車夫顫抖的說完，警官同情地說：「走，我問問。」

門口的觀衆，給他們閃開了一條過道。

× × × × ×

吳伙計坐在門房裏的板凳上，任手指上的血滴在地板上，在熱鬧後的一霎沈寂裏，大的血珠落地時是發着輕微的聲息。周圍同情的臉面，一張張的呆排着，警官就在這時走進來了，面上帶着抱不平的橫紋。

「怎麼你們打這苦力？」

「他們倆打架，別人沒打他。」異口同聲的答應了，警官的眼光落在血污的手指上。

「請坐，總爺！」老楊說。這時，警官的臉已是和緩的了。

「是怎麼一回事呢？」他坐在椅子上，老楊把烟捲遞過去，順手擦着一根洋火，呆呆的雲霧便開始瀰漫在警官的臉上。

「因為不值一點兒的事，兩個人打起架來，要不是人多

拉開了，吳伙計的手指，這會兒早離開了他。」老楊囁囁地，做着腔調。眼光裏透着無限敬意，滿臉笑容，鼻梁上是表着過度的誠懇吧，深皺着幾條肉紋。——茶杯在他說話的中間遞上去。

「爲什麼他咬了你的手指呢？」警官向吳伙計送了一眼，不在意地問，手在遊戲的擊打着烟捲，似乎是在注意着他手指敲落了的烟灰。

「讓洋車夫說吧！我是拉他，不讓他罵人，他就咬住我的手。」吳伙計氣壯的說了。烟灰落在警官的袖口上，他小心地去吹，洋車夫就在這時嚙嚙起來。

「那個先生，坐我的車子，沒給夠我錢，我和他要，他就叫他的伙計們打我。」

「胡扯！先生能不給夠你錢？胡說可不成！」王世雄和他的幾個朋友同聲地反駁了。警官誰也沒理會，莊嚴地，又深深的吸了口烟。

「多拉一段，不多給錢嗎？車夫又怯懦地補充了一句。警官微笑了，向衆人看了一眼，把烟巴拋在痰盂裏，才向車夫說：

「你別說了，現在我一切都明白，你和王先生要錢，公寓裏的伙計不讓你讓，你就和他們吵起來，打起來，是不？

「是呀。我的一張毛票也被打沒了。」

「那就完了，錢叫公寓老板包上，可是得給這被傷的伙計作爲養傷費，你拉着車子去吧，官司是這樣斷了，要不服就跟我去，反正人家有傷，你沒有，叫屁股吃二十棍打還不容易？」

「我白拉嗎？」

「你白咬人嗎？」

「我也挨打了。」

「誰是證人？」警官追問到這裏，洋車夫無言，哀憐地看了看四周，四周沒有一點反響，一些嘲笑的眼光都在射擊着他，他禁不住把頭低下了；但眼光看到自己的下部，又想起了理由來，手摸了褲襠一下，就想抬起頭來直訴，然而大家哄然地一笑，又就攔了。就在這就攔的一霎，他發見了幾個女生離他特別近，眼光是放鬆的看他，他遲疑了，害羞地，終於在人們的高聲狂笑裏低着頭走出去，拉起車子走了。

「今午在這裏吃飯吧！」一陣的大笑過後，老楊又微笑地向警官說：

「我請客，我請客！」王世雄特別響亮的接下去。

「不，不，事情多，下次討擾。」

警官賺了大家的點頭體，也自去了。

人們都緩緩地散去，唧唧咕咕地談論着洋車夫的可笑。

王世雄湊近了老楊說：

「楊先生，咱公寓裏還有閒房子沒？有個朋友也願在這裏住呢！」

「沒有了，你那房子，就有好些人問，拒絕了還來，今年先生們怎麼來得這樣齊心。」

「是因補考呀。」他們悠閒的談話終了以後，王世雄便哼着小曲走向自己的屋子裏去，但他立刻又發出了火急的喚聲。

「老曾，洗臉水涼了，換熱的！帶開壺來！」

「啊，」一個提水桶和一把大鐵壺，又上了老曾的手，但他這時是很樂意的，雖說先會兒給他打好的那洗臉水，沒有用便涼了，力氣是自費得冤枉，然而現在他正想着王先生的闊衣服感動了警官，使洋車夫竟白挨了打，這廣泛的快樂佔滿了他的心，他已忘記了兩天來沒定腳的疲倦。

「嘿，嘿，王先生，你真好，人長的魁偉，穿的又闊，誰不尊敬！你剛才看見警官直向你偷看嗎？」王世雄也笑了。

「說那里話，你給我叫菜去吧，不吃飯舖的饅頭，太難吃了，你給我到大街上買幾個山東饅頭。給你一毛錢，快着

！「張毛票落在老會的手裏，他更喜歡，他覺着得到王先生的微笑榮幸極了，所以很快的把壺送到茶爐上，就往外走，但到大門口的時候，楊賑官喊起來了。」

「老會出去快回來，這裏沒人看門，我不能離地方，張伙計得替吳伙計到後廚上去幫忙，大山太小了，不當事，早回來吧你！省得先生們着急。」

「嘿，總是偏心愛外甥，十六七了，還小嗎？一點也不管他，隨便玩，您也是吃着一個人的工價呢。」老會嘟囔着，但是他又聽見先生們在喊：

「伙計，來開壺！樓上三十三號。」

「打洗臉水，伙計！後院三十八號。」

「三號，來開水，伙計！」

「管他媽的！早晚橫豎得有人動。」他停了停腳，又毅然地走向大街去。

○ ○ ○ ○ ○

「他媽的，伙計們都死了嗎？」這是老會在剛登公寓門階的第一級時聽見的，而且這時在樓上還續送着惡言語的尾音，這使他立刻想到，這罵聲是從他走後就開始了。——「您長時間的挨罵，誰能受得了呢。」於是一團怒火，燒紫了他蒼黃的面皮。

「死了，死了早他媽的有哭爸爸的了！」

「他說的什麼老會？罵人嗎？想挨揍容易！」怒喝的回聲帶着威逼的壓力，從樓窗口直衝着老會下來，老會已走到院中了。

「罵人？誰罵人，就不是他爸爸的血做的。」

「揍你這個老王八旦！」一隻破皮鞋從老會的頭上飛過去，第二隻接着又落在地上了，老會想拾起來反擲，但是王世雄出來了。

「唉，唉，住手老會！」他從老會手裏接過饅頭，老楊也從外面跑進來，老會站穩了，樓窗裏的武器也沒有繼續飛下來，可是激烈的言語又像炸彈樣地向着老楊擊打。

「老楊，怎麼你們公署裏的伙計敢罵人！」

「這事情不能和平了結！」

「我們得把他送到公安局裏去！」

老楊把老會推到茶房裏去，自己緊張的提着壺到樓上去送水，王世雄向樓上高聲說：

「諸位請息一息怒，這事情都是怨我！因為老會是和我買東西，才耽誤了大家，事已如此，大家看個面子吧！」他把皮鞋拾起來，又向上喚。

「紀生！我把皮鞋替你收拾了，真厲害，這傢伙打在腦袋上，滿夠出血的。」他把那雙皮鞋放在自己的窗台上，紀生也從窗口露出頭來笑了笑。但是老會還在茶房裏發粗氣：

「打架嗎？我不怕這個，年輕時我老會打死過人，誰不知道？打官司，更不怕，我也是經過三夾棍的了。」

王世雄很快的跑到茶房裏，兩手的急擺好像要使老會再把話音收回似的。

公
「老會，你憑大年紀了，怎麼和小孩一樣的不看頭勢，大家客人都和你自己來，你還担當得起？大家都不說話了，你早該住口！」老會真的住口了，大山在旁邊笑，傻眼看着王先生的臉。

寓
「給我催飯菜去！」命令加着巴掌聲，大山新剃的腦袋上又印上佛手樣的紅印痕，他摸着頭跑出去了。

老會遲了一會兒，低低的用嘶啞的聲音向王世雄說：

裏
「這公寓裏的事情，你知不清，王先生！真氣死人，老楊戀着西院的一個野雞，大山仗着是他的外甥，懶！老張幫廚房去了，這些些人，只我自己跑前跑後，還得出街買東西，你說怎能滿大家的意？唉，這些客人，他們不體諒人情，故意鬧整扭，那還不是活該！我還是說這個——拚上這條命也值得了。」

「別說了，這不是多說的？大山不怕他逃懶，看我使用他！給你一毛錢，給我買盒煙去，贖下的你就要了吧！」老會接過錢來又出去了。

天向晚了，客人們吃過了晚飯，又是一陣催開水，老會照常工作着，大鐵壺不離手，還要拿起火鎗子，火鎗通在通紅的爐火裏，餘燼落下去，爐灰雲霧樣的噴出來，鼻裏，嘴裏，眼睫毛上，眉上都落得像一層霜雪，於是他又變換了一付新的老像。

黃昏踱過了樓角，茶房裏黑起來了，只是爐火越顯出熊熊的紅燄。大山把廢餘的力量都用上，一壺涼水才算放在爐口上。他回頭呆着臉向老會說：

「咱們吃飯吧！老張早在廚房裏吃好的了。」

「端去吧，你！」老會用破衫襟揩了額上的汗和灰，便在爐台上掃出片地方，當飯棹，大山已端着飯盒回來了。

「什麼飯？」

「看吧，饅頭，炒地蛋，帶着冬瓜湯。人少了倒底是能吃點好東西。」把菜盤擺好，飯盒放在另一邊，大山便擱起幾個饅頭，擠在一起，拿起一雙筷子吃起來。直到這時，遲慢的老會才算把眼光射在晚餐上。

「好什麼？窮小子，沒吃過好東西！」

「要不是人少，還許不叫吃這個呢！」

「人少，人少你不累的慌嗎？客人又不體諒人情，他媽的我真……」他又想着急了，但是自己抑止住，拿起筷子，咬了口饅頭。大山的饅頭已是吃盡了，笑了笑，又拿起一把

往一塊擠，嘴裏却說：

「賬房裏趙先生，怎麼還不回來呢？」

「是呀！老趙不回來，老張每天晚上回家，今天他再回家，明天我也不早起了。回家做什麼？又沒老婆，媽的窮小子幹不出好事情來。」

老曾又有些生氣，筷子幾次想往下插，要是棹子的話，早摔下了，嘴裏的饅頭碎屑，隨着話噴出來。大山已是第三次把饅頭擠成一塊了，眼睛笑得像兩道短線條，他又向老曾問了一句。

「你怎麼不回家呢？」

「我在這裏幹了十三年了，總共回了四趟家，誰都沒說過咱不正幹。」他說着這話，自己好像被感動了，吃着，一面又在想着什麼。饅頭的進肚是那樣的遲緩，不及大山的一半快，大山的筷頭不離嘴，也好像沒離開過炒地蛋，老曾還沒半飽，這盛餐已是殘餘的了。大山吃完跑出去，老曾還在鼓着兩腮，細細的嚼，「人到底怎樣才能使人人說好？人人如意？人應當蒸個好名嗎？」問題隨着饅頭下咽，彷彿比饅頭還費咀嚼呢，他越發吃得慢了。

「你今晚在那裏睡，老曾？吳伙計怕露水着了手，早在大門洞裏弄好他自己的鋪，我還沒地方，這屋裏又不能睡，沒麼辦？真是，老吳破了手，倒苦了我了。」

「樓檐底下還不行嗎？睡個覺呢，咱們這樣兒的窮人，躺下就睡過去了，還要什麼舒坦。」

老曾吃完飯出來時，大山已死狗樣的滾在樓根起了，他只得自己給客人們送了一排開水，送完時，已是夜深，便也在樓根起把破被子鋪好，躺下。「拚，拚，這樣活着，慢慢地死，還不勝痛快的一拚！」睡魔這樣簡單的結束了他先前的思緒，很快的送他到夢鄉裏去了。秋月如水樣的浴着他黧黑的臉，和蒼白的頭髮，冷露浸溼了他破爛的被角。

第二天很早老曾又起來了，這是過慣了的生活，成了自然的規律，雖說他還嚙嚙着：「老張又回家去了，這時還不回來，叫誰給客人掃地？」然而大鉄壺照例上了手，兩隻穿着破鞋的腳，在樓梯上一蹣兩蹣的往來。「大山！大山！起來提水！」聲音是走着喊出的，哪里能發生効力？大山照常在那裏躺着睡，兩眼像黏膠沾着樣的，睜不開。

太陽從牆頭上露過臉來，把院裏的幾顆海棠葉子照得更黃些，樓窗上的玻璃也都好像是鍍上金了。客人都起了床，一時刷牙，刮舌，漱口和嘔吐的聲音，充滿了前院，後院和樓頭。大山許是被這聲音聒醒的吧？膈肢窩裏挾着一把掃帚，眼還被黏淚沾着，稍微裂開點縫兒，怕陽光似的，歪着頭，向老曾笑了笑，露着一嘴沾着層黃色糊的牙齒。

「你拿掃帚幹什麼？不提那把壺給先生們送水！」

「俺舅叫我替老張掃地呢。」

「老張大清早起就幫廚房嗎？」

「他還沒回來呢。」

「晚上走，早晨不回來，幹什麼去了，吃着人家的還逃

懶！不是他媽的正經人做的！」老曾咬牙恨齒地，腮邊又來

了紫色的怒雲。

「老曾，你罵誰？我得罪了你嗎？」老張從外來，這句話

正衝在老曾的硬頭上，白唾沫又從老曾的嘴裏噴出來。

「你吃人家的，喝人家的，還支工價，爲什麼不給人家

出力？」

「不誤工作就成，管什麼出力，不出力？」

「天生的懶狗，沒良心！」

「哈哈，你好，十三年餵養的忠狗，連良心都賣給人家

了！」老張並不帶生氣的樣子，說着走向後面去，但是老曾

受不了，把壺遞給大山，跟上去。

「你別走，老張，我接你這個不要臉的！你說誰是賣了

良心？」

「你賣了，你賣了，你贖不回来了，想贖回來，除非是

拉洋車去！」老張走進廚房裏去，胖老崔出來攔住老曾，老

楊也從前院跑來了。

「幹什麼，又吵起來？」

「怎麼這幾天淨吵架？」

老崔把老曾推到茶房裏，樓上下的喚叫又起了。

「開壺？」

「提開水來！」

「掃掃屋地！」

「刷刷地板！」

「媽的！伙計們都死在那里去了？」

「啊，啊，到了，到了。」

這一早晨的工作，是老楊和老崔幫着大山辦完的。

○ ○ ○ ○ ○

一天，兩天，時間飛快的過去了，公寓裏因爲客人的吵鬧成了常事，伙計們也就都不介意了。只是，大山老覺睡不夠，老曾的鉄壺也有些沈重，樓梯彷彿多了幾層似的，總是上着發怯。賬房的老楊也開始罵他外甥，這是因爲憲兵營查得太勤了，他的旅客登記簿總是抄不完，即是抄完了，也得落個抄得不清楚的批判，爲了這不客氣的批評，他臉上幾次被噴上黃衣憲兵的唾沫；並且他上月會將公寓廚房不賺錢，和趙先生請假的情形，呈報給房東，請示辦法，到如今還沒得到批示，這一些都能使他的心緒煩亂，但是，在身旁除了大山是沒處出氣的，他只得眉頭深鎖着。

困苦的賬房，疲倦的伙計，要不是客人們的放肆叫罵，這公寓得成了死氣沈沈的。好在不久，老楊所期待而又畏怯的批示來了，滿州國下級官員的來信，是非常簡短的幾句：

「……廚房不賺錢，是伙計們逃懶，取消了。客人們加房價一元。趙先生請假過長，撤職，遺缺由敵人內姪金城補充。」

趙先生撤職，廚房取消，確是使他覺得愉快的事，然而內中的內姪金城字樣，却無端的給了他一個地位不牢固的恐怖。

「內親的力量，比甚麼都大呀！」他揣想着走到廚房門口。

「趙先生被辭退了，老崔和老吳，你們倆也回家吧！」

「怎麼？廚房又來了新伙計？」兩個人都跑過來。

「不是，是房東來了信，取消廚房！」

「啊……」兩個人互相呆看着，到頭還是老崔先開口：

「趙先生不來，我們能走嗎？」

「這於保荐人沒關係，又不欠工價，除了回家還有甚麼遲疑？早些收拾傢具吧！把盤筷放好，瑣上門就成了。」老楊說完就走出去，剩下兩個人，木鷄樣的呆立着。老曾慌張地跑過來。

「別難過了，恁倆！事已如此，幹麼不是一樣，有兩隻

手還能挨餓碼？」

「幹麼去？到這時候了，誰還沒有一定的事？崔師父不要緊，我呢？我看除了賃輛洋車拉拉，別的沒辦法了。他媽的手指還沒好清呢。」吳伙計像哭樣的說着就回頭收拾東西去。

胖老崔瞪了瞪眼說：

「哼，我不要緊？老婆孩子一大堆，另找頭又得搬家，況說頭項一時又找不到，即便將來找到，他媽的一耽擱，一搬家，一年的積蓄又盡去了！這個冬天怎麼過？」他也收拾着自己的瑣碎東西。

老曾怪難為情的，勸人，沒話說。「失業的心，是沒法安慰的！」他的嘴唇微微的動着，手搔了搔頭，讓時間寂靜的過去。

三個人收拾好廚房，走出來，兩個人挾着小被捲，臉色是灰暗的。

但是客人們正在歡呼。

「可她媽的不吃這千頓一律的飯了。」

「多添兩塊錢的房價，我們也願意。」

他們到了大門外，老曾留戀地望着那兩個背影。老崔匆匆地回家去了，吳伙計却慢慢地向大街移去，直到行人的混亂。掩沒了他的影子，老曾才轉回身來，嘴裏嘟嚕着：

「他媽的！在北平，一失業就得拉洋車去？」

○ ○ ○ ○ ○

客人們不包飯，公寓裏確是清閒了些，誰說老張還是常常外出不回來，但老曾和大山已是安穩的過下去了。只是楊賬官老是放心不下，煩惱得額角從未展開過，使人們都要疑惑他是在發怒，大山竟怕得不敢淡他了。其實他心裏也覺大山太可憐，所以有時把應向大山發洩的惡氣，挪到張伙計身上發洩了。但是老張是那樣的不反抗，說什麼，就聽什麼，只以不努力作事，和出外不回來，作他最高的報復手段。說來也奇怪得很，張伙計本不是受氣的人，不知怎底近些時忽然柔順起來，不但不生氣，並且有時還熱心地和人們談着這樣的

寓

的話：「我們的團體呀，將來……我們自己來救自己。」雖說沒人留心聽，而且老曾還有時罵他。這樣橡皮式的性質，老楊後來覺得罵了他也不能出毒氣，於是毒氣便在自己的高聲急叫裏發洩點，但是這個，客人聽到受不了，老曾也不願受下去。

樓上下常常飛出客人們的怨言：

「公寓裏裁員，混水魚老張又漏網了。」

「趙王貓被斥退，屬老鼠的老楊却板起面孔抖起毛來！」

老曾的粗獷音，更是不斷地從茶房裏衝出來：

「光向人家惡聲怪氣的，自己的外甥一聲也不支使，這

公寓可是您家的天下了！」

老楊沒理會這些，他只憎恨着房東的內姪之到來，而且在想着該怎樣去抵制他，在未想出辦法之前，心裏是像束手待斃般的痛苦。這樣如臨大敵的心情已經是失却智慧了。

王世雄呢，老是拚命的支使大山，他似乎是想在旅客中作一番驚人的舉動。他們各走極端，公寓裏的事情，是不易收拾了。

是一個黃昏的時候，客人們都從事於晚飯後的休息，老曾和張伙計是出外去了。院裏雖說照常來往着人，但是認不清是誰了。忽然暴燥的聲喚從五號的房間裏衝出來：

「大山，大山！媽的！幹麼去了？不給送水！」

「啊，來了。恰巧大山提着壺從外來了。」

「你媽的，不喊，就不給送，非挨揍不可！」兵兵兩巴掌都搥在禿頭上。

「噯唷——」大山哭了，老楊也恰巧正走到五號的門口。

「王先生，你打他不要緊，別罵他，有人和他有關係。」

「什麼關係，我不管那個，當伙計還能不叫支使？」

「叫支使，爲的錢，挨罵，圖的什麼？白罵你，願意嗎？」

「老楊的粗獷音又提高了。」

「誰給你鬥嘴，你不願意，就先揍你！」王世雄的肩頭上發出了兩個疙瘩，拳頭擱在膀骨上，走出來。

「怕你不成？」老楊的手也早準備了，搶上去想抓王世雄的臉，但撲得太猛了，被對方用左臂往上一架，右拳鐵樣的打在胸膛上，他退了兩步，但追上來的鐵拳，是不會放鬆的，他的手還在摸着第一拳的疼處，名運動員的兩拳又已交替的落在肉顫顫的背上，肩上和胸上，發出種脆亮的聲響。一兩次是打在太陽穴上，老楊就想摔倒，踉蹌地退了幾步之後才算站穩，他可以說是不會招架了，只是掙扎，然而越掙扎越引起運動員捶打的興趣，他退到賬房的門口，拳頭和巴掌還是不停地落在他的身上。他呼喚着不成字音的聲音，乒乓的拳掌在做着不整齊的拍節。洋車夫擠滿在大門口，裂嘴瞪眼的呆看着，却沒一個走進來拉一拉，樓上的客人們喊着「打的痛快。」

支持了一個長的時間，老楊才找到了個機會掙脫開，跑出去。

「王世雄，咱們不能了結，找警察去！」他跑到大門以外高喊着。

「去吧，給你打官司！」王世雄也高聲的回答。

看熱鬧的人一聲哄笑後，互相談論起來，對門劉老板也不評老楊的理：

「辦公寓原是低三下四的事，哪許向客人惡聲怪氣的。」

「咱們一致對付他好了。樓上的客人，向勝利的英雄送

了安慰，王世雄也微笑的回到屋裏去。

但是老楊在不久的時候，便頹喪地走回來了。

「怎麼樣？」對門劉老板問他。

「沒傷，沒證人，就不管，他媽的傷重了，還能告狀嗎？」他好像要哭了。

「裏邊的先生們，不都是見證嗎？」一個人隨便的說。

他白瞪了那人一眼，便跑到自己屋裏，用被子蒙着頭睡了。

老會回來慰問他，他也沒答理。

○ ○ ○ ○ ○

一夜的好夢——報復，奇遇，發財，被大山的一聲「金先生來了」驚醒來時，已是第二天九點多鐘的時候。睜開兩眼，金先生正坐在椅子上，像個年青的軍官，他旁邊還站着幾個鄉間粗壯的窮人。老楊因為是和衣睡的，一翻身便起來了，但諷刺的話，依然被年青的金城說出來。

「這樣睡法，什麼事情能辦好？怪不得公寓裏鬧得七亂八糟的。」

「對不起，今天身體不大舒服。大山提水去，拿盒煙來。」

大山跑出去，他把被子拉展了一下，就坐在床上。

「聽說伙計們不正幹，姑夫叫我帶了幾個自己的人來，

楊先生看着安排吧。」

「呵，嗷，可是他們都幹過這一行嗎？」

「幹沒幹，沒關係，他們都是鄉下人，誠實得很，這裏的夥計們，幹得年數多，都幹滑了，不能再用，這是規矩，『應飽不打兔』誰不知道，你辦公寓多年，不知道這個道理還成？這事就是房東不說出，你也該自動的辦了。」

公
「啊，好吧，叫他們都回家。可是這裏只用三個夥計呀，這次來的不是四位嗎？」

「是呀！這三位是夥計，那一位，是個先生，寫得很好，他是來這裏找職業的。」

寓
「嗷，嗷，」金城的話，使他幾乎打一個冷噤，本想立刻說出辭職的話來，但是沒勇氣。然而這一霎時的沈寂比甚麼都可怕，他低下頭，眼看着地板，心裏是輾轉的追求着打破這沈寂的法門，却巧，大山送水和烟來了，他好像從火坑裏得了解救。

裏
「請烟，請烟。」他讓過了金城，又讓衆人，自己也吸着一根，於是才想起一句嘴邊常說的話。

「家裏都好吧！」

「好，可是——楊先生，聽說咱公寓裏常發生打架鬥毆的事情，真嗎？」

「不錯，前幾天有，客人們不體諒人情，夥計們不聽話

。」

「噯——」金城很帶輕蔑的樣子，故意把聲音拖長。「事在人爲，我看這事情不能怨客人，也不能怨夥計，全在自己招應和調度的好壞呀！爲了錢，還能說怕低三下四嗎？爲了使客人喜歡，還能說體恤夥計們的力量嗎？」

「是……是：」他強裝出有趣味地在領教，但在金城說出末句時，他熱情地環顧了一下那幾個新夥計的臉。然而那些人怎能懂金城的話？他們是期待着，只要等公寓接到手，便是得到了最高的榮耀。老楊失望地沈吟了一會兒，便鼓起勇氣說出話來，但音調是異常地悲慘無力，好像是剛送殯回來的一般。

「以前都是我自己的錯，我太無能了，可是不知房東說出讓我回家的話了沒有？」

「說不說，我認爲沒關係，你還在這兒呢，當然好了，但你如堅決地要走，我也不強攔你，好在這裏還有這位先生遞補。」

「好吧，我回家好了。」這是他咬着牙說的，並且走出門口，喊：

「大山，收拾你的東西吧，叫老曾老張也都收拾了，你收拾好你的，再來捲捲我的被子，給我送到家去。」他激昂地說完，轉回來向金城說：

好支使。」這出乎他意料之外的反對者，使他的心一跳動，幾乎罵出口來，「先前待你的殷勤，小子這時都忘了。」但是他想起辜負自己的豈只王世雄一人，也就自慰地把氣抑止住。

金先生的一陣笑聲過後，兩個人便走出來了，當然還是老楊在前頭，他和老會，碰了個照面。

公

「房東說，叫我怎樣？」

「叫咱們都回家。」

「我是十三年的老伙計，有什麼錯過？」

寓

「你問這位金先生，便可明白。」老楊指了指金城一下，便呆着臉走過去，金城很正經地，笑着向老會說：

「老先生，不是有錯過沒錯過的關係，你太老了，可以休息幾年。」

妻

「五十歲能算老嗎？真的先生，叫我走是不是房東的本意？」

「當然是啦！公寓裏還欠你的工價不？」

「不欠了。」

「那你就趕快收拾好走了，有些新夥計是接着你們幹的。」金城說完跟老楊下樓向後院去了。

老會還像有些話似的，貪婪地向後院送着眼光，不動也不言語，還是老張喚了他一聲，他才算回轉過臉來下樓。

「哈，哈，我沒有錯過，十三年的老人，被這夥毛孩子頂替了。」老會回到茶房裏，急得只拍脛。

「別着急了，把十三年的積蓄都拿出來吧，我們也開開眼界。」老張笑着說。

「哪里有積蓄？過夏天就當冬天的，過冬天得花全年的工價，十三年前到如今，裏滾外滾還是這一床破被子，哈，哈，對老人就沒點體恤！」

「你別妄想了，你見誰家有老死的笨牛，馬病了還要帶着氣賣出去呢。」老張認真的說。

「我看了，現在的人沒有好種！還不都是偷盜？還不都是和強盜那樣的狠心殺人？我從前殺過人，沒坐了獄，自己爲了良心，責罰自己，立下志氣去受苦工作，忍耐了多少：唉，那只有老天爺知道，一直幹了十三年呀！唉，現在回想起來真寒心。」

「十三年也遇着一個比較好的人嗎？一個稍微知心的？」

「有錢的人，那個講真知心，現在我算看穿他們了；除非你捨命地去給他獻殷勤，他才給你一點好聲好氣或者是小零錢，這一點小恩惠呀！告訴你吧，真是把人耍苦了！——把心都給買過去了！我像猴子一樣的被耍了十三年，都是給好人出力氣呀，結果好人都叫我白出一身汗！王世雄又成了一個例子，和過去一樣，向他出過死力氣，這會兒自己到難

最後的晚餐，確是比先豐盛，他倆是把饅頭加上希望吃進肚裏去，香甜而爽快，老曾的臉，幾次是展開着笑容。但是年青的大山，却吃得沒從前順利了，他只是呆呆地看老曾！似乎是追求着那老年人微笑的來由。

「趕快吃呀，大山！回到您家，過新年也不能吃這樣的飯。」經老張笑着催了催，他才低下頭吃起來。

晚飯後，老曾捲好自己的被子，又拿出舊帽盒盛的碎東西。塵灰已經蒙蔽了原來的顏色，他厭惡地往下一摔，灰塵便像報復樣的爆炸起，攻襲他的眼和口鼻。

「哼，媽的！十三年來這一點兒的積蓄，還想作祟嗎？」他揉搓着眼，恨恨的說。

「你還要那破的爛的幹什麼？忘了先會兒說的話嗎？」

「是，不要了。好東西自有賢孫子給準備好了，待老子去享用吧！」他又喜得露出黃黑的牙齒。「給你吧，大山。」

他指着說。

「我不要，我的命還不願要呢！」

「好小子！這年頭兒要命喋着吃嗎？」他把碎東西蹴了蹴，堆在門後裏。

老楊又走過茶房裏來。

「你們收拾好了嗎？咱們就要分頭回家了。」

「要分頭，是你分頭，窮小子要分開還有人肯給飯吃？」

「是，是，你們大夥去找飯吃？挨餓更準。大山你今天回家去吧，我得到明天走。」他說完就走出去。

「哼，不覺死的鬼，野雞曬盡你這點最後的血，酒家老板給你換上涼水，那時就要小子的命了。」老曾咬牙恨齒地說。

「別管他，沒有志氣的人，只有讓他墮落着等死。」老張說完，他們便各人用胳膊挾着各人的被捲兒走出來，但大山也在後面跟着。

「幹甚麼去，你？」

「跟你們去。」

「走快點兒。」

夜色已經深濃了，他們離開白光明亮的市街，走向黑暗的路上去。

(完)

人世，完美一些吧！

L. Binyon 作
萍 若 譯

呵，你這人世要完美一些，爲了她！

如果她知道了你是什麼，

在你日日的陽光下

你孳生出怎樣的邪惡，

在你懷抱裏做出的事情是怎樣污濁，

你難道不知道她柔弱的心田

爲了痛苦和羞赧要碎成片片？

呵，人世，完美一些吧，爲了她。

橫死

柳輯吾

秋天的風越刮越緊，空中的黃土把太陽遮得黯淡無光。

脫離了根莖的枯草，受了風的驅策，都在互相追逐。抱着抵抗主義的幾顆小樹，葉子早刮沒了，仍然站着在那裏擺動；北風襲着牠們的枝子，殺殺的響着，好像是在那裏求援，好像是爲了公理吶喊。一羣大雁叫着從空中往南飛去了。路上的行人三個五個，有的攜着提籃，有的背着布袋，臉上現着驚慌的樣子，匆匆的向南走，喘着粗氣，不時的回頭北望。就在這淒涼的傍午時候，老八在一個空闊的荒場裏被一羣凶狠狠的莫明其妙的人們——什麼紅槍會黃紗會——處了他無罪的死刑。老八的死，至今在附近的鄉村裏，任何人都都在心上留了深刻的印象。

老八是一個不到三十歲的農夫，並且是安分守己的好人。雖然他的身軀不高，但却也有相當的健康。在普通人裏面，總算是一個健全分子。他從老輩兒就住在保成寨裏，家裏有他的和他彷彿年齡的太太，還有三個孩子，最大的才五歲。老八的父母，據說在他不大的時候已經和他作了永遠的別離。雖然他也有比他年大的兩個哥哥，可是兄弟們在幾年就分居了。老八這名子並不是他的正名，因爲他在兄弟們中排行老八，所以人們都呼他老八，他的正名好像早被人們

忘記了。

老八是受過教育的，在民國初年，他在城裏的高等小學讀過書。就在那一年，城裏鬧了一次驚天動地的大慘殺；說是殺甚麼革命黨，殺禿頭。雖然老八那時才十幾歲，不懂得甚麼叫革命，可是老八既已剪去了小辮，當然也就在應殺之列。說也奇怪，城裏的慘殺鬧得那麼厲害，關了城門殺了一整天，殺得天翻地覆，鬼哭神號，屍體壘壘，再也見不到禿頭；不知十幾歲的老八怎麼會逃出城來，悄然無恙的跑回了家。這總算他的命大，不該死，又繼續活到現在。他每逢談起這段事來，總是帶着恐慌的顏色。然而因爲他倖免於難，他就很高興的把這段故事說給人們聽：那時城裏紳士們怎樣仇視縣議會，他們怎樣喝「齊心酒」，怎樣在一天清晨就大殺起來，他的老師，同學都被殺了；那時他如何的倖倖，會遇到一個老太太，給他帶上了假髮才逃回了家，並且他誓言將來是要報那老太太的大恩。聽過這段故事的人們都是異口同聲的說：

「老八！你的命真大，你永久不會死了！」

老八聽了總是現出得意的神氣。自己覺得命運實在不壞，雖然不會永久不死，這樣的橫死，竟死不了；他相信總會

能享其天年，他真沒想到在二十幾歲竟然被人殺死。

民國十七年，國民革命軍的勢力日見擴張。勢如破竹的北伐，眼看着就到了山東，中國確有統一的希望了。日本帝國主義者確也有點驚懼，設若中國真的統一了，很顯然的對於牠的侵略上不利。牠爲了保全牠在中國既得的權利，自然要來破壞中國的革命。所以日本帝國主義者就以保僑爲口實，不顧一切，公然的佔據了山東的省城。我們的北伐軍爲的要貫徹他的對外不抵抗主義，輕輕的把已得的濟南放棄。省政府偏安於泰安。

橫

濟南是很容易的退出了，可是再進濟南的機會，便遙遙無期。在這種情形之下的山東老百姓，就大遭殃而特遭殃，尤其是膠東一帶，因爲政府的勢力被日兵阻隔而不能達到，張宗昌的潰兵便猖狂起來，爲所欲爲。什麼「四令」「八令」「十六令」，五花八門，無奇不有。爲了要割據這半壁山東，

死

你打我，我打你，弄的翻江倒海，山搖地震。可憐無辜的老百姓，今日逃東，明日逃西，甚麼叫財產？你的我的？你的也是我的，我的也是我的；簡直一場糊塗。眼看着鄰村已經是火光衝天，人揚馬翻，誰敢保自己的房屋能夠留到明天？誰敢說自己一定能活到明天？真的也許死在一剎那間。炮彈可是沒有眼睛。

保成寨是在膠東的一個莊子，也就很難倖免；並且在這

莊南，約有半里遠近，就是烟灘汽車路，牠能不受兵匪的騷擾嗎？自然是「近水樓臺先得月」，丘八爺們的光臨，便繼續不斷起來。每逢進了莊子，人們都是驚慌失措，跑回家去把門關上。誰要留在街上，聽吧：

「奶奶！舅子！那裏跑！莊長住在那裏？領我去找，要給養。」這幾句老調子立刻把人喊住，不得不唯命是聽。因爲有幾次會有人爲不服從而捱過打，他們也曾真開過槍。

保成寨的莊長，原是一個老年人，可是這樣的多事之秋，今日找莊長，明日找莊長，老年人實在有點不能支持。這個莊子因爲是民主政治，大家便招集了一個會議，結果是准舊莊長辭職，另討論新莊長的人選。最後的決議便是請老八接手。老八自己和他太太早知道在這年頭當莊長是麻煩事，也就堅持不幹；然而莊裏的人們總是勸他接手。

「老八，你要知道。這次的莊長，你是非幹不成！因爲你對公事上，比旁人明白的多。」

「老八，你不是還上過學堂嗎？怎麼這點事，你就畏首畏尾呢？並且你的年紀又輕，中華民國不是大興年輕的管事嗎？」

「老八，你快幹吧，你父親從前當過鄉長，是縣裏的紳士，你再辦事，總是比旁人好辦得多。」

「你一句，我一句，把老八弄得沒有辦法。只好勉強的應

了。這樣以來，不要緊，從此以後，老八才來了麻煩。今日找莊長，明日找老八；老八就是莊長，莊長就是老八。一直莊長這個官銜把老八送了性命。

老八實在也倒霉，其實旁人也沒少倒了。自從老八當了莊長以後，也不過隔了五六天；張宗昌的部下方永昌，就把司令部設在保成寨東面三里的卜莊。附近的二十幾個莊子，真是活倒了霉。這莊拿幾千元，那莊拿幾百元，要一次又一次，也不知究竟要多少就會夠了，不要了？這是要的現款，在現款之外，還須每天每村送多少麵粉，若干馬料，甚而至於每天每村要去多少人到卜莊聽差。這一些必須要做的麻煩事，在保成寨都是要老八來幹的。一天從早忙到晚，說不定不挨馬鞭子。「奶奶」，「媽的」，「丈人」，「舅子」，都是些家常便飯，隨便小酌，老八早不覺得是侮辱自己了。

有一天，不知老八是想歇歇，或是病了。麵粉馬料是送去的較晚了些。在黃昏的時候，幾位手拿盒子炮，身佩武裝帶，臉上現着憤怒的軍人進了保成寨。在街上站着的幾個人，知道他們來，並不是福神降臨，各人急忙忙的向家跑。

「奶奶！舅子！往那兒跑？莊長在家裏沒？領我去找！」照例的這一套，又賞了下來。

「我不知道，老總！」被老總捉住的人現着灰白色的臉顫慄着回答。

「混蛋！這不是你住的莊嗎？你這小子要再多嘴，老子的盒子炮可是不認人！頭裏走！找莊長！」

不多一會到了老八的門前。

「媽的！這舅子把門關了。」一個老總一面罵着一面向門上蹬了兩腳，接着他們搬起幾塊石頭，照着門上撞起來了。不幾下子，老八的很高的大門七零八落開了；他們也沒管大門上面掛着「淑善可風」四個大金字的匾額，罵不絕聲的進了老八的屋。搜查了一遍，並不見有人在家裏。據說那時老八聽到撞門，知道不好，早和他的太太孩子爬牆逃了。這時莊裏只有狗吠的噪雜；人的聲音，是不會聽到的。若是你的聽覺特別靈敏。或者能聽到千百顆心在跳動，和不勻的呼吸在顫抖着。老八的家被老總們弄了一個狼籍不堪，翻箱倒篋。自然老八的錢是被搜掠一空。

又過了一天，太陽還沒露頭，一陣隆隆的聲音響起來了，一時震天動地，好像經過久旱而後的陳雷一般。攪雜着小的響聲，好像是在放火鞭。一陣一陣的繼續下去。保成寨的人們簡直都傻了。這是世界的末日麼？是地球在開始崩毀麼？起初誰都想不到究竟是怎樣。不多時又在街上找莊長了。慢慢的才知道是顧鎮領兵從西襲來，是在拂曉來偷方永昌的營的，現在已經在卜莊打了衝鋒。保成寨的人們都以為這回可好了，革命軍來了，不用駭怕了。一傳十，十傳百，雲

橫

時街上擠滿了人，都帶着喜色爭看革命軍究竟是什麼樣子。一條東西大街，頓形熱鬧起來。雖然向東三里就是前線，人們也都不覺駭怕。這些革命軍一大隊一大隊的進了保成寨，就在老八的家裏設了司令部。老八不知什麼時候也出來了，早又東跑西跑的去招待革命軍。炮聲一陣一陣的響了一天後，聲音似乎漸漸的遠了，革命軍的隊伍向東進着。黃昏時，又從西門進來了什麼砲兵營，營部仍設在老八家裏。這砲兵營實在厲害的很，一進莊就秩序大亂。「奶奶」，「舅子」，「丈人」，總是見面就是親戚。全村有二百多人家，那一家也都擠滿了丘八老爺。

死

「老鄉！有鷄子嗎？快點拿出來！」明明是來想發財的，可是口裏又不能不說要鷄子作引子。其實一面要着鷄子，早把錢櫃衣箱掀開了。你反抗嗎？那除非你是身上發癢，或者不想活了。全莊頓然成了恐怖的状态。孩子哭，女人叫，擁擠着往莊外逃。

「營長！當弟兄的怎麼都跑到人們家裏去？請營長開恩，制止他們才好。要什麼東西，我總會找人送來的。營長，我不是已經報告了嗎？房子早就指定了。怎麼當弟兄的都不進去呢？請營長千萬維持這個窮莊子的老百姓吧！」在營部裏——也就是老八的家，老八在營長面前請求着。

「莊長，我看你貴村待我們不壞，我總是想維持；可是

我也沒有法子，當弟兄的數月不發餉，你說怎樣？實在說吧！當兵的不爲搶掠老百姓，就不當兵了，八塊錢買不着命。他們要不聽我的命令，我能怎樣？」營長的確是很坦白的回答了老八。

老八看了看沒有法子，只好又出來，看到人揚馬翻，心中暗想：「我是莊長啊！我能不負起我的責任嗎？自己的父老子弟受這樣的糟塌，我是應該想法子的。然而當兵的不會論理，又將如何呢？可是除了從營長這裏想法子，別沒有好的法子了。營長的話，確乎像給了我一種暗示。什麼數月不發餉，八塊錢買不着命……這大概是要錢的暗示吧？反正有了錢什麼事都好辦。他還說當兵的不聽他的命令，那有不聽命令的軍隊呢？好！這種年頭。反正錢吃虧。」

畢竟老八年輕敏捷，不多時出去對付了六七百元，回來給了營長，果然錢大通神，營長有了法子。就是調隊前進，離開了保成寨。其實他們早有旅長的命令前進。遲延些時間，原是爲的搶東西。爲的要錢。

第二天安靜了些，雖然還聽得到東方的炮聲，可是兵是不見了。保成寨的人們都在街上皺着眉頭報告自己的損失。有的說沒了多少錢，有的說沒了多少東西，也有說沒了驢子的，也有說他兒子都被擄去了的，最後約略統計一下，莊裏的牲口只剩了十分之三四，至於財產，那是當然掃掠一空了

。可是人們都說幸虧了老八辦的還好，不然，若是大兵再在莊裏住一天，說不定就把莊子屠平了。

後來漸漸的安穩下去，打仗的聲音聽不到，一羣一羣的兵也見不到了。然而人們每逢談起兵來，真是恨入骨髓。如果捉到單個逃兵，真能把他碎屍萬段。受過大兵光顧的人，誰不這樣恨着？

也是環境的造成，潮流之所趨；也就是老人們所說的「期數」「天意」。真正奇怪，從那一場兵災之後，不到一月的光景，整個的膠東，甚而至於全省，忽然都是紅槍會了。保成寨的人受的騷擾特別厲害，當然也不出例外。莊裏的人們都要練紅槍會，非和大兵拚拚不可。因為老八是莊長，當然先去和老八商議。老八覺得兵匪的侵害，實在不小，並且他明白不抵抗只有吃虧。爲了自衛計，確有練紅槍會的必要；當時也就表示贊同。可是他是受過新教育的，對於紅槍會能擋槍子炮彈，刀割不動，斧斫不痛的這些話，總是有點懷疑。所以也只好說：

「我是贊成爲了自衛練紅槍會。可是你們要知道，人體是絕不能擋槍子的。我看將來是沒有好結果的。在清末的時候，也曾有過大刀會紅燈照，何嘗沒說是能避槍子，然而結果怎樣了？槍子打到身上，也是和旁人一樣倒下不喘氣。並且要是有人利用你們，丟了性命，還不知爲了什麼。你們必

須要幹，你們幹吧，我一定不幹的。希望你們是專爲自衛而練的。」

「好！老八，你也可以不幹，因爲你當莊長，受的辛苦不少，休息休息也好。」

「你看老八這幾天多麼瘦呵！這次若是上年紀的當莊長，真能把他累死。」

「好吧！莊長既然允許我們練會，我們趕快去請老師，今天就鋪壇，王家莊，天成店都早幹起來了。好！老八，我們走啦。」十幾個人喜着走出了老八的門。

不到三天，保成寨的男人們，總有四分之一練得成了鋼的體格，能擋槍子炮彈了。每天三時都排成隊形，到各處拜廟拜井，燒香燒紙。一個個裸着右臂，頭上裹着藍色包頭，抗着紅纓子的長槍，槍頭都是擦得光亮。威風凜凜，人們都呼之爲天兵天將。這些天兵天將是要吃常齋的，每天吃三道用朱砂畫的符咒，身上帶着什麼護身符，分子符，都是用朱砂寫在黃表紙上，揉成紙團。設若你伸開看看，就是些「孫武子分子法」，「協天大帝分子法」，「西天活佛護身法」，「齊天大聖護身法」，……。據說帶了這些符咒，便萬無一失。他們到了任何廟前，都是要跪拜叩頭的。這種叩頭非同平常。是要把頭頂和地接觸，最好是碰出聲音來，叫做嚮頭。叩頭起來要用力把脚一蹬，接着大聲喊「好！」「好！」，這

種「好」的聲音，不僅在叩頭之後要喊，他們還用作敬禮，同志們見了面，也要喊的。隊伍遊行的時候，還可以當作「進行曲」；不時的一齊喊起來。因為他們整天如瘋似狂，你要聽到這種聲音，真能使你駭怕起來。

這些天兵天將除每日拜神焚香之外，還要排隊放哨，或者和隣村的同志們大集合。因為他們都是一個師父的弟子，是一個系統。所以有時師父撒了「轉盤」（意思是下了通令），你可以看到成千成萬的紅槍會在大會操。他們一齊喊起「好」來，真如天塌地陷，煞是威風。假若他們真以自衛為宗旨，再有一種嚴密的組織，沒有規外行動，確能保境安民。然而羣衆的運動，若沒有能領導的人物，也真能受壞人的操縱和利用，弄成一種恐怖狀態；社會也會因之混亂起來。民權固屬可貴，而民權濫用，實在也有不少的危險性。

活該紅槍會要露臉，在他們練成了不久，一天的上午，紅槍會就發覺了自東來的潰兵，正需要他們已有的避槍炮的本領。搶掠百姓的敵人來了，能不由憤恨拚命報仇嗎？偵探報告了師父，師父撒了一轉盤，不到兩個鐘頭，他們和老總們就撕殺起來了。「好！好！」的聲音和老總們的槍聲打成了一片。一直到太陽偏西才漸漸的停息了。結果是紅槍會大奏凱旋。雖然有的仍然被槍子穿死，一個二等師父也犧牲了性命；可是誰叫他們不忌清口來？若不然就是想貪財

來。

自從這一場戰爭之後，人們覺得殺人並不是很難的事，平常若殺了人就算犯了死罪。現在誰若殺了幾個大兵，在大衆眼前，自己却覺得是英雄事業。旁人，甚至於他的父母，都要誇獎他的能幹。

因為保成寨南面有汽車路，所以行人整日來往不斷。曾有幾個從東來的生客，他們都認為是敗兵，或是密探，不明不白的就殺了。到底是不是敗兵，密探，他們也無從證實，反正不是本地人。這樣的任意殺人，引起保成寨的莊長老八對於紅槍會的不滿意。可是事情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老八對他們的不滿意，徒惹起了紅槍會的仇視。

老八總是要想法制止他們的不法行為，因為他是莊長，他有這種責任。誰料想這時莊長的職權，早移到紅槍會去了，紅槍會的會長，也就成了莊長，大概他以為是抓住羣衆，有了武力了。有了一羣忠實的不怕死的信徒，他能不為所欲為嗎？除非你也槍刀不入，能避炮彈。

紅槍會的勢力一天一天的擴大，他們自衛的宗旨，也隨之由守勢變為攻勢了，新的花樣出來了。

「諸位！你們知道今年是什麼年頭？實在說吧！今年是戊辰年，屬龍，不久真龍天子就要出現。你們知道我們是幹什麼的？我們就是保朝的。這真是天意，期數到了。若不是

的話，怎麼我們的紅槍會普天下都有了呢？紅槍會是受天的指示而成的！不愁了，有了天子，我們就要過太平日子了。

「紅槍會的師父，會長每天都是這樣的訓話。」

他們真相盡保朝的責任，不等兵匪來挑釁，簡直就向那

些有「四令」，「八令」，「十六令」的地方進攻了。師父下了動員令，便有數縣的縣城被包圍了。一片一片紅的纓子槍向着城牆集中。

他們一次又一次的興兵，損兵折將不用說，因為死的都是心不誠。這時頂重要的是軍餉，於是按着銀兩或地畝大捐其錢。結果比張宗昌在濟南捐的還要厲害，惟獨他們的會員概不輸捐。有人的來人，無人的納錢，倒也公道。然而怕死而不入會的都不堪其捐了。所以都想入會，老八也是同樣一個想投降者。他不敢反對紅槍會了。事情偏不這樣簡單，紅槍會這時拒絕他們加入。如此保成寨的紅會與非紅會好像是形成了對立的形勢。幾天之後，又有了另一個新紅會在醞釀。就是非紅會的人們都請求老八當領袖另鋪新壇，另請老師，也來練紅槍會。事情尚未實現，就來了老八壽終的日子了。

那天他們和老八商議的時候，被舊紅會的會長知道了。他們也就在那一天的晚上招集了緊急會議。會議的結果，是密而不宣，旁人不得而知。新團體的會議是：議決第二天老八就到任家集買香紙朱砂槍頭等物，另有人去拜請老師。他

們散了會，老八就回了家。孩子們早睡了。他和他的太太隨便談了一會也就要睡覺。

「務必想着，明天早晨早點作飯呵！我要去趕集，有要緊的事情。」老八臨睡的時候懇切的囑咐他的太太。

「什麼事，還用着早吃飯啦？我看今天刮了一天北風，明天一定要冷的，還要不要找出棉衣裳來？」老八太太很關心的這樣問。

「你真能，你知道明天會冷？還沒立冬，不會有很冷的天氣。你想着早作飯就好了！」老八帶着疲倦的樣子打斷了太太的話。老八太太也就沒再多說，就都慢慢的入了睡鄉。

天還沒明，外邊的風仍然呼呼的刮着，老八先醒了。

「起來作飯吧！」老八催着他太太起來作飯。等到作完了飯，老八才穿上衣服，洗了臉，又去挑了一担井水。這時他的小孩子們都還在睡，老八吃了飯帶上了錢，便約了幾個同伴，到任家集去了。

他們因為向北走，頂着風走得很慢。在路上談了些關於莊裏的事情。既至到了任家集，賣東西的已經上了市。他們把東西買妥後，老八把東西交給旁人帶回去。他自己又在集上逛了一會，覺得身上有點發冷，順便到飯館裏喝了幾兩白乾。在喝酒的時候，他看見門外的紅槍會排着大隊，「好！好！」的喊着從門前過。有幾個好像向他看了幾眼，又唧唧

咕咕的過去了。老八因爲這是司空見慣，也沒有在意。喝完了酒，付了錢，又在集上買了一斤牛肉，匆匆的往回路上走。老八一面走，一面又好像在想些什麼。

大風的吼聲越發大了，好像是在對誰威示。老八加緊了脚步往前走着，忽然又聽得「好！好！」的聲音從後面吹。回頭看時，在集上見的紅槍會向他追來。老八的心志忪起來，因爲他看出其中有幾個人，雖然不是本村的，可是他也認識；並且前次也曾彼此起過爭執。老八便轉了方向似乎要讓他們走過去。

「好！好！不要跑了，我們師父有話要問你。你是保成寨的老八嗎？」一個凶惡的不相識的人抗着大槍跑來捉住老八在問。

「是，我是老八，有甚麼事？」老八很驚慌的回答。

「他媽！你自己還不知道嗎？真不覺死！」

「有甚麼事，還用着這樣的罵？」

說着說着，幾百個抗槍武士圍起老八來了。他們中間擁出一位四十多歲的人來，臉上還不算十分凶惡。

「你就是老八嗎？」紅槍會的一個老師開始問老八。

「是的，我就是老八，有甚麼事，陳老師？」老八低聲的

顫抖着問。

「老八，你真豈有此理？我們都是自己人，你怎麼偏要

反對呢？我們恨的是兵，你怎麼偏給他們當密探呢？陳老師把老八問得莫明其妙了。實在老八並沒當甚麼密探。

「這話從那裏說起？我是樂意入會的，可是莊裏他們都不准我入。所以我今天特爲趕集買東西，想再鋪一個壇，練起會來。」

「別說了，你要練工夫，你不知道會裏的規矩嗎？紅槍會是要吃齋的。怎麼你手裏還提着牛肉呢？明明是給他們當密探，還說要入會。你還說甚麼？」陳老師這樣把老八質問的一時沒有話了，忽然外層有人大聲嚷道：

「不用多說，他是密探，不假。我們這時要放了他，以後他會收拾咱的。這樣年頭，殺個人還不是和剝顆小蔥一樣麼？給他一槍，免得再有後患。」

老八聽得了這些話，嚇得魂不附體，面如土色，好像有東西塞住了喉嚨，一聲也沒作響。

「奶奶！這些人們大喊了幾聲「好」；也沒再另尋刑場。幾個紅着眼睛的凶神，狠狠的就是五六槍。在殺革命黨，殺禿頭的時候逃出來的老八，就在這刮着狂風的曠野裏，輕輕的送了性命。」

少年偉綸

呂少恆

「偉綸，起來吧，快到八點你還不起床，怕父親和母親有些不高興呢。他們都正在當院等着你一同吃早飯哩。」偉綸的妻子一面掛起帳子，一面用手推他，又說：「快吧，不要睡了。早早起來到外邊逛逛，呼吸些新鮮空氣，早飯也多吃些，身體也少有毛病；你看你近來憔悴的樣子，還整天價臥在床上不動呢！自己對於身體一點也不注意，你想你有了病，我們還痛快嗎？」

「好了，別再說咧，天天就是這一套。」偉綸猛的起身披上衣裳，很發急的向着他的妻子。

「怎麼這樣不高興啊！若是沒有睡足，就再睡吧，不過，我讓你早起是對你有益處的，並非故意來與你為難，」他妻子很低聲的向他解釋，同時拉着他的手說：「走吧，洗臉去，我已經為你打好了臉水。」

「討厭，蠢虫！走開！整天價像隻烏鴉似的在我耳邊吱吱亂叫，若非我的耳膜結實，早讓你打破了，用着的話也說，用不着的話也講，總是一套一套的廢話，請妳以後，沒有緊要的事不要同我說話。」偉綸立刻將他的手擲開，就向她斜着眼睛完成了這段訓話。

「偉綸，請你不要着急，一切都是我的過錯，原諒我吧

！若是咱母親見你不高興，他又來申斥我哩！」他的妻子更靠近了他，垂着頭嗚咽起來了。

偉綸咳嗽了一聲就走出去，匆匆地洗了臉，就在當院的飯棹的周圍，靠近他母親的坐位坐下了。

「母親，現在天氣漸漸涼了，我所有的袂衣都留在學校裏，我想在家現作一件袂袍，你給我錢我自己去買吧，」偉綸訴怨似的向他母親請求。

「現在離穿袂衣的時候還早呢，此地小縣賣的衣料都不好，恐怕也不能使你滿意。等到學校後再作吧，不是快要開學嗎？你打算那一天起身啊？」他父親很理智地給他解釋。

「也好，到學校再作吧。九月一日開學，今天是八月十九日，我想於廿六日動身，」偉綸帶着屈服的音調回答他的父親。

偉綸吃罷了早飯，就回到他的書桌，順手拿起幾本雜誌亂翻了翻，又向着掛在牆上的明星照片一一的打量，又拿起在床上他妻子未繡完的枕頭細細的看了一遍，又轉過身來對着梳妝台的鏡子看看自己的影子；忽而豎起眉來表示着心裏他所崇拜的英雄，忽而半閉着眼睛，上齒嚙着下唇，半斜着身子，竭力模倣小說中描寫的墜入情網的青年。當他看見鏡

中映出他那兩行潔白的牙齒，很勝利地微笑着，暗自贊美他美麗的特點。但當他注視到他的滿腮鬚像野草般的蔓延着，他就皺緊了眉頭，並且搖了搖腦袋，很掃興地咒罵他的缺陷，也就不再瞻仰他的鏡中的玉容了。同時一種心理鬥爭湧上他的心頭。他想宇宙間沒有「完全」與「滿意」存在，無論是人是物是事都逃不出這個範圍。譬如國家元首，軍閥政客們，統領大軍，是征是討，悉聽其命，借外債，刮地皮，供其揮霍，他們該意足吧！但下野之驚與被刺之險，也就足以使他們不滿意了，像富家闊少們，有的是婢役供驅使，有的是金錢供浪費，但他們未必有強健的體格及豐滿的學識。從此證明他的哲學有了成立的根據，同時他對他滿腮鬚的缺陷的悔恨，也就得了些安慰。他忽然聽見一個人的脚步聲，漸漸走進他的房間，他就停止了他的幻想上的辯論。

「哥哥，有你的的一封信，是粉紅信封，你看完了把信封送給我好吧？」偉倫的弟弟遞給他信並帶着要求的口氣說。

偉倫接過來看；信封上的寄信人的地址及筆跡，他心上立刻燃燒起不安的烈火，臉上漲紅得像關羽泥像似的。他的手也顫動起來了。經過三四分鐘他還沒有拆開這封信，他的迷亂的神色與失措的動作，他自己也有點發笑了。但他不願顯出遭疑的痕跡，於是他故作鎮靜，使他弟弟離開他的房間，他才拆開讀起來了。可是讀完了一遍以後，雖是他完全明

瞭了內容，但他還是希望在讀第二遍中，或可以得到相反的內容。讀完第二遍，接着又是一遍，但在第三次以後，他確定了地帶來的消息，再也不能使他否認了。立刻他臉上的汗珠像暴雨般的滾下，他一聲不響地倒在床上，兩隻眼睛定在天花板上，一動也不動，反來覆去地想，不住地想：他的愛情的過程：戀愛與人生之關係：新式女子之特點：新式婦女與舊式婦女之比較：青年戀愛應取之態度：現代戀愛中的技術：這些片段的問題都在他腦海中浮游了幾次。尤其是新舊女子之比較這問題，雖是列舉多少的例證，但終也找不出個結論來，這是偉倫感覺最繁難的問題。

偉倫是一個中等身材，體格健全的青年。他有滑稽的天性；流利的詞鋒是他抵抗冒犯的唯一的工具。新的思想與穩健的行動，本是冰炭不容的，但在他身上倒是個例外。他好維護團體；為團體謀利益的工作比任何工作為有趣，團體中各個分子間的關係，並不在血統關係之下，這是他人生哲學最重要的一部。他的態度，還沒脫了頑童的幼稚，滿意的事足以使他狂笑，喪心的失敗能使他啼哭。自他接到這封信，他的態度就日趨消極與灰喪了。

悽慘是充滿了社會，幽暗是鋪砌生路的石塊，這都是偉倫近來心目中的新產品。他開始改變了他日常生活的方式，斷絕了他出外的酬酢，停止了他每日的讀書，連與他的小貓

鬥戲的工作也打斷了。在他房間裏的四方尺的空隙間，踱來踱去，口裏有時自言自語地喃喃着，有時還揚起聲來唱着二簧調，還常常舞起拳來演出些武術的架子；他就這樣消磨了他的苦惱籠罩的日子。一旦有人進了他的房間，他一眼也不睬地仍然繼續他的遊行工作，若同他說話的時候，不論你說什麼或問他什麼，他總是很快地像個生人不願指示給你路徑似的那樣粗魯的搪塞：「不知道！」

偉綸的變態，神經錯亂的樣子，已經使忠心愛他的妻子感覺很大的不安和痛苦，雖然他時常無理的對待她，但她毫不激怒的接近他敬愛他；同時覺得偉綸是她唯一無二的靠山，是他一生所有的寶貝。聰明伶俐的允秀（這是他妻的名子）開始偵察偉綸的行動了。偵察的結果：偉綸行動中唯一的嫌疑，就是他不斷地從褲口袋裏拿出一個紅色封皮的信，看看又放到裏面；尤其是晚間在朦朧的燈光下，拿出來的次數增加了，好像是在試驗他的視力強弱似的。

當日的夜裏，允秀假裝出疲倦的樣子，就側身睡在偉綸的身邊，她的嬌柔的睡態，暗示了睡鄉中的神祕與安樂，偉綸也就受了睡神的蠱惑而遊入夢境了。機敏的允秀悄悄地起來，開始搜索他的褲袋了。當她用手插進褲袋的時候，全身抖戰着，同時心房裏懸起來的石塊像鐘擺似的動起來了。但她知道了像這樣的驚慌失措，是不能成功一件摸索的祕密，

所以她採取沉着的态度，一面手在搜索，一面還注視着偉綸的臉，同時口鼻裏還作出一種熟睡似的鼾聲，在她看來這是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全策，等到她得到這件她所希望的戰勝品以後，她在驚懼的爐灶裏也會表示欣幸，好像慶祝她的成功。為防患於未然計，她很機伶地把褲子放在原處，又在他的肩上輕輕地接了一下，意在偵察敵軍之動靜，和她是否有的被逐的危險。在偉綸鼻息裏奏出的軍樂聲中，她攜着勝利品接着節拍走出去了。

「芳弟！」允秀匆忙地走進她弟弟的房間說：「你怎麼還不睡呢？」仲芳（這是偉綸的弟弟的名子）回答說他是準備明天的月夜，所以還沒睡下。

「仲芳！」允秀接着說「請你幫着我看看這封信，你哥哥自接到這封信後，就鬱鬱不樂，到底是誰寫給他的？寫些什麼？我也看不很透徹。」

仲芳很驚奇的說：「好，快！快！」

「你可不許告訴偉綸，等我自己告訴他好了，」允秀鄭重地向她弟弟申明。

偉綸：

當你拆開信看到這種簡單的稱呼，我想你一定驚異吧！因為我向來在給你的信上，沒有這樣寫過，都是加綴上許多甜蜜的形容詞，這次的簡單的稱呼，是十足地代表我對你

現在及直到永遠將來的心理狀態，請你不必驚奇，這全是你自己應得的結果——悲劇的滑稽結果呀！

我敢自豪地說，這封信的產生，是以事實的經驗為母體，以理智的精義而投胎的；也是鈍理性的結合，不是衝動的暗渡而產生的，我很感激你，因為從我們過去只一年的戀愛過程中，我認識了男性的聰明，看清了女性的愚昧，在一年以前我把戀愛當作不可侵犯的神聖，認為愛的陰影才是真正的憩息之所，唯有愛的懷抱才是溫柔之鄉。我曾經一度立志崇拜愛神，要不惜一生當愛神的僕役；那時愛的烈火不住的在我心裏燃燒，是怎樣一個愛神熱心的信徒！啊！在不堪設想的我們過去的一年以後，我又是怎樣一個愛神最厭恨的叛徒！我咀咒他是社會的惡魔，我唾罵他是人類的禍首。可惡的愛神呀！是你的陰謀陷害了我的人生。

當我們同在一個城市裏讀書的時候，我們的單調的學校生活是得到怎樣高度的調劑，至少在我看來，恐怕就是我一生空前絕後的黃金時代了。回想起來每個星期日我們按照週期的會見，手攜手的爬到幽靜的山頂，或者肩靠肩的走到僻處的樹林，是怎樣的一段可愛的生活！我們曾經呼嘯着好像恫嚇敵人的來襲，棲在樹上的鳥也被我們的吶喊嚇走了；有時你撐着我攀折幾個樹枝，當作防禦的武器。一次你用柳條打着了我的臉，我假裝着哭了，細心愛我的你急忙一手抱着

我的腰部，一手輕輕地在我的臉上撫摩，同時你口口聲聲地叫着「親愛的妹妹」安慰我，從我兩隻手蔽着眼睛的指縫間，看見你那急迫的樣子，我忽然大笑一聲，在驚訝中你也很滿意的微笑了。還有誰再像我們這樣快樂呢？在我們談到那人生最嚴重的問題的時候，黃金色的幻夢曾佔領了我的腦海，我想到共同生活的甜蜜，我們將來分工合作的神祕，甚至於我在想像中常常聽見嬰孩的啼哭。兩隻眼睛對着天空不斷癡想的我被你忽然這樣詰問：「你在想什麼？」我的臉兒一陣發熱，很羞慚地投到你的懷裏，啊！少女的聖潔我竟不顧惜了！只有母親觸過我的手臂，也竟很甘心讓你擺佈了，當你和我接吻的一刹那，我像喝過迷魂湯似的昏迷，僅僅覺着心房的血像沸水似的升騰，我少女的心腸，那能愛得住這樣的蹂躪，到現在我的精神衰弱還在演進呢！

間接地得知你是有婦之夫了，雖然你在先還對我掩飾，想朦蔽於一時，但在水落石出的現在，是足以證明你的聰明了，你想既得隴還望蜀嗎？告訴你吧，社會上沒有這樣便宜的事，自我得到這個消息以後，並不覺得難過，因為我對於你還未曾下過最後的決心；即使下了最後的決心，也得使我要改變主張的，因為我的天性與良心不許我破壞別人的幸福，我不願當個女性中的敗類。現在我已看穿了你們男性的技倆，處處想站在優越的地位來玩弄我們，欺騙我們，你既是

有婦之夫，爲什麼還結識我呢？既然我們傾誠相交，爲甚麼你不告訴我呢？既然與我發生戀愛竟到了不可遏止的高度，爲甚麼又和另一個女子結婚呢？坦明的說吧：我們女性是不主張男子「亂愛」的，雖然我們主張女子不在此例，但是因爲環境的支配，不得不這樣，我們女子不像你們男子那樣的虛僞險詐，我們向來是懇摯待人的，熱心愛人的，雖然一個女子同時愛兩個或三個男子，但她對他們任何一個，除了她所討厭的，都是很誠懇的，你看你們朝秦暮楚的男子，今天離棄這個，明天又去追求那個，真是女性的公敵，背叛的男子一日不除，我們女性則一日無出路。

好，完了，一切都完了！我們已往理想中的黃金希望，現已宣布壽終正寢了，聯結你我間的愛線從此也切斷了，由我們共同錯誤作出發點的過去龔龔的關係，盼望你當作一個惡夢，等到黎明的今天，那夢魔就不見了。天天在幸運支配下的我，現又輪轉到十八層的地獄，就是我父親以經濟困難爲口實而使我停學了，一個怯懦的女子，受着改換頭面的封建社會的層層羈絆，也就不能不屈服了。最近我或者成一位現代化的中古少奶奶，又或者當一個牛馬式的鄉下太太，這些我都不在乎了，更不看作是苦楚；尤其是使我慶幸的就是今後不再見你們這些現代的聰明男子，我現在是一個幼弱的女子，沒有資格來高攀你這位最高學府的大學生，盼望你把

低賤的我從你心房裏驅逐出來，更望今後斷絕了我們的通信，因爲我不配來讀你的洋洋大篇的鴻作，在最後的致意中，祝你的伉儷生活甜蜜無疆。再見：

不再使你討厭的秋書

仲芳讀完了就向他嫂子很恍惚地說：「嫂子，無怪乎哥哥近幾天來這樣的沮喪，原來這封信刺擊他太深了：妳勸他早日離家，到學校裏還好些，不是快要開學嗎？」

允秀很沉着地將信重新疊好，臉上帶着十分悲痛的表情。對他弟弟的勸告也毫不理會，僅僅微微地點了點頭，好像表示謝意似的，就轉身回到她的房間。偉綸的鼾聲還正在演奏，她很坦然地將信放進偉綸的褲袋。這個驚人祕密的發現，只有使柔弱的允秀悲痛與不安，但她的悲痛全非酸意的憂傷，乃是整個爲了偉綸的難過而表示同情的憐憫。在漆黑的深夜裏，她坐在偉綸的身邊，雙眼不住的看那窗上顯出的光亮，豎起兩耳在等候更雞的鳴唱，她咀咒黑夜的冗長，她合攏起手來舉在胸前，祈禱黎明的降臨，希望清晨以後，就進行仲芳貢獻與她的勸告工作。她又想到女子的天職，就是賢妻良母的責任。怎樣使丈夫滿意高興，如何撫養子女，才是女子希望中的美滿工作。若是丈夫時常悲歎不樂，就是妻子唯一的罪過，她又悔恨她是一個鄉下女子，沒有受過較好的教育，加上自己的古舊的裝梳，當然不能得到偉綸的歡心。

一個走到時代前面的大學生，與一個代表上一世紀的女子結婚，這不是有點荒謬嗎？她又埋怨她父母替她擇配的錯誤，只顧了高攀以及門當戶對，不管夫妻間的感情與程度怎樣。像偉倫這樣的侮慢她，疏遠她，甚麼時候是再見天日的一天呢？這不是送她到了火坑嗎？聰慧的允秀因為受了偉倫家庭的薰染，這些比較複雜的問題也在她腦海中浮游起來了。

偉倫打破向來起床的紀錄，早五點的時候，他就跑到城外散步去了。回來就直接到他父親的房間，很匆忙地說：「父親，我準備今晚回校，現在離開學日期很近了。早去可以早辦入學手續。請你替我預備學費吧！」特別愛護他的父親很欣喜地表示了允諾。偉倫馬上回到他的房間收拾行李。允秀見他這匆忙的樣子表示很大的驚奇：

「偉倫，你要走嗎？」

「幹嗎？還不讓走嗎？」偉倫怒目地表示他的森嚴。

「請你不要生氣，偉倫，在你走以前我還有話對你說，我的一生只有你是我可告可訴的人，我的心靈完全寄託到你的身上，你雖然待我雞狗不如，啊！偉倫！我總覺離你是不能生存的，無論如何我還須與你……」允秀說到這兒，一陣心酸的嗚咽打斷了她的訴怨。

「滾開！妳這不更臉的東西，我的一切痛苦以及前途的黑暗，完全是你造成的，妳還有甚麼臉靠近我！還說些甜言

蜜語，真叫我嘔吐了。你配作我的伴侶嗎？像妳這十八世紀殘留的怪物，就配把心靈寄託到我的身上麼？我說的話妳能了解嗎？我寫的信妳能看懂嗎？我的意志妳能領會嗎？妳這驢頭的腦筋有思想嗎？妳憑着妳的小腳來和我談男女平權嗎？像妳這不識字的鄉下女子來同我講夫婦愛情嗎？妳想將來產生幾個小孩就成唯一獨尊的太夫人嗎？妳想把我當作妳終身不離的丈夫嗎？啊！請妳不要妄想吧！我把人生最精華的元素——愛情就輕輕地放棄嗎？我為妳一個蠢豬似的女子犧牲嗎？我絕不甘心作一個時代的犧牲者，廿世紀的現在，就是封建產物的天地末日，一切背潮流的東西，都要受淘汰。社會已經給過封建殘餘受洗禮的機會，尤其是妳們女子，社會很寬大地很慈愛地拯救過妳們，指導過妳們，妳們不願受改造不努力追上時代的潮流，是妳們甘心下賤，頑固不化，你們還能埋怨社會嗎？詛咒男女不平等嗎？我問你：我們的婚姻是怎樣促成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就是結婚的合法手續嗎？我們的父母就能知道我們的需要及理想中所崇拜的對象嗎？他們完全爲了滿足他們自己，他們需要女婿來點綴門戶，他們需要兒媳作供驅使的奴隸，可惡的媒人，爲了他胃口的滿足，就不惜欺哄朦騙，把兩家不會認識的男女，結成白頭偕老的夫妻，這是廿世紀的結婚方式嗎？在迫不得已的環境及舊禮教支配下的場合中，宣布了我們的結婚，我能承認

嗎？我們的結婚是你得了榮幸的勝利，但在最近將來我們的。不堪設想的離散中，你就是悲劇中的主角了。我已下了最後的仇決心，不再延長這種悲苦離奇的夫妻生活，我的奮鬥是為時代而掙扎，是與封建餘孽相肉搏。我現在要離開家庭，你若不早日自尋歸宿，我要進行我們錯誤共同生活的結束了。」偉綸一氣下貫地完成了他的宣告，接着微笑了笑，就跑去向他父母告別，他就準時登車南下了。

偉綸的歸途中要經過一個大的城市，並且他必須在這城市換車的。他爲了拜訪幾個朋友，就在一家旅館逗留起來了。偉綸想起公園的景色的美麗，他就獨自跑到公園，沿着園內的窄小的石路來回地散步，好像一個失掉東西的人似的憂慮。當他正在看着籠子的鸚鵡，一個尖銳的呼聲從後面傳來：

「偉綸嗎？」一個攜着手皮包穿高跟鞋的廿歲左右的女子，充滿了愉快的聲調。

「啊！」偉綸急忙轉身來一看，就立刻把帽子脫下很不自然的說：「雲英！多日不見了！」

「你甚麼時候來到這兒？住在那兒？」那位女子像偵探似的這樣探詢。

「我昨天到的，現在住在新聯旅館，」偉綸很有條理地回答。又放大了胆子加上一句：「如有工夫，請到旅館一談吧

。」

雲英很高興的點點頭，表示了允諾。他們又寒暄了幾句，一同繞着公園走了一週，就暫時告別了。偉綸急忙回到旅館，叫茶房拭了地板，把桌子及牀鋪都佈置地清潔有序。他又洗了洗臉，坐在靠窗子的藤椅上，向着窗外的馬路不住地偵察。一陣奇異的幻想，佔據了他腦海的全部，他想：

「雲英底確美麗呀！比去年我見她的時候更活潑了。我們過去的關係，僅是平淡的朋友，況且她已往對我表示也很冷淡。爲什麼這一次見我和從前的態度不一樣呢？她那態度，談話的聲調，真有媚人的魔力！我知道她是一個思想新穎的女子，她的品格學識，都是我們所崇拜的。她真是一個現代女子的代表人物。她反對過她父母爲她包辦的婚姻，從她過去的話談中，知道她是最崇拜自由結合的，她是一個與封建社會鬥爭的戰勝者。我如果能得到她這樣的一個伴侶，世界上的一切我都甘願犧牲。她是允許來的，怎麼還不來呢？我想她不能騙我吧！我的心露現已爲他所佔有了，她肯愛我嗎？」

太陽很疲倦地沿着她的軌道西歸了，好像飽受了一天苦工的辛勞，臉上表現出暗淡的倦容，廣漠的大地開始被昏暗籠罩，似乎與太陽表同情。時鐘已報告是夜間七點了。城市的電燈開始向着倚窗孤守的偉綸閃眼，好像在嘲笑偉綸的失

望，這位癡心的少年，自午後半點直到七點，時時刻刻在窗口探望，祈禱他崇拜的那個天女的降臨。事實的結果，告訴他早絕望了。偉綸忘却了吃飯，忘却了訪友及一切應辦的事，在一個長時間的癡想以後，他忽然仰起頭來向着窗口喊叫：「偉綸，薄倖的人兒總得不到上天的恩惠！你又受騙了！」

偉綸經過一夜的反想，正面反面的鬥爭，騷擾了這位多情少年的安眠，在失望的悲憤中他決定了立刻買車返校。氣色十足的太陽，高掛在東方，偉綸起身來開始收拾行裝，準備執行他的決議。忽然一個茶房拿着一封信闖進他的房間：「先生，有您的一封信。」當偉綸看見信封上的「本市絨」三個字，他覺着他的身體向上長，他的頭也漲大起來。急忙拆開，就看見這樣幾行：

偉綸：

對不起地很！今天因事未能赴約，請你原諒，望於明晨八點半到體育場一會，千萬不要推辭，明天再見吧。

你今天遇見的雲英寫於燈下。

一陣崇拜新女性的思想，及追求時代的渴慕，立刻捉住偉綸的念頭。他看鐘已是七點半了，急忙穿好衣服，雇一部人力車就奔向他們的聖地去了。他們這次的會見，沒有以前的寒暄，差不多有十五分鐘他們是垂着頭，寂靜地沿着

小路前進。直到雲英看見一個兔子，被他們的腳步聲驚走時，她害怕地叫了一聲：「兔子！」才打破了這個寂寞的空氣。他們肩靠肩地走上了距體育場不遠的山路，同時雙方追問着各人近來的生活方式，但他倆以大部的時間，是談到現在青年男女的追求，和崇拜自由的價值。雲英的思想，比偉綸新穎多了，主張也比較積極些，他們所以這次能在短期間談到這樣密切的問題，並不算是突然，因為在他們過去認識的二年中，雖是未曾達到超過普通朋友的關係，但他們互相間得的印像是很好的；尤其是偉綸對於雲英早已傾慕，何況現在他倆的環境是都有同樣的需要呢？偉綸是被他追求的那位頑固女子新近割棄了，同時雲英剛剛與她父母替她訂的未婚夫宣布離婚。同是追求時代崇拜自由的這倆男女，在他們同一理論同一目標之下前進中，不由自主地雙方表示情願踏上攜手當作侶的路子。到了午後一點，他們才回城，並約定下次日在偉綸的旅館中再會。偉綸回到旅館仰臥在床上，反覆地想雲英所說的那一段可紀念的話：

「：現在男女在戀愛上的努力，已經可說是登峯造極了，但所得的效果却是微乎其微了，所以他們仍在哭喪着臉子表示徬徨。這種失敗與苦悶，是他們庸人自擾，自尋苦惱，在現在的新舊交替的社會中，他們也捲入了一般人所捲入的徬徨漩渦。迷路的青年男女們，極端憎惡舊的，但他們沒有

勇氣向舊的反攻；他們崇拜新的，但他們胆怯又不敢加入時代的隊伍前進。現在的青年男女，對於一切就是這種不死不活的態度，對於「愛」吧，他們愛慕自由花的美麗，但又不敢去攀折，恐怕封建的巖石掉在腳上，如不去折，又恐怕自由花要快凋謝了。這種不取不捨的無生氣的態度，是青年的致命傷，偉綸！你贊成嗎？我向來是這樣主張的……」

偉綸認為這是鐵的理論，也是他個人戀愛的自白，真是一種暗示的宣傳，他想地興奮了，好像真去折自由花似的激動。正在想的高興，一個茶房拿着一份電報進來，遞給偉綸，他慌忙打開看見這樣幾句：

「綸兒！爾妻自殺，速來家料理善後。父字。」

這緊急的惡耗，沒有帶給偉綸悲傷和驚慌，只有愉快的驚訝，湧上他的心頭，這就是那個情報使他發生唯一的反應。這個城市到他家鄉僅有三個鐘頭的路程，若按照他父親的催促，他是應該立刻搭車返里的。但是他認為最重要的而且應當先完成的事，就是次日與雲英的約會了。偉綸興奮了瘋狂了，叫茶房買一瓶烈性的酒，他用茶杯大量地痛飲起來，好像慶祝他的意外的勝利。一個夏末的長夜，他就這樣消磨了。

當着雲英按時降臨以後，偉綸立刻拿出那張電報遞給她並大聲喊着：「好了！妳看……」雲英看完剛剛抬起頭來想要開

口，偉綸又馬上很激昂地說：

「她的死我早已料到的，不過未曾料到這樣快。我對她的死不表示悲傷，因我告訴她過：不合時代的就要受淘汰。好，果然她甘願受淘汰了，這是她必然的結果。不過，同時我還欽佩她的勇氣，差不多封建殘物都沒有這樣犧牲的骨頭。」他停了停喘一口氣，又靠近雲英接着說：「我這次回家，不知辦理善後的結局怎樣，但是樂觀的成分少悲觀的成分多。無論如何，我是貫徹地向舊勢力反抗，向新潮流投降，唯有追求時代才能獲得自由，是不變的人生理論，也是妳的鐵的主張。好，我走了。」

在車將開動的時候，雲英伸出右手與在車窗口伏着的偉綸握手，她說：「祝你的勝利，我在等候你的捷報吧！」偉綸緊緊地握住她的手說：「雲英！妳是我的後援隊了。」

偉綸的盛額的父親，對於偉綸的來遲也不氣怒。這件已經鑄成的不幸，使他好怒的父親更軟化了，他恐怕易受刺激的偉綸，受了過度的責斥而也走到不堪設想的錯路。他告訴偉綸一切他妻自殺的情形，及將來善後的辦法。經親友的調停，他岳父對於他女兒的暴死不追究了，但是附帶一個條件，就是他岳父因欲保持兩家親屬的關係，替偉綸與他甥女訂了婚，偉綸的父親已經應允了。

這個訂婚的消息，使偉綸發昏了。兩眼瞪着，鼻孔裏噴

着粗氣，一聲也不響。他父親又向他徵求結婚日期的意見，說出許多家庭的寂寞，及一切家務無人料理的話，想來提前他結婚的舉行。偉綸立刻站起來很氣憤地說：

「父親，這種壟斷的婚姻，我是不承認的。徵求伴侶是我自己的終身大事，妻子不是來供家庭當牛馬的。我現在已有我自己所愛的人，不能把愛再分到別人身上，愛是整個的。這次的續婚我絕對要離散，不然，我就：甚至於脫離家庭。」

這段堅決的宣言，使他好怒的父親憤怒重燃，他父親氣的嘴唇發抖了，伸出手來指着偉綸大聲地喊道：

「你想革命嗎？念了幾天書，認識了幾個『人手刀尺』，穿上制服，登上皮鞋，就自命為革命家嗎？你們這些不要臉的東西，還沒認清了社會，普通常識還不會豐滿，就想活動嗎？我的家庭絕不容許你這敗類的橫行，不用你來脫離，我現在要把你驅逐出去。」

這時候他母親也跑來了，看見他父親的盛怒及偉綸窘迫的樣子，也有些不安了。她竭力勸止他父親對他的責斥，他父親換一口氣又接着說：

「我讓你上學，是爲了研求學識，成就一個有用的幹材。不料你也犯了一般青年所犯的錯誤。現在的青年，忽略了他們正當的課業，放棄了他們真正的責任，天天去幹那些卑

鄙的玩藝，成立什麼會咧，組織什麼社啦，不知受了那些野心家的撥弄及賄買，情願受人利用，甘心當『狗腿上的狗毛』。你想想，現在中國在危機中的今日，拿出人民血汗換來的錢造就你們，是讓你你幹那些勾當嗎？僅僅學會了幾個新名詞，就來談社會問題嗎？哼！我早就對你們這些荒唐的青年抱悲觀呢！你現在有甚麼理由反對這次的續婚？」

信奉舊禮教的父親，和崇拜新時代的兒子，是各走極端了。偉綸雖然在他盛怒的父親面前，沒有再敢作聲，但他早已有他的哲學了，經過一個長期時間的悶坐在屋裏，他有了胸有成竹的辦法了。

當天的夜裏，偉綸就秘密進行他的計畫，他簡單地寫了一封辭別他父母的信，告訴他們他要開始流浪，不願受舊式家庭的無理壓迫，同時也表示他的離婚的決心，及追求新時代的熱忱。他留下他一切在學校裏用的物品，好像表示他與家庭脫離的乾脆。在一個家犬搖尾的歡送中，他悄悄地偷出了家門，直向車站奔去。一列神祕的車子，載着這位時代的信徒到了那個有他的偶像的城市。

「雲英，我回來了，」偉綸到達的翌晨，就跑到那紫禁宮見了雲英，他開首就這樣無精打彩地說。

「怎麼回來這樣快？辦理清楚了嗎？」雲英帶着驚異的尖聲。

「我不知道，不談那些吧！這次來見妳是爲告別，我已經與家庭脫離關係，今後我就開始我的流浪了，說不定要凍死，說不定要餓死，但我很高興，因我已經擺脫了舊的羈絆，可自由地加入時代的先發隊，一嘗新潮流的甜密了。好罷，我走了，將來我希望再能見妳，祝妳今後多努力前進吧！」

「偉綸帶着悲悽的破音，垂着頭說着就要起身走開。」

「偉綸！偉綸！不要難過，我已決議要和你同甘苦的。」

雲英兩手按着他的肩拉他重新坐下：「請你告訴我你這次到家辦理善後的情形，有甚麼難關，我們盡量的打破，何必這樣悲傷呢？悲傷就是辦法嗎？」

偉綸很詳細地從頭到尾向雲英敘述了一遍，他怎樣反駁他的父親，怎人偷偷的離開家庭，怎樣下了決心留下他的衣物，怎樣堅決地要到新疆去開發。雲英受了感動，他的豆腐般軟的心，擺動地瀆出一層同情的漿，全身沸騰的血生出了熱力，把多情的漿蒸發上升，經過喉頭的濾過，就從眼裏一滴一滴的液體湧出來。她兩手按着偉綸的腿，把頭垂着靠在他的胸前，好像一個向神像表示懺悔的信女。她嗚咽着：

「偉綸，我的心靈已經爲你所佔有了，唯有你才是我愛的對象，我佩服你的勇敢，尊敬你的爲人，喜愛你的態度，你是我理想中，所徵求的伴侶。我絕不離開你，我和你去新疆一同開發，我認爲那樣自由的生活，才是真正的神聖，甜

密。你要阻止我，就是你拒絕我當你的永久的伴侶。」

在二個小時的密談以後，他倆決定了次日出發，在出發以前，還要在體育場行誓師典禮，雲英典當了她一切的衣物，所換來的幾十塊錢就是他倆生活的基金。她又寫給她母親一封很長的信，報告她永久離開家庭，去過自由的流浪生活。

誓師典禮的程序，是偉綸的致詞和雲英的答詞，他倆高唱勝利之歌，很驕傲地表示他們已經打退了封建的侵略的隊伍，雲英舉起手來，捧着偉綸的臉，瘋狂似的跳躍着，他在狂喜中一陣悲壯的情感衝上她的心頭，於是她又板起面孔來很嚴重地說：

「偉綸，唯有你和我才是有血氣有主義的青年，我們會從封建的燄火中自救出來，又能表現我們不弱於他的壓力；寧願死於時代的曠野，也不願生於封建的宮殿。大無畏的掙扎，是我們奪取自由的工具，已經正實了。今後我們到了新疆，把一生的精力努力到邊防問題的研討，和去發現西北荒原的偉大，我倆今天作開發西北的先鋒，來喚醒青年們的迷夢，一齊都喊着「到西北去」的口號，邊疆日危的中國，將再見復興之光；還有甚麼事業再比我們的使命更偉大呢？同時我倆也不偉大嗎？」她喊着她要破碎的聲音，心情是有些悲憤了，眼睛有點發熱了，她的臉又一陣漲紅，就低聲地說：

「偉論，給我個長吻吧！」

一對時代的先鋒戰士，輕便的服裝，簡單的行囊，各人拿着一枝白楊手杖，當作他們殺敵的武器。一輪火紅的太陽放出牠的煦熱，好似在與這兩位勇士表達熱烈的同情，一羣飛翔的小鳥，唱出合諧的調子，好像歌頌他們的壯舉；輕微的和風，也給他們一種感動的撫摩；他們挽起臂來開始前進，對着向後逃避的大街及搖頭擺尾的人們告別——輕藐的告別。他們加緊了他們帶彈性的脚步，帶着勝利的微笑，前進！前進！

老母之歌

夏芝(W. B. Yeats)作
鶴 翎 譯

我黎明起床，跪着點爐火，
直到爐火閃爍，熊熊的燒着；
我又必須烤餅乾，拂塵，掃地，
直到羣星的光亮，開始偷射；
但是青年們睡在床上，做着夢，希望着
怎樣妝飾自己，別人纔不能勝過，啊！
他們過着閒逸的生活，
假使風把他們的一根頭髮吹起，他們嘆息，
可是因為我的年紀老了，因為爐火
也快要熄滅，所以我必須工作。

恨

J. Stephens 作
萃 若 譯

我的仇敵走近來了，
我兇狠地注視着他的臉頰。
我的嘴唇輕蔑地扭揷着，
在貶着眼嚴厲地望着他。
隨後我轉過身去，我那仇敵
向我說：

「有一天，當這事已成過去，
當我們所有的利矢都已拋擲，
我們可互相問着彼此爲什麼要恨忌，
我們將找不出什麼事端作口實。
那時會覺得我們彼此間的恨忌
，只是不可思議。」

他這樣說了
也不轉過身走去，
在等着聽我要說出甚麼話語。
可是我急忙地跑了，怕的是若再逗留下，
我會像吻着一個女人般地吻着他。

一九三三，十二。青島。

浙 瀝

木

沉重的濃雲，簌簌的細雨；從昨晚到今晨，仍浙瀝不止。

遠遠的汽笛，拖長了聲浪，一聲兩聲的在吼。李二突地由黑酣那裏驚醒。欠起笨重的身體，在細雨聲中，望見窗外發覺微白，心裏似乎有些着急。可是他的身體疲倦的很，眼皮像彈簧般要鎖攏來，倒下頭，拉上破舊的絮被，又入睡了。

李二嫂將爐上的水，燒沸了。拿過灰漬滿了的毛巾擱在洗盆裏，放在旁邊木凳上。這是她每天清晨照例的功課。

「金兒爹，起來吧！天大亮了，誰家不作活去，你還在死睡。」李二嫂一邊說一邊用手去搖撼他。

李二知道時光已是很遲，便伸直倦怠的懶腰，倏地坐起來。

天空細雨，仍然浙瀝的落着；十月的天氣，已是小寒了。刺刺微風吹的馬路旁兩行小樹，時落下一陣雨點。

懶洋洋的，困倦的李二，雖喝了幾碗熱水，肚裏仍是空虛的。拉着洋車在街沿一步一蹣跚的走着，雨點落到薄舊的棉襖上，微微有些聲響。怔怔望着水浸一般的馬路，寥若晨星的行人。眼中絕望了。「這樣雨天，誰家還出門呢，有錢

的人家，坐在家裏團圓；蕭閒的人們，飲酒談天；誰有興頭逛馬路呢。」路上蹣跚的李二，這末想着。頭上毡帽漬透了，水點由額頰滴到嘴邊，用毛巾向臉上一拭，拉着洋車，往前緊走了幾步，拐過路角，轉入筆直如矢的大馬路了。

嗚嗚的汽車，載着闊人和公子小姐們疾馳而過。有時三五輛洋車，連成一氣賽跑；一剎那，可是又無蹤了。馬路仍沉寂在稀少行人的窸窣皮鞋聲中。他噓了一口氣，兩隻像搜索食物的野獸似的眼，望到矗立兩邊，直入雲霄的洋房了。透過鉄製的欄干，明亮的玻璃窗內，擺着各色各樣的皮貨，毛貨，布匹。還有擺着許多罐頭，魚肉，食物……。他突然感覺到渾身發冷，原來微微的細雨，已把他唯一的棉襖溼透了。瑟縮的身體，打了一個冷戰。忽然一輛汽車在李二面前停住。一個廿多歲的姑娘，離開汽車，姍姍的由他面前走過。一種刺人的香味，隨着冷風送進他的鼻孔裏；她的玫瑰色的兩頰，櫻桃般的香唇，從斗蓬中露了出來；微微凸起的乳峯，顫動的屁股，把他吸引住了，他看癡呆了。

「皮袍料」。她走進一家皮貨商店驕傲似的說：

「那一種？」一個店夥堆下笑來迎着。

「這是狐腋的，好嗎？」另一個店夥指着架上掛的對她說

她沒有做聲，點了一下頭；在鋪着白布的凳上坐下。

狐皮的，羔羊的，貂鼠的……各式各樣的皮貨，穿梭般送到她的面前。「這麼珍貴的皮料，價錢不祇一百二百吧？誰知有多少珍貴的好東西，被這些騷姑娘，姨太太們糟蹋淨了呢！」

門外癡呆的李二，這末想着。嫉妬之火，燃燒的眼紅了，吸了幾口冷氣，咽了幾口唾沫，瞪着眼，一直到那姑娘捆了一包貨，付了鈔票，又嫵嫵娜娜的跨上原來的汽車，嗚地一聲沒有跡迹，他纔像清醒過來一樣，自言自語道：

皮袍料，哼！見鬼，老子身上棉襖溼了，還沒衣服換啦！媽的！出來快半天了，一個銅板沒有拉到！」

他吁了一口氣，兩手用力將車把緊了一緊，很興奮的拉着走了。眼睛期待的釘着稀少的行人，緩緩的向北走去。浙瀝的雨，照舊下着；砭骨的微風，迎面吹來；那柏油馬路上的水窪，已將兩鞋漬透了。全身像掉在水濛裏的雞兒一樣，身體越發涼了，肚子愈感饑餓了。這時候，倘若真有好的主顧，他也許無力兜攬的吧？

仰起頭來，看見前面入雲的洋房，裏面傳出呼盧聲，猜拳聲，歌聲，唱聲，笑聲，雜着女人諧謔聲。更遠處，還有辟拍聲，洗牌聲。李二站在一家商店招牌底下又呆住了。

他帶着妻子來到青島，不滿一年。他以爲這商肆櫛比的

市塵，富麗得像天堂般的洋房，當然是闊人們足跡所常到的。他們有的是錢是勢，如果他們願意坐上來的話，那末，一定不說價就跳上去，拉到了目的地，他會任意丟出銅板毛票，從不計數吧？於是，李二存着這種奢望，這種幻夢，在那裏停住了。

「喂！冷嗎？李二。」對面來了他那同行徐春的招呼。

「嗚！怎麼不冷呢？雨老是不住下，簡直的要命呀！眼看是冬天了，還下這樣久的雨！」

「噯，李二！你今天怎樣？」徐春渴望着他的回答。

「唉！倒霉！不必提了。你呢？」

「我還不是我？半天了，也只拉到兩毛零十個銅板。告訴你，李二，這樣兩天，誰不知道躲在屋裏享福呢？外面的泥濘，怎及屋裏暖煦哪。」

李二苦笑着，不作聲。兩人不約而同的攔了車，兩手撐着頭，坐在腳踏板上。不再互訴各自的苦況，也懶於費勁的談這毫無實益的話。都覺得暫時休息一回，等一會，好拉三毛幾毛的，眼睛不時向每個店鋪門口溜着。期待着他們的豪華而慷慨的主顧。

像趁熱鬧似的，這飯館門口的一片隙地，橫七豎八的塞滿了人力車。

『全堵在這裏幹麼？渾帳的東西們！』

戴黑殼帽，穿深黑制服，腰捆皮帶，手拿木棍的警察遠遠的嚷着，奔着，向擁擠着的這一羣。眼快的，伶俐的，拉着車就跑，其餘的也機械的跟着跑。像長蛇一樣，飛也似的跑。

「來了，李二，媽比小舅子！」徐春喊了一聲，拉着車飛速的去了。

李二並沒有睡着。他頭上，身上，足下，像水洗一般。

寒冷和饑餓，使他在那裏坐得慢慢的失去了知覺！

× × × × ×

「鳴，鳴，我要吃呀，我要餛飩。鳴，鳴，我要吃呀。」

「別哭，別哭。好寶寶！爸爸快回家了，買肉，買魚，

買餅乾。還有小花鼓，這麼大，這麼大一捆！」

李二嫂坐在茅屋裏，做着屨糠的米屑，身邊五歲的金兒

，還是昨晚吃了一個餛飩。經過一宿，如今又快半天了，怎

能不餓呢？金兒哭哭啼啼的喊着餓，已是第三次了。頭兩次

當他哭時，李二嫂拿爐上的溫水來安慰他。時光已是很久了

，只是溫水，那能濟事呢？五歲的孩子，當然知道餓的。

「鳴，鳴，哇，哇。」金兒忍不住了，放聲大哭起來。

「好孩子，別哭。好孩子，別哭。娘娘也餓啊！你看，

娘娘從昨晚做了一夜針線，到現在還不會睡一覺，吃半個餅

塊呢！好孩子，好寶寶，別哭。真是淘氣！轉命投胎到有錢的人家去。唉！苦命的東西！」李二嫂說着，咬緊牙關，狠

毒的要動手打起來。可是，又停住手，悲哀的滴下淚來。

「唔，唔，我要吃阿。唔，唔。」金兒還是不住的哭。

隔壁住的王大娘，五十七歲了。因為年青時勞作過度，

現在臉上充滿了縐紋，腰已是弓了。兩個兒子：大兒在碼頭

扛貨，小兒在工廠作工，家裏祇有她和大兒媳，還有眼看七

歲的小孫女。王大娘坐在家裏聽到隔壁金兒的啼哭，也許起

了慈悲的心情，拄着拐杖，踱了過來。

「您嫂子，孩子從清早哭到現在，快半天了！怎麼老是

哭？」王大娘眼怔怔地望着金兒。

「這，這小雜種！餓哇！我們這樣餛飩還沒上鍋，他爹不

回來，那裏有吃的呢？」

「鳴，鳴。哇，哇！」

「你還哭嗎？打，打。」李二嫂很忿懣，在金兒的脊背上

打了幾下。金兒哭得越利害了。

「唉！您嫂子。小孩子知道什麼？肚子裏餓，能不哭嗎

？孩子怪漂亮的，誰見了誰疼，將來一定有大出息的。」王

大娘上前把金兒攏在懷裏。

「祇望他爹拉車就回來，眼前有口飯吃，就算好命，什

麼將來出息不出息，謝謝大娘的稱讚」

「嗚，嗚。我要吃呀！」

「好寶寶，別哭，別哭。我給你糖餅吃。」

王大娘整回自家屋裏去。將她孫女兒生日賸餘的糖餅，檢了兩片，拿着回來。

金兒看見糖餅了，立刻止住啼聲，呆呆的坐着，等候王大娘的賞賜。

漸

「好淘氣的孩子，怎使得王大娘來回的跑呢？」李二嫂謝天謝地的趕快接過來。淨了手。自己先將一頁糖餅，送進口裏，嚼爛了，再送到金兒嘴裏去。嚼在口裏，越嚼越香。她覺得糖餅的滋味，特別香甜。幾次想就口嚥下，然而，餅太少，全給金兒吃了，也不見得能飽。況當着王大娘的面前，一個婦人家，怎好嘴饞呢？

「娘，快些。快……」金兒着急似的嚷着。

漸

李二嫂原想不措孩子一點餅屑的油。可是，唾液老是嚥下，嚼得稀爛的餅屑，怎能不隨着嚥下一點呢？

「娘，快，快。」金兒在每一口吃完的當兒，老是火急的催促。

「吃淨了，沒有了，爹爹快回來了，帶來餅乾，糖，魚肉，一大些。」李二嫂預防孩子的啼哭，賺他說。

這一類的話，孩子大概聽絮煩了吧？眼怔怔看見娘口裏好久吐不出餅來，哇的一聲又哭起來。

王大娘出神似的望着孩子一口一口地嚥下，原期望孩子飽了，歡天喜地，顯出自家佈施的恩惠來。沒料到因為過於疼愛自己的孫女兒，少拿了一片，結果，徒廢心血。

「好淘氣的孩子！吃東西不知夠。」王大娘氣忿的說了。

「寶寶，不哭吧！王大娘生氣哩！她以後不送東西給你吃了。」

「嫩嫩！午飯熟了，回去吃午飯吧！」王大娘的孫女兒，連跳帶跑的走到門口招呼。

王大娘拄起拐杖走了。屋裏只賸下金兒哭後抽噎的聲音。

「天又正午了嗎？雲遮着天，分辨不出什麼時分來。他爹，怎麼還不回來呢？兩老是鼾鼾的不住。」李二嫂深深的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

李二從昏迷中驚醒。聚神探索叫他的人，可是周圍寂靜了，沒有一隻人影。徐春已是不見了。當他正在駭異的時候，突地肩上一挨了一棒，接二連三，又是幾棒。他奮勇的掙扎着立起來，拉了車拚命的逃。他覺得挨頓棒，算不了什麼，還有比挨棒更加利害的事實跟在後頭。他忘記了饑餓，忘記了衣服的溼，忘記了渾身的冷，只是拚命的拉着車，向淋漓的大道跑去。但是沒有用，輕快的車，突然加了一種力量

，拚命的拉，終是沒有效。原來警察的手，已握住車蓬了。

「媽那八子！向那跑，不教訓你們一頓，不知道老爺的利害。你們成羣結隊的堵在路上幹麼？」兩點般的棍棒，又加在李二的身上了。突地一棒，落在手上。他哎的一聲，車落在地下。

「昏蛋！還不滾嗎？還嫌沒吃夠棒嗎？」

忿怒之火，在李二臉上燒着。瞪着眼，咬着牙，恨不得抖擻精神，向着警察撲去。可是，那是不成，經驗告訴他：

「祇有聽天由命。」

警察驕傲似的走了，緩緩的在馬路上踱着脚步。有時回轉頭來看一看李二，面孔呈現着滿足的表情，今天又開心了。

李二哭喪着臉，苦惱的，悲哀的，忍着痛楚拉着車走了。

。「媽的，真倒霉！挨了一陣冤打。好狗頭！等着老子的。」李二一壁走一壁在想。

「哎！肚子太餓了。天快正午吧？出來半天了，一個主顧沒找到；空着車回家吧？昨晚買的米粉，拌着糠總能敷衍一天吧？可是明天怎麼生活呢？啊！還欠劉四哥的債哩！要好幾次，說是今天還。五毛錢的債，拖欠了五六天，今天一天還拉不了五毛錢的洋車嗎？咳！真糟糕。雨老是下。待要下，下的痛快些，老是這樣不大不小，在家裏呆着，白耽

擱一天的光陰。出來，又沒有坐車的。咳！怎麼辦呢？」

李二癡癡的想着，不覺走了一大段路。

「車。」

「那裏？」

「大港，四號碼頭。幾個錢？」

「三毛。」

「……」

「兩毛——一毛五——喂！先生，來吧！一毛。」

那位先生立住了。李二把車送到面前。客人跳上車。李

二又苦求着：

「從這裏跑到四號碼頭，太遠啦！這是什麼天氣，路上盡是泥水。先生！拉到了，隨你老的便，加一點吧。」

那客人沒答話，跳下車來，一直到李二屈服了，不嚙了，才又跳上車。

笨重的車，隨着這飢餓的，虛弱的，面黃肌瘦的李二前進。穿過幾條馬路，拐過幾個彎，踏着泥濘的馬路，冒着淅瀝的細雨，一直向目的地前進。李二氣粗喘了，冒虛汗了。空虛的肚腹，能支持多久呢？最後幾乎是每一步都難抬起。然而咬緊牙關，緊握着車把，掙扎着，瞧着他的前程，堅忍的，支持的，向大港馳去。

最後的力，在李二週身已是用竭了。飢餓在逼着，疲勞

漸

在逼着，氣喘和一切在逼着。他的手，他的腿，不濟了。全身支解了似的；眼花了，腦暈了，耳也聾了，四周也彷彿黑暗起來。大地在旋轉了。然而，他還是掙扎的忍耐的前進。

實際上，現在的他，只有心靈在前進，在奔馳。他的肉體却像一隻病死的畜生，連人帶車傾倒在地上，面孔搶地，屁股朝天，身子直挺挺的伏在地上，不動了。只有手脚在顫抖着。客人憤罵一聲走了。圍着他的是許多看熱鬧的觀衆。

天空，仍然是雲，風却息了，雨繼續浙瀝的下着。

樹葉

W. H. Davis 作
萍 若 譯

祝福這些小小的殘破的落葉，

牠們散佈在我們的大地上；

牠們尾隨着像愚蠢的獵狗，

當飄零地落下的時候。

○ ○ ○ ○ ○

雖則在冬天樹枝是赤裸裸的，

我們却不要忘記

牠們夏天的綺麗，那時這些葉子

在牠們的網裏羅捉着太陽的光絲；

且使得它在空氣中

顫慄——像個小小的星。

洋車夫

墨 盒

兩條腿飛輪似的往前跑，

汗珠像雨點嘩嘩的灑在地上，

呼吸急促得要停止，心砰砰的跳。

「快跑！沒吃飯嗎？」車上的人在嚷。

彎着腰，頭要接地，拚命的爬高崗，

一步，兩步，三步……漲紅了臉，慢慢的爬到頂；

沉住氣，兩隻臂用盡了全身的力量

撐着車，還不住的搖蕩；

慢慢的下，不，就得跌倒，說不定要了性命。

跑了一天，這人形動物，踉蹌的回到家中：

一間茅蓬，牆像鍋底一樣黑，

腥臭瀰漫了全屋。肚子裏還在急碌碌的叫，

孩子哭喊着：「沒吃飽！」黃瘦的老婆，

守着螢火似的燈縫衣服低聲說：

「快睡吧！明天一早還得出去跑！」

還是那幾個人 (獨幕劇)

礪 璞

登場人物：

趙國棟——係一個五十餘歲的「宦海道遙」過的紳士，

面色黃而帶有倨傲陰險之態度，身着黑褂藍袍，足着粉底緞鞋，禿鬚，架花眼鏡。

公安局長——武裝，四十歲左右。

財政局長——紳士打扮，五十餘歲，國棟之盟兄。

王經理——泰東百貨商行。

鄭經理——裕興鋼鐵廠。

趙總理——亞新煤油棧。

趙老太太——國棟母，七十歲左右。

趙太太——國棟妻，四十餘歲。

趙姨太——國棟妾，二十歲左右。

姑太太——國棟姊。年五十左右。

二少，大少——國棟子。

大少奶——國棟兒媳。

同喜，福成——趙宅男僕。

金香，玉蓮——趙宅女婢。

劉貫北等——有志之青年。

男孩——國棟幼子。

女孩——國棟女。

時間：

一九三一

地點：

一個大都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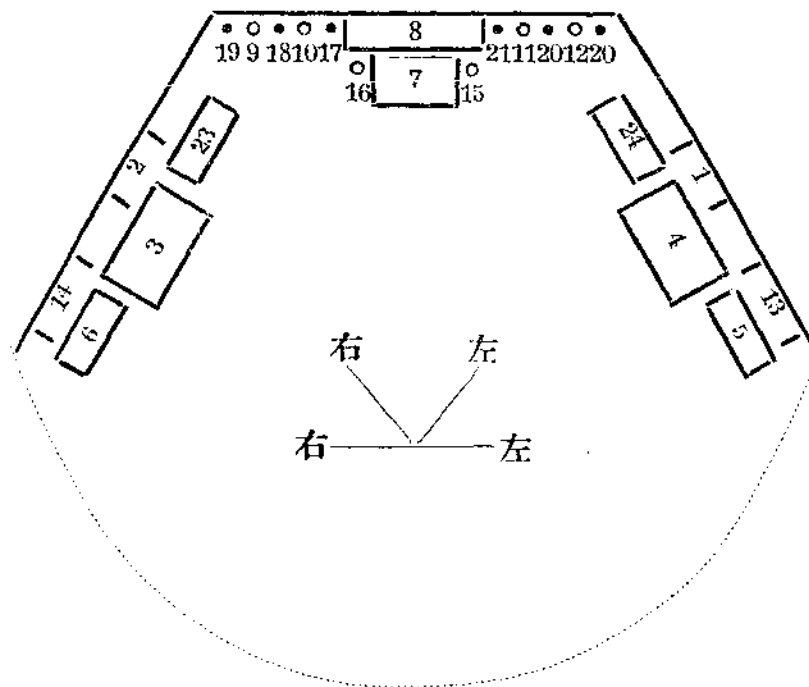
布景：

一個大官家的客廳

佈景說明：

正中靠壁置一條几，几前爲一大方棹，棹兩旁爲椅子，條几的兩端各置茶几或小圓棹，上置花草或古董，各棹或几旁配以小的椅子。左側壁上開一窗，由窗望出去有一花園，窗前置一寫字台；寫字台之左爲一側門，門前之一穿衣鏡；寫字台右側，置一大書廚，雜襯各種古書。右側壁上有窗一，由窗內望出去，可見山景，窗前置一牙床，床上置坑棹倚枕等物，床右側置一書櫥，以與左壁書櫥相對稱。床左爲一小門，亦與左側小門相對稱，而蔽以大理石立屏，左側門通內院，右側門通外院，壁間懸以名人字畫，其他配襯可任意斟酌。

劇 場 佈 置



- | | |
|----------|-------------------------------------|
| 1. 2.——窗 | 8.——條几 |
| 3.——床 | 9. 10. 11. 12.——茶几或小桌 |
| 4.——寫字台 | 13. 14.——側門 |
| 5.——穿衣鏡 | 15. 16. 17. 18. 19. 20. 21. 22.——椅子 |
| 6.——大理石屏 | 23. 24.——書櫃 |
| 7.——大方桌 | |

幕開：趙國棟在廳內來回的踱着，思慮着什麼似的。時

聞鋼琴聲及歡笑聲，由幕內傳出。稍等。笑聲，

琴聲皆停。幕內：

趙小姐：媽！姑媽怎的還不來？

趙奶奶：不知道……怕是路上有甚麼耽擱！

趙老太：同喜呢？

福成：呵！

趙老太：那個？

福成：稟老太太，福成在這裏。——同喜！老爺叫他

出去啦。有什麼事？聽老太太吩咐。

趙老太：你呀！去看看姑太太怎的還不來，怕是在路上

有甚麼耽擱？

福成：呵，是。

一時全場沈寂，聽內鐘鳴十下。同喜上。

國棟：——（指同喜）——你到亞新去請趙經理，秦東

王經理，裕興鄭經理，劉局長，張局長到這裏

來吃便飯。

同喜：是。——（鞠躬退下）。

國棟燃着香煙，仍在來回的踱着。幕內：

福成：姑太太到啦！

女孩：姑媽！姑媽！

姑太太：好孩子，小姐，謝謝你，

案茶，碰杯，移動桌椅聲，聞於幕外。

男孩：姑媽來啦！

女人同聲：姑太太可好！

姑太太：老太太可好！舅太太可好？

女人同聲：托福，托福。

女孩聲：姑媽！玉妹怎的不來？

姑太太：沒有，上學去啦，她很好學，怕耽誤功課所

以沒有來！

趙老太：金香！去稟知老爺，就說姑太太來啦！

女婢聲：是。（內靜）

金香：稟老爺，姑太太來啦！（由側門上）

國棟：你回稟姨太太說：「老爺一會兒就來看姑太

太的。

金香：是。（退下）。

（同喜上）

同喜：稟老爺，各位局長，各位經理都到啦！

國棟：（拂衣正冠，出廳迎候。）請進來呀！

稍候，各位同上。

國棟：各位兄台，移玉茅舍，光榮之至！哈哈……

各位：（齊聲）。那裏的話，我們來得太不客氣了。

(入廳)，讓茶，煙。

國棟：(一面指揮同喜，一面和大家談笑)。告訴廚房，今天備預一席上等席面，各位經理老爺在這裏吃飯。

同喜：。是。(急趨下)

各位同聲：又來攪擾，實在過意不去！

國棟：現在的世道還不是這樣：「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愁來明日愁」。我們能多歡聚一日，那就是我們生前多修的一分福呀！(傷心話)

幕內哄然大笑，男女噪雜，語辭不可辨。

趙經理：——。老兄缺錢化了麼，兄弟，百而八十萬的還能拿得出來，——你就是想過官癮；我很願意拿出錢來給老兄過過官癮；多少年來，退官事隱，每天和我們在一塊鬼混，我也覺得替老兄無聊了；不如花幾個錢買個一官半職的，挖錢多少是小事——全當我們一團馬雀，快樂快樂老兄的舊癮，也就夠了。

國棟：(冷笑)這又來啦，你偏說你有錢，正因為有錢

趙經理：(愕然)呵——有錢還有錯處麼，錢是我們血汗賺來的，沒是犯過法，作過盜呀！這還有什麼

錯處？——又是那裏刮來的風，弄得你喪氣，我勸你對於閒話少聽，就是有一個風大雨小，那怕甚麼？拿幾個錢出來，就化凶逢吉了。……王經理：……趙經理老是心快嘴快，然而，說不出正題來……

話未了，門外有啦叭聲，鐵騎聲，羣衆噪雜聲，皆由幕內傳出。聲漸漸迫近，一時全場寂靜，都作靜聽狀。打倒，實行，剷除等字不時的隱約傳於場上。趙國棟惶惶，有些莫知所措的樣子，其餘在座各位，作靜聽狀，幕內喧嘩益烈；國棟面色漸變蒼白。

公安局長：(起立向國棟)老兄，實在對不起，市面一不安靜，弟就多了麻煩，現在我必須回去，看到底怎樣一會事？——改日再談吧！

國棟：(木然不知如何措置，只表驚惶)那，那我也不好強留。(公安局長才轉身要走)

財政局長：(繼說要走)我也必須回去，時局一緊張，上司或者有什麼事招呼……

國棟：(露出驚恐，難過，無可奈何的樣子)那還成，一個熱鬧席就吃不成麼？……(公安局長，財政局長下，餘各歸原位)

趙經理：(忽作醒晤狀，回首作尋物狀)。

同喜：老爺！什麼？

趙經理：革命日歷呢？在那裏？沒有麼？快拿來！

同喜：有，有，有，（急趨下）。

國棟忽倒身地上，作急死狀，各位皆驚惶失色。

王經理：福成，福成，（聲轉急），老爺病倒啦！（福成

上）

福成：老爺，老爺，怎麼啦？（作俯視國棟狀）

王經理：（指福成）快進去請太太們出來！

福成：是，是……（急趨下）。

（俄傾，國棟家屬皆現驚惶狀上，福成尾後；同喜手捧

革命日歷給王經理，齊扶國棟上床）

各位：（與老太太鞠躬）老太太近來可好？

趙老太：還好，還好。（俯身看國棟）。

鄭經理：（慢調斯文的說）。這算不了什麼病，不過是一

時受驚，待一會，定定神就好了。

老太太：請溫大夫去吧，別耽誤了。

鄭經理：老太太不要忙，這不是內病，是受一點刺激而

昏迷。

老太太：（作急狀。）什麼刺激不刺激，是醫生就會看病

，反正比你這些有嘴沒有眼的強。

鄭經理：（面現慚色。）那也好，醫生是少不得，（繼續

。）同喜！請溫大夫去。（同喜應聲而下）

趙經理：（手翻革命日歷，若有所解狀。）對麼？今天沒

有紀念日呀！這舉動是爲什麼？

一時全場靜寂，皆作警疑狀。

姑太太：（轉向趙小姐。）你應該去打電話，叫你兩個哥

哥回來呀！

趙小姐：是，我就去。（下，急返）他們說一會兒就回來

！

幕內雜聲漸遠，國棟蘇醒轉來。

國棟：（似迷朦。）你們殺了我吧，……我不是土豪劣紳

，我也不是貧官污吏……（聲轉急。）不肖的賊子

，你敢殺你老子麼？你想想，從古到今有這樣的

事麼？無天良的賊子，……（大少爺，二少爺上）

大少二少：爸爸，爸爸，……。

國棟（猛醒，坐起，目擊大少，二少）我不要你這樣無天

良的兒子。

各經理：兄台，說那裏話，大少爺二少爺都是有名的孝

子，你爲什麼說這樣叫人傷心的話呀？！

國棟：（盛怒），不是我說得傷心，實在，他這些「數

經忘典」的畜牲，他也不想，自從×軍過來

以後，我是找了多少的舊朋老友，——爲着他

們將來的生路，他們才勉強混到×部裏去；我並沒有盼他睜多少錢來，僅望他們將來爭氣爲人，替我這「世代書相」的趙家掌住門戶，那想到他走到……（痛哭。趙家家屬皆掩面號哭）

趙經理：大少爺；二少爺，令尊既是這樣傷心，你們暫時避開亦不爲不孝。（大少，二少默然退下，

趙經理問國棟）。兄台所爲何事？（國棟若無所聞。）

國棟：（恍然若悟）他們走了麼？沒有進來麼？

鄭經理：走了，並沒有什麼舉動！

王經理：（接着說）準是，工人又罷工，這些東西們，真是一些喂不飽的狼，今日要求加工資，明日要求減少工作時間，要求什麼撫卹費，養老金，不允許，就罷工。像這類沒有智識的人，怎樣會打算便宜呢，他不替我們想想，若我允許你一件的時候，那——你就以爲是罷工的効力了，以後動不動就要罷工，那——我們的工廠怎麼辦呢。我們必須忍了一時的損失，讓你們罷工去，看看你的肚子要緊還是你的要求要緊；能把這條賬算對了的工人，一定要再來作工。

（別人都現出不耐煩的光景，王經理覺察自己說錯了題，所以把話轉過來。正在擾攘間，同喜上。

同喜：溫大夫來啦！

（國棟眷屬皆退）

國棟：請進來！（溫大夫上）

溫大夫：先生有何貴恙，

國棟：不大緊的，勞動大駕，深覺難安，容日重謝吧！

鄭經理：他受一時刺激而昏迷，不見有什麼其他病，趙兄素日身體很好。

溫大夫：既係受一時的刺激，勿庸輕試藥苦，靜養些時則可，（診脈後說）

國棟：謹遵大命。

溫大夫：弟以俗務身，不克久座，容後再談吧！

（寒宣而退）；各經理歸原坐。

王經理：趙兄台有什麼心事？你是不缺錢化的，而是想官作，雖然現在的政府裏可以買出官來，然而，趙兄台在大清有頭二品的頂戴，民國以來，也作過頭二等的顧問秘書，那裏把這些七品以下的官位放在眼裏，外交部長是趙兄台的盟弟

，一句話說了吧，趙兄台是財運亨通的。那裏有使你愧惱的事。趙兄台不知又着了什麼魔，

(轉問國棟)老兄，告訴我們吧！

國棟：(感眉作愁狀)諸位，我不客氣的說吧，我得到一個駭人的消息，(作手勢，叱令僕人門外候着，聲音沈着嚴肅，衆皆趨問國棟作細聽狀)

鄭經理：(作急切狀)什麼事？

國棟：今早，××部的工友，旺天應來說，××部裏已有××人在活動，內部原有的人都同意××人們的作法，所以近來××部的工作忙了許多，他們不貼標語，常開會了。而是預備手槍，炸彈，近來這個地方已有相當的準備，怕時機一到，就要暴發，暴發的結果與原動力，怕與以前不同了，他報告的消息很詳細，怕他是幕中人？不然他爲什麼知道呢，大概是「利令智昏」，甘願來作漢奸吧，無論如何他是我們的救命星。他們的目標是我們，我們將怎樣的防禦呢？

鄭經理：(若有所知的神氣)假若真是這樣，我可設法到公安局裏去，請他們保護我們。

趙國棟：怕這次的暴動，不是公安局所能防止的，他們這次不利用其他勢力來暴動，都是自己來幹的，

他們的武器，不是手槍而是手榴彈，他們無規則的一致行動，當不是有規則行動的公安局所能敵禦的……。

趙經理：我預備幾個底細人作眼如何？一有什麼行動，我們都好作準備。

鄭經理：諸位所說的防禦，固然切乎實情，然而，這一遠水不解近渴的法子」是不成的……。

趙國棟：現在我說不得「家醜不外揚」了，我家那兩個小畜牲，居然跟着這些「麻木不仁」的賊種，學起殺人放火的勾當，據旺天應說，每次×××的祕密會議，他們兩個都參加，我不十分相信。今天旺天應來了，我問他確否？他說他抄了一份×××的人名副冊，這次沒有帶來，他們倆是確有的，他們是担任調查××市的私有財產，我總覺有可疑之點，所以叫旺天應把冊帶來看看。

趙經理：那好，叫他什麼時候送來呢？

趙國棟：我說叫他即刻送來！(同喜上)

同喜：稟老爺，旺天應來見！

國棟：叫他進作。

天應：(上)回趙老爺，名冊在這裏(躬身捧上)。

國棟：(驚喜狀)各位，請看，是不是？

人 個 幾 那 是 還

各位：(齊湊前，國棟作審視狀)哈——想不到，(高

聲讀)劉貫北，張一俠，屈嗣聰，聳今冰，(靜

默。齊聲)：

大少担任×市私有財產調查員，二少爲防圍偵探隊

長……(齊作驚色，國棟冷笑)

國棟：諸位？怎樣？！

齊聲：想不到，想不到……(私意尤有未然之狀)前面

的幾位不是現任的委員嗎，怎麼又幹了這種事，唉

！「知人知面不知心」！

國棟：誰說不是？

齊聲：這很容易，前次我們和他們走動的還不錯，所以

充公，加罪的事沒有作出來，他們這次「改頭換

面」還不是爲的飯碗，改了人，還改了心麼？爲

眼前之計，我們就直接找他談談好了。

國棟：(意尤未然狀)怕無濟於事？

(全場沉寂，時鐘響一下)。

(國棟神智清爽下床)。

國棟：一點啦。同喜！把飯預備好了沒有？拿來！

同喜：(急趨上)好啦，單聽老爺吩咐！

(福成忙於棄放酒具往返廳內)

(飯中。幕內：喊殺聲起，槍聲，人聲，行軍聲，軍

歌聲)

國棟：(惶惶失色)同喜，同喜，不應)福成，福成(不

應，作急狀)。

同喜：(急上)老爺！不好啦，大少爺二少爺，帶便衣隊

來到門口啦，說抄咱們的家。

國棟：誰們呀？

同喜：還是那幾個人！(說畢，面色變嚴肅)

鄭經理：劉貫北……(同喜由袋內出手槍，擊倒。次及

趙國棟……以後連聲發槍)

(幕落。同喜在幕後喊)

同喜：(狂笑)還是那幾個人，還是那幾個人！

悔恨

Callienne作
萍若譯

有人問悔恨是什麼，

我回答說：

捉住了一個鳥，

再讓牠飛去；

看見了一顆星

霎時間閃近，

爲了眼睛的呆鈍

却把牠失迷；

摘得一朵花，

又把牠擲棄；

只有一種希望

死去。

倦鳥

章 棣

一九××年十月十二日

千不該萬不該，爲着一時個性的衝動，把好好的職業犧牲了。雖然自己不覺得怎樣的惋惜，可是在這人浮於事的社會，再找這樣的噉飯地，也有些不容易！忍飢受餓，鬼混了數月，費盡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千方百計的蒙着友人的介紹，又流浪到T縣。這裏的風景十分佳麗，因爲靠近T島的關係，物質建設也很堂皇。社會經濟也十分富裕。天知道，我是很樂意住在這裏的，究竟我是否能長久的住下去，我自己也不知道。

一向是飄流，無聊，依人離下，看臉吃飯，作些事與願違的把戲；現在却反作起莊嚴的教員來了，回想過去一切，和目前的生活，真像一幕滑稽劇。

晚上給鯉寫了一封信，問他鈞的情形如何，因爲本年夏間，我由F縣和他分別以後，不多幾日，他爲着反對××的嫌疑，被捕下獄，到現在算來已竟五個月了，在這一個長久的時光裏，我沒有一個時候能夠忘掉他，我忘記不了他那副清瘦憔悴的面孔，我更忘記不了，他近來監獄生活的悲哀……

我的胃病，近來犯的特別厲害，雖然吃了許多治胃的藥

、可是仍然不見好，我因羨慕人家有健康的體格，而深感覺着，自己是一個懦弱無能的病夫。

十三日

昨夜失眠了，想到過去幾年來的飄流生活，悲傷到萬分！父親爲我憂鬱的死了！胞妹死了！弟弟死了！女人死了！朋友入了監獄。現在只剩下我年老病的母親，而我又窮困潦倒，幾乎連自己的生命都不能保存！天哪，天哪，你何以待我這樣的刻薄呢？我真不知道人生的興趣在那裏？我直哭了一夜。

今天是星期六，天氣清明，金風送爽，秋天的景色好極了！可惜我內心裏充滿了悲哀，一切都感覺着振不起精神來了，對此秋色只好說是羞愧的很！頭午給學生講了一篇韓昌黎的原道，我覺得他的文章老練，真是氣貫長虹，他的復古的精神真是偉大極了！

午後覺着走頭無路，用上十二分的鎮靜，耐守在房內，好容易才心平氣和，讀××先生主編的文藝月報第一卷第一期，看到人家這種努力的精神，而自己一點創作汁子擠不出來，愧煞，恨煞！

十四日

早晨六點鐘就醒了，在被窩裏讀了半天厨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想到自己杳茫的前途，又哭了一回！

起床後，愈覺無聊，同着萬君到縣立女子小學裏去，由萬君的介紹，我認識了呂衛女士，並且還認識了這學校裏的三個女教員，一個是富有健康美的姝女士，一個是沉默寡言的淑女士，還有一個身材短小滿目含情的琪女士。蒙她們招待我倆，共同吃了一頓午餐。席間呂衛女士便談到「五三」慘案的時候，顧震佔據縣城的情形，以及北伐成功，縣黨部成立，黨委鬧意見，互相械鬥，直到縣黨部改組，教育局長被打的一段歷史。我們時而痛恨，時而惋惜，時而捧腹大笑。最後她忽而問到我的身世，不知怎麼在那時，我竟一句話都不能說了，最後我長吁了一口氣，只說了一句：「不堪回首」！

聰明的呂衛女士，很能夠了解我的意思，也就不再問了。席間她倍極殷勤招待，這是我自從女人死後，數年來流浪生活中，第一次同着女人吃飯。

飯後萬君約着我跑到城外東河邊去散了一次步，又跑到石佛廟，看了一次六朝時代的大石佛，一直到炊烟四起，我才漫漫的回到學校。

晚上氣候，忽然變冷了！天空被烏雲遮蓋的一點星光也沒有，給學生看了一次國文卷子，自己一個人悶坐在屋裏，

呆了一會，躺在床上睡也睡不着，想到今天呂衛女士談話的情形，我覺着她一媚一笑，都使我消魂顛倒，咳！我的心真被她攪亂了？我發誓就是明天犧牲學生的功課，也要再看她一次。

十五日

昨夜落了一夜的雨，今早還是未停，天氣涼起來了，聽着淅瀝的雨聲，更增加了我孤獨的悲哀！「秋風秋雨愁煞人」，我的心境上，感覺着淒涼萬分！

閱報知劉黑七率領大股土匪圍困了我有鄉村，啊！我的生命的發源地，啊！我的故鄉，啊！我的白髮蒼蒼的老母，啊！我的還未入土的父親的靈柩。

中午，雨還是大下不止，我冒着雨悄悄的跑到呂衛女士那裏，推門進去一看。她正好獨自一個人在那裏看辛克萊的屠場。她猛地抬起頭來，兩隻眼睜大的叫着：

「啊！這樣大的雨，你怎麼能夠來的！」

「我覺得在校內無聊，同呂女士談一談天，比較好的多。」

「歡迎」。

這樣我們開始談起來了。她說：

「美國是一個資本主義發達到極點的國家，人們的生活，十有八九是舒服的，在這種情形之下，絕對不能產生好的

文學家，可是現在在美國竟出乎人們意料之外的，有一個辛克萊，你看，屠場把資本主義社會的罪惡，描寫得多麼露骨啊……她又說：「頹廢的王爾德，他的作品只是使人們向着墮落的陷阱跑……」最後她又批評到中國現代文學作家，什麼左翼作家聯盟，什麼民族主義文學，什麼大衆化，什麼革命化……她都認爲是一般文丐賺錢的法寶，因此她幾乎一個也看不起。

當她縱談這一段理論的時候，我只是呆呆的聽着，如同木偶一般，一句話也不多說，啊！我真想不到呂衛女士，對文學能有這種見解。

晚飯我也沒有回校去吃，這時窗外的雨還是不住的下着，她留住我吃了晚飯，我們又開始暢談，直到夜間十二句鐘，我才回到校內。

躺在床上，細想今頭午還是那樣的憂鬱，現在不知道消失到什麼地方去了，我曾記得有人說：「與君一夕話，勝讀十年書。」我現在可以這樣說：「與衛一夕話，快樂一萬年」，啊！我是真快樂，我的心弦已經被他繫住了，我當竭力追求，我寧願犧牲一切，求得她作一個永久的伴侶。

十六日

已經晴朗的天空裏一點烏雲也沒有。可是經過了這一次秋雨的洗刷，天氣漸漸的變冷了，早晨起床後，就想到呂衛

女士那邊去，好容易盼到十點鐘，給學生講完了課，如同小偷一般溜到她那裏。

今天的見面，我們更加親熱了，並且她進一步很忠實的批評我悲觀色彩太重，精神也十分的頹廢，這個我自己也十分的承認，因爲自從遭受意外的襲擊後，任你怎樣的鼓動，舊的火燄，也不起反應，咳！大約我已經走到衰頹的道路上去了罷！

午飯還是在她那裏吃的，這次吃飯，只有我倆，酒是喝的T縣最著名的紅穀酒，她還是那樣殷勤的招待，我喝一杯，我還想喝一杯，不知不覺竟醉了，飯也未吃好，睡在她的床上，到了下午四點鐘，我才清醒過來。我覺得有生以來，第一個痛快的事，就是同女人一塊兒喝酒吃飯嘍！

晚間給學生改了幾篇文章，頭痛的很！胃部也覺得十分的漲悶！這大約喝酒過多的緣故罷，十時寢。

十七日

清早起來，就接到新的信，他勸我以事業爲重，千萬不要講戀愛，新哪，你的忠告我太辜負了，你那知道，我整個的軀殼，已竟給呂衛女士捉住了？

吃完午飯的時候，校長特別請我到他的屋裏去，談了一次關於學校進行的方針，並且要求我指導學生的壁報。我當時也就應允了。他又談到自己家裏那個女人多麼醜陋，性質

又非常的粗暴，他倆夫婦間的感情，破裂到不能再恢復，以及他近來精神若何痛苦……正在談的津津有味的時候，可巧妹女士來了，我們彼此打了一個招呼，她向我微微的笑了，我就告辭出來了。

回到自己的屋內，呂衛女士的一副倩影，又在我的腦海裏盪漾起來了。心裏老是想再去看看她，但下午又有課，只好平心靜氣的寫了一封信，約她下午不要出去，因為我要到她那裏去。

給學生講了兩個鐘頭的國文，弄的滿身盡是粉筆末子，手也未洗，衣服也不及刷洗，便一直跑到女子小學。心裏起了一種怪念，若是再遇見像昨天那樣的機會，我就放出勇氣來，向她求愛。一進她的房，就有許多女學生圍着琪女士打毛衣，她一看見我，馬上笑着告訴我說：

「我早就知道你來了。可惜呂衛女士，上街買東西去了，請你等一會罷。她說着便把我給呂衛女士的那封信，拿在手裏，微微的向我笑着。我看她那神態度，彷彿知道我是追逐呂衛女士，同時又好像帶了十分的嫉妬啊！她的笑，真是笑裏藏刀嚙！我在那裏呆坐了一個鐘頭，她還是沒有來，使我失望極了！

出了她的房子，心裏只是憂鬱，圍着女子小學走了三遍。心裏想着她這時準可回來，又恐怕倘或再遇不着她，琪女

士在那裏一定要笑我的。回學校去吧，又因為過於孤寂，更是使我難過！只好懷着這一顆悲哀的心，走到萬君那裏去，在那裏我認識了號稱智囊的林先生，還有萬太太。我們談的非常痛快，到了晚飯的時候，喝了一次酒，蒙萬君夫婦殷勤招待，不知不覺又喝醉了。

在萬家坐到十點前後。方才一個人走回校來。心裏更加鬱悶，想到自己的前途，看到近來的遭遇，心灰意冷，我真想當和尚去。

十八日

夜間風刮的非常大，時時吹動窗門，嗚嗚的響。一夜被他攪醒了兩次，早晨一覺醒來。頭痛的幾乎破裂，但我這一顆愛呂衛女士的心，還是拋不掉，啊！可愛的呂衛女士！我在這裏想念你，你或許也憶及我吧？

午飯後，接到鯉的覆信，他說鈞在監獄裏生活非常的苦！同時還帶着許多危險性，我反覆的看了三遍，我的心房內如同插入了一把鋒銳的刀子，用力亂攪了一陣。想到自己對朋友沒有一點力量去營救，羞愧到萬分！想放聲高哭，又恐怕使人們懷疑。咳！痛苦發自心間，仍回心間去吧！

心裏沉悶到極點，態度却要裝着平淡，悲哀在心坎上交流，眼睛却不敢流出淚來。我相信這種滋味，比什麼也要辛辣吧？勉強忍耐着給學生上了一次課，晚飯也不高興吃，跑

到床上，自己忍不住哭了！咳！我的親愛的朋友鈞，今生恐怕我們沒有再見面的機會了！

十九日

夜間翻來覆去睡不着，披上衣服起來，開窗遠望，明月高懸，寒光四射，冷氣逼人，大地寂靜，使人倍加淒涼！想到年來的遭遇，我覺得人類真是殘忍的動物。半生流浪，至如今有家不能歸，起居飲食，還得依人作嫁，傷心極了！忽然又想到呂衛女士那媚人要死的秋波，內心深處，不覺狂盪了！我若得到她的愛，我馬上死了，也還值得。鼓起勇氣來，幹一次事業吧，勇敢邁進的走，前途是光明的。

清早起來，臉也沒洗，一氣作完學生壁報社組織簡章。送到校長那裏。可是他還沒有起床，把章程放在他的桌上，就跑回屋內來了。

午後沒有課，寫了一個紙條，請呂衛女士到我這裏來，一直等到她五點鐘，她沒有來，心想到她那裏去，又覺得不便。黃昏將近，晚飯也不想吃，我還是老守在屋裏等候她，聽見外邊稍微有一點聲音，我就懷疑到她來了。這一下午我會跑到校門外邊探望了好幾次，結果她終是沒有來。甚至連一個回條都沒有。

晚上冒着冷風出去，向魏君借了一點款子預備爲鯉匯去，託他設法轉送給鈞作監獄內的用度，同魏君匆匆的談了幾

句話，就走了。一陣心酸，我那不值錢的眼淚，又奪眶而出！跑到萬君那裏去，萬君夫婦又不在，心想在到女子小學裏去，又覺得：「人家大約是不高興你，你又何必去瞎撞釘子呢？」圍着中山馬路走了半夜，終久走回學校來了。完了，無疑的完了！我和她的關係，大概就是這樣無聲無響的完了！

千不該萬不該，把女人看的太神聖，這幾日來，我爲她犧牲的精神實在不少，回想起來，太不值得，以後還是振作起來罷。斷絕了如蛇如蝎的婦人們，努力於社會事業吧。可是一轉瞬間，我想起她那種和藹的面龐，我的神魂不覺又飄盪了！不得已又寫了一個紙條，請他明天星期日頭午八點到我這裏來。她馬上回了一封信說，明天如時準來。並且教我不要出外，專候着她。

二十日

昨晚半夜裏，忽然起了大風，刮得嗚嗚亂響，大有山崩地裂之勢。誰知今早起來，又是蔚藍的天空，豔陽的天氣。起床後，把屋內收拾的非常的潔淨，床上的枕頭和被子上，灑上了無數滴的香水。牆上也釘上了許多張西洋油畫，這是我自從到T縣來第一次的下工夫整理屋子。

一分一秒的熬耐着直等到八點多鐘，她才嫻嫻的來了，「對不起的很，勞你久等。」她的神祕媚笑，又顯現在我

的眼前，我這時恨她的心，怨她的心，早已驅除得乾乾淨淨，而且覺得眼前變成一種快樂的景象，我問她昨天爲什麼不來？她說昨天下午頭痛，同時縣黨部裏張委員，請她擔任婦女××會的常委，如何麻煩到晚間八點鐘，他才走，如何她到我這裏來的時候，我已竟出去了，經她這一次解釋後，我內心的悲哀，完全冰釋了。

在這次談話裏，我把我年來的飄流生活，和近來不幸的遭遇，全部都告訴給她了，說到傷心的地方，她表示十分惋惜！說到危險的地方，她表示十分驚愕。一直談到晚間十時，我才送她回校，我永遠不會忘掉：當我們臨別的時候，她竟允許我握了一握手。

和她分別後，便跑到萬君夫婦那裏去了。我大胆向他們說我是愛呂衛女士的。並且請他們幫忙，萬君夫婦也表示十分贊同。

鳥

二十一日

一種不幸的消息傳來，就是縣黨部裏張委員要搜索我們的學校，因爲有人投祕信，說是我們的學校有××反動派。午飯的時候，校長嚇得連飯都不敢下嚥了，飯後開了一個臨時緊急會議，關於應付的方針，是要我請魏君出來向縣黨部裏解釋，因此下午告了一點鐘的假。找到魏君，把學校裏的意見，向他說明，他允許十二分的幫忙。

(68)

晚間魏君到我這裏來，關於告祕的那封信，縣黨部裏不追究了；可是附帶的條件，必須把我們學校裏的訓育主任，讓給張委員。同時學生來往的信件，也須經縣黨部裏檢查，學生的壁報編輯委員會，縣黨部裏派一個人爲當然委員。天哪！在這以黨治國的時代，縣黨部的委員，真是威權大極了！

魏君走後，我把這消息轉達給校長，可是校長老是皺着眉頭，咳嗽嘆氣，似乎一點辦法沒有了，同時那公認爲足智多謀的教務主任王君也呆了！

本來一個好好的學校，參加上一個所謂黨權高於一切黨的委員，固然對於學生思想，或許能納入正軌，可是反轉來說，對於學校行政上，未免要增加上許多麻煩。何況這位張委員，聽說還是行伍出身的武裝同志呢？因此全校的人們，都是十分的掃興的！

跑到自己的屋內，想想人生於世，不過是大夢一場，年來飄泊的成績，只剩下一個衰弱多病的軀殼，人生真是無味的很！想到這裏，覺得還是當和尚好，那樣子然一身，毫無緊累，真是四大皆空，極樂世界。假定同呂衛女士的戀愛，有成功的可能的話，以後的痛苦，只有步步增加，我和她的姻緣，還是就此剪斷了罷！

二十二日

昨夜，一夜睡不安寧。所以今天上課，覺得頭昏的很！立下決心，自今天起決不再喝酒，決不再作無味的幻想。

天氣漸漸的放晴了，但冷得很！飯後在室外散了一次步，寒風吹上衣襟，身體上馬上起了一陣戰慄！

下午又沒有課，孤獨的坐在屋內，細嚼前天和呂衛女士談話的餘味，我整個的靈魂，都給她吸引住了，我如同吃上了阿芙蓉，一天不見面，即滿身難受！

看了看牆上掛着的日曆，知道今天已是舊曆十月十五，晚飯後，依欄遠望，皓月當空，一陣寒風襲來，心中起了一種幻想：如果能夠和呂衛女士戀愛成功，在此月下偎倚相抱，仰望圓滿而晶瑩的明月，嗒然相對，默不一語，恍惚乎飛入嫦娥之宮，我那時的心境，是快樂還是怨恨呢？想到這裏覺得非常的寂寞，非常的無聊！一個人不知不覺的又想到女子小學，在門前徘徊了一次，我終於又到了她那裏去了。

一進她的房，就有許多男女在那裏高談闊論，佯們一見我進來，琪女士，姝女士，還有萬君夫婦，都向我打招呼，只有一位着西服上身，中服褲子的青年，昂然不睬的在那裏呆坐着，經呂衛女士的介紹後，我才認識了，原來那是縣黨部裏張大委員，啊！張委員真是威武的很！黨官氣概真大喇！他開口便向我說：

「X先生，我久聞你老兄的大名，今天相見，真是慶幸

的很！本來早就應該去認識一下，實在黨部裏工作忙的很！我也向他客氣了一次，他就又問我：

「你認識省黨部裏X委員吧？」

「X委員是我的老朋友，可是現在好久不通訊了，」我說。其實我同X委員早就成了仇家了。

今天呂衛女士特別美麗，你看她那豐肥的臀部，嬌美的面龐，肉色絲襪裹着的肥足，胸部高高的隆起着，很調和的曲線美……這肉的誘惑，刺激得我異常的興奮，我醉了，我迷了，若不是滿屋裏這樣多的人，我真想把她抱在懷裏，親一個長吻。

張委員的態度，實在卑污透了！呂衛女士向床上坐，他也跟着到床上坐，呂衛女士坐在椅子上，他却坐在她的對面，並且不時拿出一種似通非通的滑稽話，和她談笑。我看到這種情況，莫名其妙起了一種嫉妬，我恨不能把他一刀刺死！在坐的琪女士同着姝女士也是很殷勤的招待我，但我總是覺着不舒服，呆坐了二個鐘頭，看看張委員，仍然沒有走的意思，這才硬着心腸同着萬君夫婦出來了。在路上萬君向我說：

「算了吧，朋友，呂衛女士對你並不什麼愛，她已經明白告訴我了。你去掉那顆癡心好好的教你的書吧……聽說她不幾天要到P地復學去……你看張委員這個殺千刀的，

他那種不要臉的進攻法，我看也是失敗的……」

我聽了他這一段報告後，可憐我真像啞子吃黃連有苦說不出來，想哭，眼淚只是向心坎上流，一種悲哀的情緒，整個的壓着我的軀殼。我呼吸幾乎窒息了，一句話也不說，便匆匆的辭別了萬君夫婦，自己一個人跑回校去，躺在床上哭了一次，便起來如同游魂一般，跳來跳去，啊！這一回的戀愛結束了。可憐我有家難回，可憐半生飄流！完了，一切都完了！女人的心腸，真是老辣的很！她真是一個無情者，我真錯愛了她了。

十一月十日

幾日來，我是完全墮在悲哀的氛圍裏邊過生活，因此日記也中斷了。今天一覺醒來，已經是九點鐘了，匆匆的給學生講完了課，冷冷清清的一個人坐在屋內孤坐着，想想這一月來單戀的結果，竟落了兩行清淚！忽而又想起呂衛女士的灑落的態度，靜逸的風姿，更使我對她的愛，增加了熾熱的火焰。明知道自己的愛，是片面的，可是不知得了什麼病，她那副倩影，老是在我的腦子裏亂晃，對於她真是依依難捨，我還是夢想和她戀愛成功。心想寫一封信去表白對她的傾愛，又恐怕遭她的拒絕！咳！這單戀的痛苦，真是難以忍受

午後自己一個人跑到西關××酒館喝了兩瓶紅穀酒，這

淺狹的酒量，喝了過度的烈酒，再加上內心的悲傷，我已經泥醉了！

在街上走着，像一個樹葉一般的，被吹到萬君的家裏，剛剛一進門，就嘔吐了，酸穢的臭味，充滿了全屋，殷勤的萬太太把我扶到床上，讓我躺在那裏，然後，用一副灑滿香水的熱手巾覆在我的頭上，給我解醉，在昏迷當中，我好像聽着她同另一個人說：

「他失戀了，可憐！」

晚上九點鐘的時候，我才清醒了，層疊烏雲，像鬼魁一般的，斜掩着圓輪般的明月，懷着一顆毒箭穿透了的心房，在這寒風籠罩着的長街上，像遊魂一般的回到學校。

半夜裏睡不着，披上衣服，冒着寒風在院子裏亂走。無意中蹣跚到校長室的窗前，從玻璃窗裏看見他和姝女士在擁吻着……

十一月十一日

睡醒後，頭痛發燒，我是病了，回憶昨夜校長和姝女士間的情形，深愧自己對於女人，太沒有經驗了。勉強起來，腦子裏老是對呂衛女士不死心！雖然她拒絕了我的要求，可是一想起她那豐腴的體質和水晶般的腫人，我的心就被她攪亂了！天哪，我真喝了她的迷魂藥了！

頭午飯也沒有吃，鼓起十二分的勇氣，寫了一封信給呂

衛女士送去，她立刻回信要我今夜到她那裏去。上帝啊，如果你有靈的話，請你幫助我戀愛成功，今夜是千載一時的機會！

朔風吹着，寒氣逼人，烏雲滿佈在天空，午後絲絲的不起雨來了。鯉來信說，他已求得了×委員的情面，鈞不久就可出獄了，馬上寫了一封回信，附帶着給他寄了二十元，以作鈞出獄時候的費用。

晚上雨下得特別大，我冒着雨去赴呂衛女士的約，一進她的房，我就馬上和她很親熱的握了一握手，然後我和她靠近的坐在床上，這時室內的空氣，溫暖的很，窗外的雨蕭蕭下着，我倆靜靜的說着話，我把愛她的那顆癡心，赤裸裸的向她表白了，她只是紅着面龐沉默着，一句話也不說，我嗅到她頭髮上的香氣，我戰顫着把她的一隻羊脂般的纖手，放在我的嘴唇上，大胆的親了一個吻，然後又把她緊握着。

「×，我們不要……這種樣子……還是……作一個道義的……朋友罷……」

她天真無瑕的戰慄着說了，可是在她的話還未說完的時候，我的手臂已圍在她的背上，我們的嘴唇接合了，……這樣熱烈的一剎那間過去後，她很悲傷的流着淚說：

「哦！我們爲什麼做出這個……我已竟被你……」

「親愛的衛，不要悲傷吧！因爲——因爲——我是愛你

的……」

我一面給她拭着眼淚，這樣的安慰她；一面又怨恨自己太粗莽！她看到我這樣自怨自艾的表情，不禁咬着朱唇很嫵美的笑起來了。這時她那處女般的羞澀臉龐，如雨後桃花般的紅潤，兩隻使人麻醉的眼睛，也分外放出明鏡般的晶光，呆呆的望着我。

一陣陣茉莉花香，浮漾在那溫暖的空氣中，更使人們的心靈深處陶醉得異常難熬！我倆又擁抱着接了一個吻，她緊摟着我的腰，低低的說：

「咳！這是那一世裏冤家……一切都是你的了……」

這勝利者的愉快，是我離開母腹以來第一次的嘗試。窗外不住的送來虎嘯般的風聲，雨點在窗上一刻不停的敲着。啊！我和她擁抱着談心，不知親了多少的吻。

她鼓勵我要多讀書，多用修養的工夫，她勸我不要參加一切欺騙死人不償命的任何黨派；她更勸我從今天起努力預備功課，來年繼續再作學生的生活。我聽了她這些話後，我幾乎感激的流下淚來，我答應她一定照她所囑付的努力作去。這樣我們談到夜間十一時半，我才回到學校，臨別的時候，戀戀不捨的又和她擁抱着接了一個長吻。

(下期續完)

第一步

耕者

悄悄地走進社會來了

要自己生活呢！

冒着風，冒着雨

冒着一些險惡

皺着眉頭

踏進×××門檻。

像剛到婆家的新娘；

腦海翻滾着新奇

生疎在眼前浮動。

自己的家草多麼綠，

歌聲多麼的嘹亮；

搖籃裏的寶寶

咿唔着學喚爸爸，

慈愛繞着生活圈

像小孩一樣的快乐。

呵！這是到社會上來了，

結束了一段，開始了一段，

販買了出售，

點名冊，粉筆盒，教本，

伴你登上講台；

他們指着脊背

振着嘴胡亂的

贈上綽號，

還這樣那樣的議論。

一些眼都集中一個眼睛裏

站在那裏唱獨角戲，

要你在頭三腳踢出第一個脚印，

你競競業業，業業競競，

在想着，在計劃着

怎樣和××們的錯過作對

孩子們的淘氣在腦裏

亂紛紛，紛亂亂

成了一片複雜的組合。

天空一閃一閃的變，

又是雷，又是風，又是雨，

旋轉在一個固定的地方

朋友也沒了消息

與外界簡直隔絕，
 希望像一條活潑潑的河流
 在廣大平原裏開展——
 真要否定了自己的這種理想。

玻璃瓶的魚
 游過來游過去
 是多麼逍遙。
 籠裏的鳥
 又是煽又是叫
 是多麼快樂。
 我，在黑暗中摸索
 沒有燈塔；
 像貓頭鷹
 深夜飛來了，
 妖氣充滿
 牠在人不知鬼不曉中進展
 逛到這裏又逛到那裏
 像緊緊跟着的尾巴。
 鳥也有片刻歌唱，
 魚也上下游泳自由；

希望在遙遠處消滅了
 快樂向那裏找到？

生活——

牢一樣

一天一天，一週一週，一月一月，

擺着面孔

張着嘴

餓狼一樣

噢噢的叫——

在這樣永恆裏沈默；

這生活

像荒野樣鬱悶。

月下

朱寶琛

月輪圓就了，

一臉蒼白。

據說那也是

載過生命的世界，

而今則：

專爲墨客添酒了。

卽此也可以想到
墓下的英雄美人；
雖是遠年陳跡了，
至今人們談起來，
都還津津有味，
且自長歎莫及，唉！

好看織女牛郎——
萬一聽見鵲橋纏綿，
與人花開須折，
有酒且醉之感呢？
今夜偏未尋見，
料是樹木參差
眼花撩亂了。

籬邊老樹，
似無勇氣話說當年，
倩夜梟待訴。
聽吧：
聲淚俱下！

沉 默

朱寶琛

在這夜之一角裏，
我同你擠成一堆，
聽雀兒嚙語，
看露兒下墮。

天地這樣沉默，
遠樹如此其黑，
僅有星兒向我們擠眼，
其餘都各自入睡。

夜氣有些兒涼，
溼風習習的吹，
愛呵，我既能忍受你的粗鹵，
何不緊抱我於懷內？

你在思慮什麼，
也木石般沉默？
假使有隻野貓捕來，
保護我的是誰？

假使我能夠

朱寶琛

假使我能夠，
我要用彤雲，
給你縫一套婚服。
等你披上的時候，
天下的女子都會羨慕。
但最覺榮幸的不是別人，
却是你身邊的新婦。
唉，「結婚」是個甜蜜的字眼，
但你的新婦是在何處？
假使我能夠，
我要用星星，
給她的嬰兒鑲一頂小帽，
於是牠滿頭上是眼睛了。
唉，牠將是一個最好的玩物，
你們倆個稱呼牠寶寶。
但是那母親到底是誰？
她可歡迎我否？
我也可替她喂奶否？

賣孩子

李世昌

在條小街的角落裏，一個男人
啞着嗓子喊：「誰要孩子的，
抱個去！」朦朧的月色，照上
他們大人，小孩，乳兒的身軀——灰暗，
一羣豚豕，一團苦臉，
孩子睡在母親的懷裏，
母親抱着孩子嗚咽。
肚子裏餓，逃到這兒，餓鬼
也打纏；夜神太殘忍，
不把那哀怨的喊聲傳得遼遠，
傳到天邊，傳播在全世界上，
使全世界上窮鬼們震驚，
齊聲喊：「我們是人，
我們要生活。」但是，
那羣豚豕，那團苦臉，夜月陪伴着
他們，沒有喂口糟食，沒人管。
「誰要孩子的，抱個去！」
一個男人啞着嗓子喊。

人生

墨 倉

窗戶上鬚髯有了一點亮，空中還掛着
幾顆晨星，急忙的爬起來，開始做這一天
的事情。在微弱的燈光下，
拚命的讀他的書，寫他的稿子，
查閱他的賬，或做他的工；直到
萬籟無聲——死一般的寂靜——
才朦朧的入了夢境。急難降到頭上，
含着眼淚去担当。做着甜蜜的希望之夢，
東西的跑，結果是個失望。
臉上的皺紋，一天天的加多，
黑亮的頭髮，變成了白毛，
希望之夢還在雀躍。這就叫人生！

一個小女孩的誕生

李世昌

可憐的小動物，你是誕生了，
你要隄防着周圍的冷箭暗射，
你要小心着世界這個網羅，
這世界就像漆黑的夜，
擠滿了虛榮，浮誇的惡魔。

但是，你應該像夏娃，跟着
你的男人亞當住在樂園裏，
裸着身子，過着純摯而愉快的生活；
你該恨上帝，因為他在你們的樂園裏，
栽了一顆智慧的樹，樹了滿掛着智慧的果；
你該恨你自己的易於愛騙的心，
柔弱的意志——撒旦的巧言花語，
竟打動了你，吃了上帝禁止的
智慧的果，你和你的男人，
同時被逐出樂園來。
這時候沒人憐憫你，
這時候你應當保留着
那顆天青色的心，
握起有力的拳，
創造出比在失去的樂園裏
還美滿的新生活。

農夫

宋默庵

一
好像是在荒涼的沙漠裏：
風神發怒了，不住的吼號：

黃沙瀰漫了蒼穹，初春的寒氣仍刺透人的心脾，昏冥佔據了整個的天空，眼睛失掉了功效。

公子小姐們躲在暖閣裏博戲，

大人先生們藏在畫樓裏談天。

只有農夫趕着瘦牛在田野裏耕地，——

手已僵直，勉強握着犁，全身也在顫顫，

麻木的脚像踏着棉絨般摸索着耕作，

有時「號」「號」的叱牛，像餓鬼的呼聲，

亂髮隨着沙在空中飄搖，肺部把塵土吸着，

遍身披着黃土的斗蓬，疑是上帝捏塑的泥人降生。

二

烈日火一般的燃燒，

大地和禾草都在焦灼。

鋤地的人們喊着土調，

彎着腰在田裏操勞。

汗珠一顆一顆的洒在田隴上，

也許比霖雨還能助禾苗生長。

熱騰騰的土烙得脚起了泡，

肩臂上漆黑的皮層層的脫掉，

這算苦嗎？不，這是上帝的恩賜。

將來的困窘，誰敢深思？

只要上帝肯按時的降下甘霖，這點小罪，誰不願隱忍！

三

寂靜清涼的秋夜，

天邊掛着一彎新月，

疎淡的星光燈火似的在閃耀

涼露沒有聲息的從空中滴落。

看地的農夫提着一隻木棒，

在田野裏徘徊遊逛。

禾葉被風吹得淅淅作響，

他以為來了偷禾的流氓；

急跑到那邊捉賊，

那知受了聽覺的愚惑。

從黃昏就這樣的守護着，

露水早浸透了衣服，自己還不覺。

灰暗的夜之帳幕漸漸降落，

魚肚色的曙光從東方升上了樹梢。

這時，大地上還死一般的寂靜，

除了斷續的從窩蓬裏傳來的鼾聲。

四

嚴霜給草木送來了死信，

轉眼冬又到了。

整年的操勞，

農夫們這時才得了休憩，

倉房裏點點的儲蓄，

便是他們的生機，

節儉的食用，

那敢奢侈的耗棄。

身上雖然穿着薄薄的棉衣，

那敢怨恨北風刮得緊。

微弱的光，便是他們的火爐，

蹲在牆角下吸收點暖氣。

上帝已經給了些微的糧食，便應

感恩戴德，那許更有別的奢望！

囚徒

一羣人形的豬，被關在齷齪的欄裏頭，

他們的衣服骯髒，髮鬚好像豬毛一樣，

雖然他們的臉上，呈現出似溫和的表情，

而內心裏却蘊藏着堅強的意志。

槽內沒食了，欄裏的臭氣臊腥，

他們不敢說句反抗的話，

只是每雙眼睛裏，射出頹喪的光，

照着這羣受人宰割的畜生。

因為他們已經成了餓狼的掠品，

只得服從。掙扎嗎？

會立刻送了性命；

老實些，或許得到一絲饒恕

延長點生命的路程。

鐵鎖把門鎖得緊緊，

窗戶上佈遍了鐵針，

他們怎能脫逃呢？

有時仰起頭來，偷看外面那小塊天空，

有時孤雁的悲叫聲，刺痛了

他們的心靈——父母妻子怎樣了？

在這人間地獄的欄裏，人形的豬，

靠着命運，靠着糞食污水，

苟延他們的生命。

乞兒

北風呼呼的叫，稀疏的雪花，

片片在空中飛舞；街上三兩個行人，

頭縮在大衣領裏，亂跑；一個十來歲的乞兒，

穿着一套破單衣，趕着一個商人叫：

「老爺！賞給我一個銅板！我兩天沒吃飯了！」

那人更加緊的跑，乞兒放高了聲叫。

「討厭，滾蛋！」乞兒沒提防一脚滑倒；

頭撞在石階上，血湧湧的流出；

台上的雪慢慢浸紅，乞兒漸失了知覺。

雪越下越大，行人已都跑掉；

陰沉的天色，銀白的雪，佔有了

一切；只有乞兒還在雪堆裏蠕動。

印度人眼中的上帝

W. B. Yeats 作
李世昌 譯

我沿着河邊走，河畔長着許多潮潤的樹木。

蘆葦繚亂，纏繞着我的雙膝，

我的靈魂在黃昏的微光裏戰慄，

我的靈魂在迷夢和嘆聲裏顫抖；

一羣沙鳩在草叢的斜坡上嬉游，他們彼此追逐，

他們停止了，圍起個圈兒，我聽見一個老沙鳩說：

永生的沙鳩，是世界的創造者，

他能使我們雄壯，他能使我們怯弱，

雨點從他的翼上滴落，月夜從他的眼裏發射。

我走前一步，聽見蓮花說：

蓮花是世界的創造神，蓮花是世界上的主人，

因為他就住在花莖上，是我肖像的寫真，

澎湃的潮水，僅是他花瓣上的水珠墮沈。

我在灰暗的光下前行，一隻雄鹿瞪着他的眼睛，

閃耀的光芒射出來，好似天上的亮星，他說：

上天的主宰，就是我這集雄鹿，如其不，

誰還能將我這柔順的東西創造出？

我再前走幾步，聽見一個孔雀說：

世界的創造者，能使花卉欣榮，蟲類繁多，

能使我的翎羽美麗，他是一個奇異的孔雀，

他用他孱弱的尾巴掩護我們，在他身上，

閃着億萬的亮斑，他把夜色消滅。

曾仲鳴著法國的浪漫主義

趙少侯

上海開明書局發行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版

共九十三頁，正文佔五十九頁

定價大洋四角

中文的法國文學史還不多見。大概一共只有兩部：一是李璜先生著的法國文學史，一是王維克先生譯的法國包節 Pothier 的文學史讀本。專談法國文學的一種主義者，據我所知，這是第一部書。雖已出版四年，最近纔得拜讀。這本書是：「爲格林威爾序百年紀念而作。」雨果 Victor Hugo 的格林威爾序是什麼，著者說：

「距今百年前（一千八百二十七年）一位少年的詩家許峨（Victor Hugo）著了一冊格林威爾（Cromwelle）劇本。這本書實在祇是劇本形式的小說，不便排演。但書的前面，有一篇序文（Preface），暢述新派的目的和改革文學的主張，並舉出新文學的原則與方法，不啻是浪漫主義的正式宣言……」

除這兩句話外，在正文裏還有這樣兩句話：

（一）「在法國，浪漫主義的確定，雖在格林威爾序以後，」

（二）「格林威爾序快將出版以前，他（指許峨）才決心反抗古典主義。」

關於格林威爾序的解釋，盡於此了。書中插圖是豐富的，這是本書唯一的豐富。一共有二十二幅，佔十八頁，有「浪漫主義的精神」（圖名），有「浪漫主義者的夢想」，有「浪漫主義者」，有「兩個浪漫主義者」。這幾副畫都是很耐人尋味的，因為作者絲毫未加注釋。法國浪漫作家的小照不必說一概齊全了，就是英德各國的大作家也由著者費心搜集了一兩位在書裏。所以讀者可以賞鑑一下擺佈的風姿，高特（大概就是歌特）的威儀。最難得的是十三世紀的意國的但丁也有他的像在書中。

全書分四章：（一）什麼叫浪漫主義。（二）法國的浪漫主義及其時代。（三）浪漫主義與革命。（四）法國的浪漫主義幾個名家。以這樣四章而講浪漫主義固稍嫌簡括，然而正文只有五十九頁，也只好如此。我們當然不能強令作者一定要有一章叫「浪漫主義的詩」以及什麼浪漫主義的戲劇等類的文章，雖然那是很重要的，不過我以為「浪漫主義與革命」一文因全書篇幅過小的緣故似應讓位于較重要的敘述。比方格林威爾序的內容究竟如何，應該有一種較詳的敘述，並且在可能

的範圍應該將原文中重要處節譯若干段。著者是很喜引舉大作家的原文的，在書中可以說沒有一頁沒有此項引舉的，何以對於格林威爾序如此吝於引舉本文呢？

第四章敘述法國的浪漫主義幾個名家，將盧騷，史代埃夫人，沙多布里昂（書內作夏多布里痕）列為浪漫主義的前驅者，將雨果，拉馬爾丁，維宜等列為浪漫主義的奮鬥者，我認爲很有討論之餘地。我知道Abry—Audic—Crouzet三位合作的繪圖法國文學史內是將史代埃夫人，沙多布里昂列為浪漫主義的前驅者的，然而這是一本學生用的課本，所以惟圖眉目清醒，條理井然，以便學生易於了解，因而往往有犧牲事實牽強附會之處：比方每逢敘述一種文學主義，必嚴定此主義始自何年，終於何年，一若主義與人生一般，可以有肯定之生死日期者。其實當我們看到文學界一個新派出現時，其暗中醞釀已不知若干時日，其衰也亦不能如一顆隕石墜地，一剎那間便消蹤滅跡。於是爲自圓其說起見只好創出前驅者與落伍者之區別。凡在所定時間之前者，統爲之前驅，在後者爲落伍。若將盧騷也列做浪漫前驅，那麼十七世紀的高爾奈耶（Cornelle），他的西特（Le Cid）是也有浪漫意味的）也可算是浪漫派的前驅，更遠一點，在十六世紀裏，可以搬出一大隊前驅，因爲浪漫主義原是摒絕希臘拉丁作品而崇尚十六世紀的。不過這是一種可論辯的問題，姑不具論。

就全書講，大致沒有什麼不信不公允的地方，並且每句都是有來歷的；就是不信不公允，這個責任我以爲也應由Abry, Audic, Crouzet三位先生來負。書後附的三頁參考書目，一共有三十種，內有五種文學史（其一就是那三人做的），十一種傳記，四種關於浪漫運動的論集，還有十位浪漫運動者的全部集子，少說也有三百五十本每本二百頁到三百頁的書。可是我仔細攷查以後我負責地說：曾先生實沒有參攷過那些書，他僅是抱了那一本繪圖文學史，連譯帶湊而成了他那本法國的浪漫主義。我能舉的鐵證是所有曾先生書中引舉的原作者本文，十有七八是已見於繪圖文學史的，倘使曾先生確是讀了繆塞的時代少年的懺悔而引舉該書或讀了史代埃夫人的文學論或德國論而引舉該書決不會與那三位文學史作家這樣不謀而合的；五十七八段文章，三分之二都是三人所引過的，這決不是一種偶合的事。再者看了那三頁參攷書目，也顯然看得出是作者對於所列書籍沒有多大認識。比方白呂納節（Brunetière）從沒有做過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法國文學史），他講的當然是法國文學史，但是他沒有一部書是有這樣一個籠統的名字的。並且研究浪漫主義，也無須讀他的全集，如曾翻過他的「抒情詩之進化」[L' Evolution de la poésie lyrique與「戲劇之各時期」（Les Epoques de théâtre），再做浪漫主義這樣的書，我想一定能

比較更精采了。聖佩韋 *Sainte Beuve* 的全集總在四十冊以上，與浪漫主義有關的也只是「近代作家小傳」(*Portraits contemporains*)與星期一談話集內的幾篇東西。法駭(*E. Faguet*)的文學史也只有他的十九世紀一書最爲適用。至於他的十六世紀，十七世紀，論福洛陪耳，以及十六世紀悲劇等書，我看不出能幫會先生多少忙。所以他開列的五部文學史，只有一部繪圖文學史是他利用過的，那一部 *Canat* 的文學史，我沒有見過，我不敢有所論斷。

方才我說書中敘述大致是信的是公允的，當然其中也有不信的不公允的在焉。現在稍稍來談一談。

第二十五頁講浪漫主義及其時代節內有這樣一段：

『承文藝復興之變便是古典主義。古典主義太枯澀無味，專事模倣，大不滿當時少年作家的願望，他們力求改良，浪漫主義乃趁之而起，所以浪漫主義與古典主義是永遠立於敵對地位的。』

這一段的文責是應該由會先生自負的，因爲繪圖文學史裏沒有這樣一段。會先生說古典主義太枯澀無味，專事模倣。我不必多說，因爲只要一讀高爾奈耶，拉西納的悲劇，莫利哀的喜劇，拉勃呂耶(*La Bruyère*)的人性 *Les Caractères* 臘豐戴納的寓言(*Les Fables de la Fontaine*)，便知究竟是「否枯澀無味，專事模倣。若是只讀拉莫特(*La Motte*)的詩，

克雷比永(*Crébillon*)的悲劇，古典主義衰落時代的作品，那就難免枯澀無味了。文中所謂當時少年作家，我看不出是何時的少年，臆測之大概是浪漫主義時期的少年作家，他們反對的乃是拉莫特，克雷比永等輩的古典主義，並不是拉西納，莫利哀的古典主義，不過會先生這種口吻彷彿是在反對整個兒的古典主義，則爲我們所不敢贊同的了。寫浪漫主義史，便將古典主義駁斥得一文不值，彷彿不如此不足以抬高後者之身價，倘使將來再做寫實主義史，那篇翻案該怎樣做呢。其實會先生下的八個字考語，無論何種主義到了衰落時期都要犯的，決不是古典主義專有的弊病。再者全節的語氣也欠斟酌。因爲他說「古典主義承文藝復興之變，古典主義太枯澀無味，浪漫主義方趁之而起。」那末古典主義究竟是否長大成人呢？讀這一節彷彿它是墜地即斃的天兒，誰也不信它是法國文學史內壽命最長的一種主義。

此外還有使人不能滿意的地方便是著者譯繪圖文學史裏的引文，不很忠實，現在挑幾處比較觸目的錯誤寫出來請大家指正。

(一)第二十二頁：「高節耶着深紅的背身，見之者皆微笑。」原文是：On se montrait avec horreur M. Thophilie Gauthier dont le gilet flamboyant……)其中並沒有「微笑」的話，只有「大家彼此互指着高節耶，爲之懷然，高節耶是日

穿了紅背心……」。

(二)第三十五頁：「路易十五有『我以後便是洪水』的話」法文是：Après moi le déluge。這是一句成語，意謂我死之後，即使上古的洪水再發，也任它來好了。蓋路易十五惟求及吾生不見革命，身後事非所顧及也。曾先生譯作「我以後便是洪水」，路易十五豈不成了預言家了嗎？

(三)第三十九頁：「我的靈魂似烈火一般，外面拚命的拋擲東西，想熄滅他，但他依然發光熊熊，反將那些東西燒盡。」

「原文是：(Car mon ame est un feu qui brûle et qui parfume Ce qu' on jette pour la ternir)按原文並無「拚命的」意思，也不想「熄滅」這火，不過僅僅想滅它的光輝(ternir)；至于火對擲下來的東西呢，並不想「燒盡」它，並且還要將它薰得香噴噴。原文是兩句詩，茲譯其大意如左：

「我的靈魂是一團火，所有人們拋下來滅它光輝的東西是被它燃着了並且薰香了。」

(四)第四十頁：「拉馬爾丁說：『我每每找出適合現今與將來的時代的問題，這種問題，是要詩人同時成爲本地的，也成爲世界的……』。我先將原文寫出來：

(Je cherchais quel était le sujet épique approprié à l'époque, aux moeurs, à l'avenir qui permet au poete d'être à la fois local et universel)

在這一句內，著者誤認了一個字：將「épique」當作了「époque」。於是拉馬爾丁想找的是史詩題材而曾先生却扯到了時代問題。此地的「sujet」應作「題材」解，不可作「問題」解。拉馬爾丁的意思是想找一個與時代、風俗、將來，都適合的史詩題材，而此題材，又能使詩人同時兼具地方性及世界性，意至明顯也。

(五)第四十七頁：「他的感覺是極敏捷的，他一生全被感覺所支配……：美麗的聲音，美麗的青天，美麗的風景，美麗的湖色，花啊，香啊，流轉的雙眼，溫柔的顧盼，直透他的心坎而擊觸他的感覺。」我先將原文抄出：

Il dépend beaucoup de ses sens et il en dépendrait bien davantage si sa sensibilité morale n'y faisait souvent diversion, et c' est même encore souvent par celle-ci que l' autre l'affecte si vivement. De beaux sons, un beau ciel, un beau paysage, un beau lac, des fleurs, des parfums, de beaux yeux, un doux regard, tout cela ne régit si fort sur ses sens qu'après avoir percé par quelque côté jusqu' à son coeur.)

曾先生譯文的第一句「他的感覺是極敏捷的」，原文中沒有這句話，或者是原文第二句的一種曲譯。原文第三短句似

乎太難譯了，所以譯者以虛綫代之，但這句是照應末一句的，不把它譯出，末一句的意思就不能明瞭。我以為這虛綫如爲節省篇幅一定要保留很可以挪下去代花啊，香啊，那一段，不過那一段很容易懂，所以著者竟一字不遺全譯出來了。我現在大胆將我的譯文錄在左面，求會先生指教，也就算是本文的結束。

「他（指盧騷）很受他的感覺的支配，並且倘使沒有他精神方面的那種人道觀念時時加以阻撓，則其受制於感覺者當必更甚。然而常常也是因爲這人道觀念而感覺方能如此劇烈地肆虐於彼。故美聲，美天，……凡此種種必先由某處鑽入彼之心竅而後方能影響于彼之感覺。」

蝨 螞 與 蟋 蟀

John Keats 作
柳 輯 吾 譯

大地上的詩是不會死掉：

當鳥兒都被太陽晒倦，

並且隱藏在涼快的樹間；

便有一種聲音來自籬下的草原，

那時蝨螞的聲音——繁榮之夏天的先驅——

牠的娛樂永不會間斷；

因爲牠的遊戲完了，

又安然休息在清爽的草邊。

大地上的詩是不會停息：

在一個荒涼的冬天的晚間，

當寒霧造成了靜寂，從溫暖的爐邊

傳出了蟋蟀的歌聲，

真像一個半醒牛睡的蝨螞，

在草堆裏唧唧。

丹農雪烏的死之勝利

——粗淺的批評與介紹之一——

華 子

丹農雪烏(G. D'Annunzio)是意大利近代文壇上的怪傑，死之勝利一書，又是丹氏長篇小說中的代表作。

丹農雪烏於一八六四年生於意大利，爲二十世紀初葉的意大利文壇上一枝珍奇的花朵。在歐洲文學傳統中，他的作風受喀去西(Carducci)和瑪瑞尼(Marini)二人的影響最大。不過，他除接受過去文學的遺產外，還堅決地以創造意大利的國民文學爲職志。他認爲自己既是個道地的意大利國民，便不能不做個意大利國家主義運動中的先鋒；他更認爲這重新創造出的國民文學，將要比過去的意大利文學偉大得多。當然，此種意大利國民文學的建設，須吸收歐洲文學中的各種傳統，事實上，丹農雪烏對過去及現代的藝術作家也都深致崇敬，尤其是歌德(Goethe)、悲多芬(Beethoven)、華古納(Wagner)、尼采(Nietzsche)、梅特林克(Maeterlinck)及易卜生(Ibsen)等。丹氏這樣創造出的新意大利文學，使意大利文學史展開燦爛的一頁，而其作品的內容與形式，更是異常的充實與新穎；我們可在其中看到歐洲十九世紀的各種的文學形式，看到丹氏特有的文學天才和意大利民族精神。

死之勝利是敘述的一個愛情故事，情節很簡單，出場人

物也不多。男主人公喬治(George)與女主人公喜波萊特(Hippolyte)，是一對未正式結婚的愛侶，他們曾一度同居在風物清麗的海濱，暢飲着愛的瓊漿。不過喜波萊特出身低微，且過去曾嫁給過一個商人，故喬治對她的過去生涯，心中總在瀰漫着一種灰沈的陰影。喬治愈愛她，愈覺得不能完全佔有她的全部；愈憧憬於一種新生的開始，愈覺得洗滌不淨她過去的污痕，改造不了她的生活意識。他覺得她在精神上已不存在，只是刺激他病態的肉感的一朵淫慾之花(Flower of concupisence)，他覺得她的淫威深深地毀滅了他的生命。可是他也知道，他離開了她不能生存，知道單獨地把她毀滅掉，自己的新生更顯得朦朧而黯澹。到頭我們的主人公因耐不住這種煎熬，便強拉着喜波萊特墜崖而死了。他覺得「死」可完成他們的偉大的愛；「死」可充實他們的精神生活；「死」可恆久地保持着她完全的美；「死」尤可使他佔有了她身心的全部。書中關於喬治的叔父特米垂阿斯的那段插話，對全部故事之進展，也有很大的助力，因爲特米垂阿斯的精神對喬治有很大的支配力；而特米垂阿斯的自殺，更使喬治覺得「死」是擺脫開人世苦難的不二法門，覺得死後的生活是解脫的，溫馨的，永恆的。喬治與喜波萊特的殉情是在深夜，在全書

的最後，我們眼前映現出的是峻峭的懸崖，廣漠的海面，兩個依稀的人影，和兇猛的女人的掙扎；我們耳內聽到的是樹葉的息瑟，隱約的犬吠，和浪花濺擊砂岸的聲響……

讀者讀竟此書，說不定認爲其中的事實有點欠真實；如再認定「真實性」(Reality)是估價一部文學作品的最重要的權衡，則死之勝利將不免因之減色不少。不過，作品的真實性，並非就是摹擬人生，作者只要能抓住人性，將人性中的弱點揭破，只要能充分地具備着「人間感」，將人性與環境間的衝突表現出，那麼他的作品，就算得上是忠實於人生了。這樣，斯各特(Scott)的歷史傳奇(Romance)，依樣不失其真實，將史實加以竄改的歷史小說，依然爲文學底特殊的一分野呢。丹農雪烏在死之勝利裏，是在描寫一種人間的高尚情感(Grand passion)，在愛情的場合裏，一個人爲完成自己的愛而造成自殺與殺人的結局，並不是什麼畸形的不近情理的事。而且丹農雪烏是有種不同凡常的生涯過程的人：他曾因愛一個女子而被放逐於國外；他曾於歐戰時率兵越阿爾卑斯山，憑弔拿破崙大帝的往年的戰蹟；他曾領兵進佔阜姆，引起不少的巴爾幹的風雲……他的人生經驗既是這樣的奇異複雜，所以他寫出的作品的內容，也不免使一部份讀者懷疑其真實性呢。

書中的男主人公喬治是極端地個人主義的。不過他也有火一般的熱情，和青年的純潔坦白的心胸；他也憎惡人間的醜惡，而追尋着精神方面的歸宿。只是他在本質上是一個沒落的小資產階級，一種游移不定的氣質，結果便註定了他被滅的命運。喬治的生活可說是二重的，他一方面耽溺於喜波萊特的肉肉誘惑；另一方面又在迷戀着他叔父的精神生活。前者是肉的，人間的；後者則是靈的，天國的。我們的主人公掙扎在此二強的中間，真有種無所適從之感，本身既具有這種游移的劣根性，於是乎除「死」以外，再沒有其他解脫的方法了！

——在死之勝利裏，我們看到了絕對的美與絕對的醜惡混織在一起；看到了生的狂熱，死的憧憬，及主人公之如何地在生死交界上猶豫彷徨。

丹農雪烏具有銳敏的美底感覺，與不同凡常的生涯過程，所以他這部小說裏也充滿了狂縱的肉感，離奇的視像，燦爛的色澤，醉人的氣氛……；而丹氏又能運用其渾熟的手法，納此種豐富的內容於成熟的文學形式中。除十九世紀中葉的英國詩人斯文朋(Swinburne)外，很少的人能對文字有這樣神祕的操縱力；就是斯文朋，也有較丹氏較差一籌的地方。因爲斯文朋的作品往往流於「影像」的堆積，不免使讀者有時感到煩膩；而丹農雪烏的小說，却能處處顧及到事件的

整理，與統一性(unity)的保持，將戲劇底意識(Dramatic sense)運用得恰好處。丹農雪烏從各處找尋適當的字來應用，他能以科學字眼入詩，而依然保持着無限的美，能將街頭俚語寫入小說中，而絲毫不失文章的雅度。可惜我們讀到的死之勝利只是英譯本，或甚至是中譯本，因為文字構造不同的關係，許多原文中的美麗動人的詩情畫意，經一次的翻譯或重譯，無形中便失却很多了。

死之勝利可說是描寫人間高尚情感(Grand Passion)的一部鉅著。不管是上帝怎樣安排定了人生苦惱的筵席，不管是命運怎樣向人間伸展着黑的翅翼，但這種熾燃着的偉大的愛情火焰，是絕不能衰滅熄滅的。在愛的國度裏，需要強烈的自我，同時還須能否認自我之存在，青年男女一旦被愛神的箭所中傷，便一心一意地要求自我與愛人間之完全的合一與融化，他或她在達不到此種目的時，心田內總是瀰漫着陰沈的雲翳；可是阻礙着兩個人的身心之全部結合的東西，便是兩個人的個體之存在，這時，最自然的歸宿當就是「死」了。丹農雪烏便是將此種內心的衝突加以戲劇化了的人，而死之勝利中的喬治也就是一個愛底殉難者。

自一九二〇年法西斯蒂黨奪取了意大利政權以來，丹農雪烏便在該黨中佔了個有力的地位，佔在新興文學的立場上說，我們不能不認爲他的作品是反動的。死之勝利中所表現

出的個人主義的縱慾，光怪陸離的彩色，推敲過分的形式技巧，偏狹的民族的愛國心理，愛的狂熱與死的憧憬，世紀末的苦悶悲難……都是種怎樣不健全的沒落階級的傾向呵！不過這些缺陷，一方面是丹氏奇特的個性之表現，一方面也是在一定的時代背景下孕育出的。因為在十九世紀末葉，資本主義社會已充分地暴露出其不安與缺陷，致階級的對立日益尖銳化，佔在中間地位的小資產階級，直覺得如游魂般地飄忽無定。他們或求適應於既成的社會組織；或表現出對現社會的背叛；或只疲弱地嘶吐出哀怨的泣訴；或憧憬於資本主義的再造的勝利而與之融和爲一體……這種種傾向表現到文學上來，便形成了什麼象徵主義，新浪漫主義，表現主義，原始主義，未來主義等等，丹農雪烏既是二十世紀初葉的作家，當然受文壇上這些新的傾向的不少的影響呵。

歸結地說來，死之勝利是值得一讀的一部小說。(完)

——作者按：死之勝利有中譯本，譯者伍光建，中華書局出版。作者所看的，則是英譯本。

一九三三，十一，青島海濱。

編後

我們這個弱小的寧馨兒——刁斗，在狂風暴雨的黑夜裏，顛簸墮地了。他應當在冰霜的侵襲，和雷電的震駭中，漸漸長大成人，衝破恐怖的陰雲，尋出光明的路程。而不該作一個缺乏生機的嬰兒，老早地含羞地死去。這種看護和養育的責任，希望讀者們也負擔一部分。

這個嬰兒，先天的培養是極貧困的——沒有經過長期的籌備，便匆促地付印了；所以筆下或手民之誤，在所難免，這是首先應向讀者道歉的。今後，我們只好儘可能地給他加上後天的資養料，使他健壯起來。同時，更希望讀者們，時常不客氣地予以批評和指導，使他更加長得完美！

本期有一件特別慶幸的事情，就是趙少侯教授在百忙中，抽暇寫了這篇書評——會仲鳴著法國的浪漫主義，這不啻給這個嬰兒一種先天的乳粉。我們曉得，書店的老闆為騙錢起見，常常刊佈所謂名流學者的拆爛污的作品，借着他們的皇皇大名，來滿足他發財的慾望。至於讀者中了那書的毒而影響到思想或前途，作者和書商却漠不關心；所以嚴格的批評，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趙先生對於法國文學有精深的研究，把那書的錯誤糾正的非常詳切，讀過原書的人，看了這篇批評，自能除掉一些錯誤觀念。本期復蒙王紹洛先生畫

了封面，給這嬰兒穿上一件美麗的衣服。特在這里鄭重向趙王二先生致謝。

創刊號預告的散文隨筆欄內登載的世光君的我們的話和柳君的心理素描，因時間的限制，不及排印，臨時將此欄取消，俟下期再登。原擬插印王紹洛先生的幾幅木刻傑作，也因時間倉卒作罷，下期準能刊出。特請讀者原諒！

本期中的兩篇論文，從題目上看，似乎很不合時代的需要，不是迎合大眾心理的東西。實在，並非如此。文學，對哲學說，是解釋人生的另一種方式，它和哲學的目的是一樣的，所以任何時代的文學，都必須含有它的哲學底基礎；因此，這篇文學之哲學底基礎，是很必須的。莎士比亞的作品，是超時代的，超階級的，尤其是他的悲劇，感人更深。它雖不是普羅列塔里亞的作品，而其產黨的始祖馬克斯和其實行者列寧，也都酷愛它。蘇俄的狄克推多史他林，最近在政務叢脞中，尚讀莎士比亞的李嘉德第二。這就可證明我的話不錯。因此，介紹莎士比亞，實是目前很急切的工作。我們自信忠於文學，所以絕不願苟且地說些似是而非的言論，以獵取讀者的歡心。

五篇小說中，橫死，漸瀝和公寓裏是現社會中三種不同的角落的速寫，是值得注意的幾種社會問題。少年偉綸和倦鳥是兩篇愛情小說。這個年頭，愛情小說確有點過時了，什

麼專寫三角戀愛或情書的小說家的作品，早已充斥書肆了，這兩篇東西似乎沒有寫的的必要。但是，「戀愛」二字正在支配着一般青年的心理，尤其是已經娶了舊式太太的青年，是否還有戀愛的資格，更是需要立刻解決的社會問題。所以我們毫不遲疑地把這兩篇東西刊登出來。這兩篇的情節，究竟是羅漫斯(Romance)，或有事實的背景，讀後自可恍然。反正作者誓死也不承認是個人生活的寫照。

倦鳥是中篇，本期限于篇幅，未能刊完，下期續載。

朱寶琛君的詩，有點象徵派的意味，富於想像(Imagination)和情緒(Emotion)。作者的三首詩都很好，尤以月下爲最。李世昌君的賣孩子，也是我們認爲很滿意的創作，至於好點究竟在那里，讀者自己去吟味吧。

本刊因經費關係，暫作季刊，可能時，當改爲月刊。

刁 斗 季 刊

第 一 卷 第 一 期

民國二十三年一月一日出版

編輯者 刁斗文藝社
 發行者 刁斗文藝社
 印刷者 俊德昌南紙印刷局

代售處 濟南東方書社
 青島成和堂書局
 荒島書局
 各大書局

徵稿條例

- 1 本刊登載關於文藝之一切外來稿件，詩歌，戲曲及文藝論著，均所歡迎。
- 2 來稿須謄寫清楚，能按照本刊行列者尤佳。
- 3 寄投譯稿，請附原本，如不便附寄時，請將原著題目原著姓名及出版年月地點詳細叙明。
- 4 來稿收到後，無論登載與否，概不預覆，唯附足額郵票者，不刊時當按照原址寄還。
- 5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至揭載時如何署明，聽投稿者自定。
- 6 所有來稿本刊得酌量增刪之。如不願增刪者，務請於寄稿時聲明。
- 7 來稿已經登載，酌致薄酬，在本刊揭載前已在他處發表者，恕不致酬。
- 8 本刊歡迎讀者之批評與意見書。
- 9 來稿請寄「青島國立山東大學二四〇二三」信箱

價目表

全 年	半 年	時 期	零 售	
			每 冊	郵 費
四 冊	二 冊	冊 數	大洋二角	國內四分
九 角	四角五分	國 內	書價連郵費	國外兩角
一 元五角	八 角	國 外		

廣告價目

插 頁	半 面	全 面	插 頁	半 面	全 面	全 年	半 年	一 期
二十五元	三十五元	三十五元	三十五元	五十五元	全年	半年	一期	
十五元	二十元	二十元	二十元	三十元	全年	半年	一期	

實業部青島商品檢驗局血清製造所推鎖疫苗通告

本所爲保護國內家畜安全，發展國際畜產貿易起見，特創製治療暨預防家畜傳染病血清疫苗多種，數年以來，推行於魯，薊，蘇，浙，桂，鄂，綏，熱，暨各大商埠之中外牛奶坊，以及公懋洋行寶隆洋行日本各地，信用昭著，現陸續所製新品，尙有餘存，廉價出售，詳章函索即寄

製品種類

- | | |
|--------|---------|
| 牛疫預防液 | 雞虎列拉血清 |
| 牛疫免疫血清 | 狂犬病預防液 |
| 炭疽免疫血清 | 痘苗 |
| 炭疽第一二苗 | 豚虎列拉預防液 |
| 鼻疽診斷液 | 豚虎列拉血清 |
- (須二月前預定)
- (須二月前預定)

電報 有線：二九一四
掛號 無線：二九一四

通訊：青島滄口大馬路七十六號本所